

人類 進步 解決方案

L2Q 追問系統是
缺失的教育路徑

SEAN GRINYER

worldeducation.online
q2l.online

目錄

為甚麼兒童需要 L2Q 追問工具包	4-13
----------------------------	------

為甚麼 L2Q 系統是缺失的 教育路徑	14-17
------------------------------	-------

L2Q 追問工具包

1. 來源與起源	18-44
2. 證據標準	45-73
3. 激勵與獲益	74-99
4. 品格與一致性	100-126
5. 追問的許可	127-153
6. 情緒影響	154-192
7. 敘事與現實	193-222
8. 心理影響	223-247
9. 處處採用同一標準	248-272
人類進步	273-299



你無法從你看不見的事物中學習

為甚麼兒童需要 L2Q 追問工具包

為兒童提供 L2Q 追問工具包
以保護他們的心智、推進學習、
辨識真相，並打破欺騙的
重複循環

兒童的心智和學習會受到世界環境的塑造，而這種塑造發生在他們完全理解究竟是甚麼在塑造自己之前。

這就是為甚麼兒童需要 L2Q 追問工具包。

L2Q 追問工具包並不是普通的教育資源。

它是一種世界上全新的結構化教育方法，源自《證據之書》（Book of Evidence），並通過 World Education Online 組織，旨在為兒童提供一種結構化方法，使他們學會如何追問現實世界環境、辨識真相、發展獨立思考，並阻止被製造的謊言塑造他們的心智和學習。

L2Q 追問工具包不會告訴兒童應該想甚麼。

L2Q 追問工具包為兒童提供一種結構化方法，使他們能夠用同一標準追問呈現在他們面前的一切，包括信息、成年人、學校、系統、金錢、權威、敘事、行為、心理影響以及他們自己的假設。

它教他們檢驗甚麼是真實的、識別欺騙、理解心理影響，並在任何地方採用同一標準。

這不僅僅是為了學習更多信息。

它是為了給兒童提供工具，使他們能夠在被製造的謊言、反覆出現的敘事、情緒影響、恐懼、權威、沉默、依賴和欺騙塑造他們對世界的認知之前，先追問世界環境。

當兒童沒有被教會如何正確追問時，他們的心智就會暴露在那些被反覆重複、被保護、被隱藏、被正常化並被當作真相呈現給他們的事物之中。

被製造的謊言不僅會誤導兒童。

它們還會影響兒童如何看待、學習、思考、信任、理解並回應周圍的世界。

心理影響與兒童的心智

心理影響是 L2Q 追問工具包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心理影響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兒童擁有識別欺騙的工具之前，欺騙就已經通過心智發揮作用。

那些被反覆重複、被獎勵、被恐懼、被隱藏、被正常化、被保護或被當作真相呈現的事物，會塑造兒童的認知、學習、信任、理解和行為。

必須給兒童提供工具，使他們能夠追問信息、故事、系統、權威、恐懼、壓力、獎勵、懲罰、沉默、重複以及情緒影響如何作用於他們的心智。

當兒童學會追問心理影響時，他們就開始理解世界環境如何從人的內在塑造人。

這種理解會保護他們的心智。

它會推進學習。

它會發展獨立思考。

它會賦予兒童辨識真相的能力。

它會消除欺騙通過兒童心智實施控制的路徑，因為被製造的謊言會被追問、檢驗和揭露，而不是被接受、重複和繼承。

心理福祉與消除欺騙

欺騙不僅會隱藏真相。

它還會影響兒童如何感受、思考、信任、學習和看待世界。

當兒童被製造的謊言、反覆出現的敘事、恐懼、沉默、情緒影響、壓力、權威和欺騙所包圍時，世界就會被呈現得比它實際需要呈現的更加黑暗、更加混亂、更加具有威脅性，也更加令人絕望。

這會影響兒童的心智。

這會影響他們的學習。

這會影響他們理解世界的信心。

這會影響他們信任真實之物的能力。

這就是為甚麼 L2Q 追問工具包對於保護兒童的心智、強化學習以及通過教育改善心理福祉至關重要。

當兒童獲得正確追問的工具時，欺騙就開始失去對他們認知的控制。

被製造的謊言會受到追問，而不是被吸收。
基於恐懼的敘事會受到檢驗，而不是被重複。
權威會受到審視，而不是被盲目接受。
情緒影響會被識別，而不是控制他們的思考。
沉默會受到追問，而不是讓隱藏的傷害繼續存在。
兒童不會被獨自留在一個他們從未被教會如何理解的世界中。
他們會獲得一種結構化方法，用來追問是甚麼在塑造他們的心智。
他們會獲得一種將真相與被製造的謊言區分開的方法。
他們會獲得一種更清楚地看見世界的方法，而不是只看見由欺騙、恐懼、敘事、沉默和心理影響製造出來的那個更黑暗的版本。
當欺騙從兒童的理解中被移除時，世界就不必顯得如此絕望、混亂或黑暗。
兒童開始看見，問題是如何通過行為、系統、激勵、沉默、敘事以及缺少 L2Q 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追問路徑而被製造、重複、保護並持續下去的。
這意味著，世界會成為他們能夠追問、理解、從中學習並幫助改善的對象。
這會增強心理福祉，因為兒童不再只是吸收這個世界的重量。

他們正在學習如何理解它。

他們正在學習如何追問它。

他們正在學習如何看見甚麼是真實的。

他們正在學習如何發展獨立思考。

為兒童提供 L2Q 追問工具包，就是通過給他們一種從其世界認知中移除欺騙的方法來保護他們的心智。

當欺騙失去通過兒童心智發揮作用的路徑時，恐懼、混亂、虛假的黑暗以及反覆出現的敘事，也會失去塑造兒童如何看待現實的力量。

追問沉默、金錢以及保護欺騙的機制

兒童還需要 L2Q 追問工具包，因為欺騙會受到沉默的保護。

沉默並非空無。

沉默保護那些沒有受到追問的事物。

沉默保護那些人們因恐懼而不敢說出的事物。

沉默保護那些系統不希望被揭露的事物。

沉默保護那些被金錢、依賴、就業、職位、聲譽、權威和恐懼隱藏起來的事物。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兒童正是在一個沉默已經發揮作用的世界中接受教育。

教他們的是成年人，而這些成年人自己曾經被教育、訓練、付酬，並被置於一個系統之中；在這個系統裡，他們的角色是在自己曾接受教育的同一系統內教授、傳遞、重複和評估信息。

這並不意味著教師是壞人。

它意味著，教育本身也位於 L2Q 教兒童去追問的同一個世界環境之中。

現行教育沒有正確教兒童去追問沉默背後的機制。

它沒有正確教兒童去問：金錢保護甚麼，依賴控制甚麼，就業要求甚麼，權威阻止甚麼，聲譽隱藏甚麼，恐懼讓甚麼沉默，激勵塑造甚麼，以及系統允許甚麼繼續存在。

當兒童沒有被教會追問沉默時，他們就會學著接受呈現在他們面前的世界。

他們學習被重複的內容，卻不瞭解被隱藏的內容。

他們學習被認可的內容，卻不瞭解被保護的內容。

他們學習被教授的內容，卻不瞭解被回避的內容。

他們學會在世界環境中運轉，卻不瞭解那個使被製造的謊言、欺騙、恐懼、依賴以及反覆出現的模式得以維持的機制。

L2Q 追問工具包為兒童提供追問這一機制的方法。

它教他們去問：

甚麼沒有被說出來？

為甚麼它沒有被說出來？

誰從沉默中獲益？

金錢保護甚麼？

依賴控制甚麼？

恐懼阻止甚麼？

權威阻止人們追問甚麼？

因為人們保持沉默，甚麼反覆出現的模式得以繼續？

這就是為甚麼追問沉默對於保護兒童的心智和推進他們的學習至關重要。

當兒童學會追問沉默時，他們就開始看見教育、系統、權威、敘事、金錢以及反覆行為的表面之下隱藏著甚麼。

當他們看見沉默保護的是甚麼時，他們就開始理解欺騙背後的機制。

當他們理解欺騙背後的機制時，獨立思考就會發展。

當獨立思考發展起來時，被製造的謊言就會失去通過兒童心智發揮作用的路徑。

這就是 L2Q 追問工具包如何為兒童提供一種方法，使他們能夠從自己對世界的認知中移除欺騙。

它使他們能夠追問：甚麼被呈現，甚麼被隱藏，甚麼被保護，甚麼被重複，甚麼有人為之付錢，甚麼令人恐懼，甚麼被迫沉默，以及甚麼被當作真相呈現。

這是改善教育的核心，因為如果教育教兒童重複信息，卻不教他們追問塑造其周圍世界環境的沉默、金錢、依賴、激勵和權威，教育就無法改善。

為甚麼這對 Q2L 和 Young Questioners 至關重要

這對 Q2L 和 Young Questioners 至關重要。

兒童通過家長、教師、照護者、學校、教育環境以及負責任的成年人，以安全的方式接觸這一方法，從而在同一個世界把他們塑造成重複它的人之前，獲得正確追問、從現實世界環境中學習並發展獨立思考的工具。

這裡的作用不是告訴兒童應該想甚麼。

這裡的作用是把 L2Q 方法交給兒童，使他們能夠追問、看見、理解、辨識真相、保護自己的心智、推進學習，並從現實世界環境中學習。

兒童不只是向成年人學習。

兒童也向其他兒童學習。

他們彼此觀察。

他們彼此影響。

他們分享思想、行為、習慣、興趣、理解以及思考方式。

當追問能力在兒童中發展起來時，它會從一個兒童傳播到另一個兒童。

當理解在兒童中發展起來時，它會從一個兒童傳播到另一個兒童。

當獨立思考在兒童中發展起來時，它會從一個兒童傳播到另一個兒童。

學會追問的兒童會幫助其他兒童也學會追問。

學會理解的兒童會幫助其他兒童也學會理解。

發展出獨立思考的兒童會幫助其他兒童發展獨立思考。

這就是為甚麼兒童是實現改變的首要路徑。

這種影響不會停留在一個兒童身上。

它會穿過兒童群體、課堂、學校、社區以及未來世代。

當兒童學會追問時，他們開始看見。

當他們開始看見時，他們開始理解。

當理解發展起來時，獨立思考也會發展。

當獨立思考發展起來時，欺騙就會失去它的路徑。

當欺騙失去它的路徑時，由欺騙造成的傷害也會失去通過人、教育、系統和社會延續的路徑。

這就是為甚麼賦予兒童正確追問的能力，是教育必須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它保護兒童的心智。

它強化學習。

它發展獨立思考。

它通過賦予下一代辨識真相的能力，把欺騙從世界中移除。

兒童需要正確追問的工具。

這就是學習如何推進。

這就是獨立思考如何發展。

這就是欺騙如何失去它的路徑。

這就是教育如何改善，並由此使世界改善。

一個以真相為基礎的世界，始於兒童獲得正確追問的工具。

為甚麼 L2Q 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追問系統是缺失的教育路徑

L2Q 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追問系統之所以不同，是因為它的來源不同。

它源自《證據之書》。

《證據之書》記錄了 30 多年帶有時間戳的第一手經歷、證據、公開記錄、挑戰，以及世界環境本身所展現出的反覆模式。

隨著證據不斷累積，一個矛盾變得越來越清晰可見。

追問已經存在。

然而重複仍在繼續。

同樣的欺騙仍在繼續。

同樣的沉默仍在繼續。

同樣的依賴仍在繼續。

同樣的矛盾仍在繼續。

同樣的反覆模式仍在繼續。

《證據之書》揭示的並不是追問的缺失。

它揭示的是：追問已經存在，而同一個世界仍然不斷重複。

這一矛盾正位於 L2Q 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追問系統的核心。

如果追問已經存在，為甚麼同樣的模式仍然繼續？

《證據之書》一次又一次揭示了同一個矛盾。

追問已經存在。

然而重複仍在繼續。

這表明，問題並不是缺少追問。

問題在於，缺少一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教育路徑，使人們能夠學習如何追問世界環境本身。

人們可以提出問題，卻仍然重複周圍的世界。

人們可以提出問題，卻仍然受到那個造成重複的同一世界環境的塑造。

人們可以提出問題，卻仍然繼承、接受、為之辯護並繼續反覆出現的模式。

因此，追問的存在本身並不能證明人們已經被教會如何追問。

追問的存在本身也不能證明人們已經被教會如何理解是甚麼在造成這種重複。

缺失的部分並不是更多信息。

信息已經存在。

缺失的部分也不是更多追問。

追問已經存在。

缺失的部分是一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教育路徑，用來學習如何追問世界環境本身。

一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教育路徑，用來審視那些在追問已經存在的情況下仍反覆繼續的事物。

一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教育路徑，用來審視造成重複的機制。

這條缺失的路徑成為了 L2Q 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追問系統。

L2Q 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追問系統，是在《證據之書》建立的證據基礎之上發展出來的。

它之所以被開發，是因為《證據之書》揭示了即使追問已經存在仍繼續存在的反覆模式。

它之所以被開發，是因為《證據之書》揭示了一條缺失的教育路徑。

它之所以被開發，是因為《證據之書》表明，追問與學習如何追問並不是同一回事。

L2Q 被開發出來，是為了審視那些在追問已經存在的情況下仍反覆繼續的事物。

L2Q 被開發出來，是為了審視造成重複的機制，而不是僅僅審視由重複造成的結果。

L2Q 被開發出來，是為了審視世界環境，而不是僅僅在其中行事。

L2Q 被開發出來，是為了幫助人們理解世界環境，而不是僅僅在其中運轉。

這就是為甚麼 L2Q 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追問系統不同。
這就是為甚麼 L2Q 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追問系統代表著缺失的教育路徑。

追問的來源與起源很重要。

L2Q 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追問系統的來源與起源也很重要。

L2Q 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追問系統起源於《證據之書》所建立的證據基礎。

理解這個系統從何而來，是理解它為甚麼不同的第一步。
這就是為甚麼第一部分從“來源與起源”開始。

第 1 部分 - 來源與起源

來源與起源究竟是甚麼

“來源與起源”是“學會追問（L2Q）”追問工具包的基礎，因為一切都始於信息來自哪裡，以及是甚麼在塑造這些信息。

人們始終被信息包圍，但沒有被教會如何正確審視信息，也沒有被教會如何從包圍著他們的世界環境中學習。

人們被展示信息。

人們被告知信息。

人們被教授信息。

人們被期望記住信息。

人們被期望重複信息。

人們被期望執行信息。

人們被期望為信息辯護。

但人們沒有被教會如何對呈現在他們面前的事物進行追問、看見、理解並從中學習。

人類目前生活在存在著的最大學習環境之中，卻沒有被正確教會如何從中學習。

人們被留在一個他們沒有被正確教會如何理解的世界中運轉。

他們沒有通過一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教育路徑學習世界環境如何塑造他們的心智、信念、情緒、信任、行為、認知和理解。

他們沒有被教會金錢、依賴、權威、沉默、敘事、重複、恐懼、激勵、傳播範圍、地位以及被製造的謊言如何影響人類。

世界環境本身就是一個學習環境。

它不斷為人類提供學習的機會。

人們往往在等待別人來教自己，而實際上他們已經站在存在著的最大學習環境之中。

因此，無論人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世界環境每天都在教育他們。

問題在於，許多人從未被教會如何看見這些課程。

他們沒有被教會如何去問：

是甚麼在塑造我的思考？

是甚麼在塑造我的信念？

是甚麼在塑造我的情緒？

是甚麼在塑造我的信任？

是甚麼在塑造我的行為？

是甚麼在塑造我的認知？

是甚麼在塑造我的理解？

是甚麼在塑造我周圍的世界？

如果沒有這些問題，人們可能終其一生都在被塑造，卻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被塑造。

人們常常繼承世界的表面，卻不瞭解表面之下是甚麼。

他們也許看見系統。

他們也許看見規則。

他們也許看見權威。

他們也許看見金錢。

他們也許看見教育。

他們也許看見反覆出現的問題。

但他們並不一定理解是甚麼在製造這些問題、保護這些問題、塑造這些問題，或讓這些問題得以繼續。

這就是為甚麼人們無法從自己看不見的事物中學習。

“看見”並不只是“看”。

“看見”是一個追問得足夠深入、從而超越表面解釋，並開始識別塑造世界環境之機制的過程。

看見產生理解。

理解產生學習。

學習產生獨立思考。

因此，“來源與起源”並不只是識別信息來自哪裡。

它是要學習如何追問得足夠深入，從而看見是甚麼在塑造信息本身。

人們必須學會去問：

是誰製造了這個？

它從哪裡來？

為甚麼它被製造出來？

誰從中獲益？

存在哪些激勵？

是甚麼在影響它？

是甚麼在保護它？

甚麼被隱藏了？

甚麼被重複了？

是甚麼在塑造其中涉及的人？

甚麼樣的世界環境產生了它？

這些問題很重要，因為人們繼承的並不只是信息。

他們繼承行為。

他們繼承系統。

他們繼承敘事。

他們繼承依賴。

他們繼承沉默。

他們繼承權威。

他們繼承反覆出現的模式。

他們也繼承被製造的謊言。

被製造的謊言並不只是以一條條虛假信息的形式單獨存在。

被製造的謊言會嵌入世界環境本身。

它們會被正常化。

它們會受到保護。

它們會被重複。

它們會被辯護。

最終，它們會被當作真相接受。

隨後，人們會繼承這些被製造的謊言，卻從未意識到它們起初就是被製造出來的。

人們被教會如何在世界環境中運轉，卻沒有通過一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教育路徑，被教會如何理解這個世界環境。

人們可以極其擅長在一個自己並沒有正確理解的世界中運轉。

運轉使人們能夠在系統中生存。

理解使人們能夠從系統中學習。

如果教育只教人們如何在世界環境中運轉，那麼教育就在幫助複製同樣的世界環境。

人們隨後就會成為世界環境的產物，而不是世界環境的學習者。

人類生活在一個由人類自身持續重新創造的世界環境之中。
世界環境塑造成年人。

成年人塑造教師。

教師塑造兒童。

兒童長大成為成年人。

成年人隨後又重新創造同樣的世界環境。

除非人們學會通過一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追問路徑去
追問這個循環，否則這個循環將無限延續。

人們還必須理解，他們自己的心智是從世界環境中學習時最
重要的工具。

任何頭銜、權威、系統、機構、來源或個人，都無法獨立地
為另一個人創造理解。

理解必須由個人自己的心智發展出來。

追問發展理解。

理解發展學習。

學習發展獨立思考。

因此，人們必須從原因中學習，而不是無休止地重複後果。

他們必須學習是甚麼在塑造世界，而不是只去適應它。

這就是為甚麼“來源與起源”位於“學會追問（L2Q）”追
問工具包的開端。

如果“來源與起源”薄弱，其他每一個部分都會隨之被削弱。

證據標準會被削弱。

激勵與獲益會被削弱。

品格與一致性會被削弱。

追問的許可會被削弱。

情緒影響會被削弱。

敘事與現實的對照會被削弱。

心理影響會被削弱。

處處採用同一標準會被削弱。

因此，“來源與起源”是整個框架的基礎。

它是使人們開始從世界本身學習的起點。

這個過程是：

追問。

看見。

理解。

學習。

發展獨立思考。

這就是人們如何停止重複一個自己並沒有正確理解的世界。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從世界環境中學習，而不是僅僅成為世界環境的產物。

這也就是為甚麼“來源與起源”是“學會追問（L2Q）”追問工具包的第一部分。

認知

在人們意識到世界環境正在塑造自己之前，世界環境就已經在塑造他們。

反覆出現的模式之所以持續遍及世界，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是人們往往相信自己反覆看見的東西。

人們可能把重複誤認為真相。

人們可能把熟悉誤認為證據。

人們可能把受歡迎程度誤認為可信度。

人們可能把權威誤認為正確。

人們可能把可見度誤認為重要性。

人們可能把自信誤認為專業能力。

人們可能把地位誤認為理解。

許多人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認知一直在被塑造。

人們並沒有通過一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教育路徑，學習自己的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他們被教導應該相信甚麼。

他們沒有被教會自己是如何開始相信這些東西的。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是如何開始相信這一點的？

是誰把這個信念帶給我的？

我相信它多久了？

我接觸它有多頻繁？

是甚麼一再強化了這個信念？

我是否獨立審視過它？

還是我繼承了它？

兒童同樣受到世界環境的塑造，而現行教育卻沒有教給他們一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路徑，使他們學會如何追問它。

兒童觀察成年人。

兒童觀察行為。

兒童觀察系統。

兒童觀察權威。

兒童觀察金錢。

兒童觀察依賴。

兒童觀察敘事。

兒童觀察重複。

兒童觀察沉默。

兒童觀察甚麼會受到獎勵。

兒童觀察甚麼會受到阻止或勸退。

因此，世界環境開始教育兒童，而現行教育卻沒有提供一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路徑，使他們學會如何追問它。

成年人也在持續受到世界環境的教育，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

如果教育不教兒童和成年人如何追問現實世界環境，那麼他們就會在不知不覺中進入塑造過前人的同樣重複循環。

人們也可能被困在簡單的敘事之中。

人們可能被鼓勵選邊站，而不是從呈現在他們面前的事物中學習。

人們可能被鼓勵以英雄與惡人的方式思考，而不是理解塑造世界環境的機制。

人們越是反覆看見某件事，它就越可能變得正常。

它越是變得正常，受到追問的可能性就越小。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是甚麼在塑造我的認知？

是甚麼在塑造我的信任？

是甚麼在塑造我的理解？

是甚麼在塑造我的信念？

我是否正在清楚地看見這個世界？

還是我只看見了那些一再呈現在我面前的東西？

“來源與起源”的存在，是為了把人們從認知帶向理解。

傳播範圍、地位與信息環境

人們常常假定，傳播範圍最大的信息一定也是最重要的信息。

這一點必須受到追問。

許多人會在無意識中追隨聲音最大的人、受眾最多的人、規模最大的平台以及最高的地位。

人們常常把自己的好奇心交給別人。

許多人會等有權威的人告訴他們甚麼重要之後，才開始產生興趣。

許多人會等某件事變得受歡迎之後，才去調查它。

許多人會等某件事獲得地位之後，才允許自己去學習。

許多人會等別人來決定甚麼值得他們注意。

這意味著，人們可能會允許傳播範圍和地位的系統來決定他們的心智被允許把甚麼視為重要。

人們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成為被動學習者，而不是主動學習者。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為甚麼這個來源獲得了如此大的傳播範圍？

誰控制著這些信息傳播所經過的環境？

誰決定甚麼被推廣？

誰決定甚麼被重複？

誰決定甚麼被隱藏？

誰決定甚麼被移除？

誰決定甚麼獲得更多可見度？

誰決定甚麼失去可見度？

人們還必須理解，傳播範圍本身就可能開始製造一種被感知為真相的東西。

某件事被看見得越多，它就越熟悉。

它越熟悉，就越可能被接受。

它越被接受，就越可能開始顯得像是真的。

這就是為甚麼可見度本身也必須受到追問。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是因為證據而追隨這個來源嗎？

還是因為它的傳播範圍？

我是因為理解而追隨這個來源嗎？

還是因為它的地位？

我是否因為某條信息沒有獲得傳播範圍而忽視它？

我是否在等待別人告訴我它很重要？

我是否正在讓別人決定甚麼值得調查？

人們必須停止等待學習的許可。

人們必須成為主動學習者，而不是被動學習者。

他們自己的心智必須成為學習中最重要的工具。

金錢、依賴與系統

金錢是整個世界環境中塑造行為的最大機制之一。

因此，人們必須學會追問信息周圍的機制。

金錢可以製造依賴。

依賴可以塑造行為。

行為可以塑造甚麼會被說出來。

行為可以塑造甚麼會被重複。

行為可以塑造甚麼會受到保護。

行為可以塑造甚麼會被隱藏。

行為可以塑造甚麼會受到挑戰。

行為可以塑造甚麼會被允許繼續。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這個來源是否創造了金錢流動的路徑？
這個來源是否控制金錢流動的路徑？
這個來源是否為金錢流動的路徑提供資金？
這個來源是否影響金錢流動的路徑？
這個來源是否創造或影響著人們所依賴的系統？
人們是否依賴這些系統？
依賴是否影響行為？
依賴是否影響追問？
依賴是否影響沉默？
依賴是否影響人們願意挑戰甚麼？
這裡並不是要責怪個人。
這裡是要理解塑造行為的機制。

教師作為信息來源

教師會成為兒童的信息來源。
這意味著教師自己也必須學會如何追問。
許多教師都經歷過兒童如今正在進入的同一教育系統。
他們被教授過信息。
他們接受過傳遞信息的訓練。
他們曾經根據這些信息接受評估。

隨後，他們被安排到把信息傳遞給下一代的角色中。

這裡並不是要責怪教師。

這裡是要理解塑造他們的環境。

教師也是同一個世界環境中的參與者。

他們同樣繼承了信息。

他們也向那些自己從未被教會如何從世界環境中學習的人學習過。

人們被教會如何在系統中運轉，卻沒有被教會如何理解這些系統。

人們可以極其擅長在自己並沒有正確理解的系統中運轉。

教師自己往往也經歷過同樣的路徑。

這就是重複能夠跨越世代延續的原因之一。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是誰教了教師？

是誰訓練了教師？

甚麼系統塑造了教師？

教師是否被教過現實世界環境？

教師是否被教會金錢、依賴、權威、沉默、敘事、重複、傳播範圍和地位如何塑造人類？

還是教師被教會了如何在一個現有系統中運轉？

因此，教師應當成為追問、看見、理解、學習以及獨立思考的促進者。

從謊言中學習

人們常常認為，謊言的存在只是為了欺騙。

“來源與起源”教人們超越這一點。

一旦心智準備好去追問謊言，謊言就可以成為教育工具。

謊言揭示行為。

謊言揭示依賴。

謊言揭示激勵。

謊言揭示敘事。

謊言揭示沉默。

謊言揭示反覆出現的模式。

謊言揭示這樣一種結果：當人們沒有被教會如何追問謊言所揭示的事物時，會發生甚麼。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這個謊言揭示了甚麼？

甚麼機制使這個謊言能夠繼續？

誰從這個謊言中獲益？

誰保護了這個謊言？

誰重複了這個謊言？

這個謊言揭示了甚麼反覆出現的模式？

人類可以從這個謊言中學到甚麼？

目的不是教人們憎恨謊言。

目的是教人們從謊言中學習。

從所呈現的事物中學習

許多人面對呈現在自己面前的事物時，會先作出反應，而不是從中學習。

反應常常會阻止進步。

人們會變得憤怒。

人們會變得恐懼。

人們會選擇立場。

人們會為立場辯護。

人們會攻擊立場。

人們會被困在敘事之中。

“來源與起源”教人們超越反應。

人們應當追問：

可以從中學到甚麼？

這裡揭示了甚麼行為？

這裡揭示了甚麼反覆出現的模式？

這揭示了關於人類的甚麼？

這揭示了關於依賴的甚麼？

這揭示了關於金錢的甚麼？

這揭示了關於沉默的甚麼？

這揭示了關於世界環境的甚麼？

人們還必須理解，他們並不只是在學習信息。

他們是在學習如何看見世界。

這個過程變為：

追問。

看見。

理解。

學習。

發展獨立思考。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世界環境的產物轉變為世界環境的學習者。

可見來源與最終來源的對照

人類追問能力最大的局限之一，是人們往往停在第一個可見來源上。

人們看見一個人。

人們看見一個組織。
人們看見一個政府。
人們看見一名公職人員。
人們看見一家媒體機構。
人們看見一名專家。
人們看見一名網絡創作者。
隨後，人們就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來源。
但是，“來源與起源”教人們繼續追問。
可見來源可能並不是最終來源。
可見來源可能正在執行信息。
可見來源可能正在重複信息。
可見來源可能正在保護信息。
可見來源可能依賴另一個來源。
可見來源本身也可能受到世界環境的塑造。
可見來源本身也可能仍在從世界環境中學習。
人們常常停在自己得到的第一個解釋上。
第一個解釋可能讓人感覺安心。
第一個解釋可能讓人感覺完整。
第一個解釋可能讓人感覺滿意。
但感到滿意並不等於理解。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這是真正的來源嗎？
還是這是我遇到的第一個來源？
這個來源背後是誰？
誰在影響這個來源？
誰從這個來源中獲益？
這個來源是在甚麼環境中運作？
甚麼機制正在塑造這個來源？
人們往往停得太早。
“來源與起源”教人們繼續追問。

可能的動機

人們往往停留在過於簡單的結論上。
政府是壞的。
媒體是壞的。
警察是壞的。
權威是壞的。
機構是壞的。
人們常常對呈現在自己面前的事物作出情緒化反應，而不是
審視可以從中學到甚麼。
“來源與起源”教人們超越簡單結論。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正在作出哪些假設？
我是否正在接受第一個解釋？
還有哪些動機是我尚未考慮的？
還有哪些解釋是我尚未考慮的？
還有哪些長期結果是我尚未考慮的？
我是否只在一個已經呈現給我的敘事內部追問？
目的不是把人們鎖定在某一個結論中。
目的是幫助人們獨立調查各種可能性，並從呈現在他們面前的事物中學習。

世界環境始終在教育

人們常常在等待別人來教自己，而實際上已經站在存在著的
最大學習環境之中。
世界環境始終在教育。
它通過行為教育。
它通過重複教育。
它通過敘事教育。
它通過激勵教育。
它通過依賴教育。
它通過權威教育。

它通過後果教育。

它通過沉默教育。

問題並不是缺少課程。

問題在於，人們沒有獲得一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教育路徑，使他們能夠看見這些課程並從中學習。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這正在教我甚麼？

這揭示了甚麼反覆出現的模式？

這裡呈現了甚麼後果？

這裡揭示了甚麼行為？

人類可以從中學到甚麼？

人類正在向人類學習

人類很大程度上是在接受人類自己的教育。

但是，人類自己卻沒有被教會如何從世界環境中學習。

人們在學會獨立審視信息之前，就已經繼承了信息。

人們在理解信息之前，就已經為信息辯護。

人們在學習之前，就已經作出反應。

人們在追問之前，就已經跟隨。

人們在理解之前，就已經重複。

人們停留在簡單解釋上，是因為他們沒有被教會一條用於發展更深入追問的結構化路徑。

這並不意味著人類無法進步。

這意味著人類需要更好的學習工具。

跟隨、信念與思考的委託

重複世界環境的最大機制之一，是把思考委託給別人。

人們被教導去跟隨，卻沒有被教導去追問這種跟隨。

人們被教導某些人知道得比自己更多。

人們被教導信任頭銜。

人們被教導信任權威。

人們被教導信任職位。

人們被教導信任地位。

人們被教導記住別人告訴他們的內容。

隨後，人們因執行自己被告知應當遵循的內容而獲得報酬。

許多人於是允許別人替自己思考。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是否正在允許別人替我思考？

我是否正在允許別人替我追問？

我是否正在允許別人替我決定甚麼是真相？

我是否信任頭銜而不是證據？

我是否信任地位而不是行為？

我是否信任權威而不是理解？

人們還必須理解，離開一個敘事並不會自動產生獨立思考。

人們可以離開一個權威，卻接受另一個權威。

人們可以離開一個群體，卻加入另一個群體。

人們可以離開一種解釋，卻繼承另一種解釋。

獨立思考並不是換一邊站。

獨立思考是學習如何追問所有立場。

人類意識的進步

“來源與起源”的目的遠不只是教人們如何追問信息。

它是為了推進人類從世界環境中學習的能力。

人類意識的進步並不只是積累更多信息。

它是成為更好的學習者。

它是提升人類追問的能力。

提升人類看見的能力。

提升人類理解的能力。

提升人類學習的能力。

提升人類獨立思考的能力。

人們還必須理解，每一個人都處在世界環境之中。

沒有人站在它之外。

政府處在其中。

媒體處在其中。

教師處在其中。

警察處在其中。

機構處在其中。

家長處在其中。

兒童處在其中。

專家處在其中。

作者處在其中。

讀者處在其中。

每個人都在影響它。

每個人也都在受到它的影響。

每個人都參與其中。

每一個決定，要麼幫助重複，要麼幫助學習。

接受。

重複。

跟隨。

分享。

辯護。

保持沉默。

這一切都有後果。

原始的進程往往是：

跟隨。

反應。

辯護。

重複。

選邊站。

更先進的進程是：

追問。

看見。

理解。

學習。

發展獨立思考。

從世界環境中學習。

終點不是無休止的追問。

終點是理解。

終點是學習。

終點是獨立思考。

目的並不只是改善追問。

目的是改善人類從世界環境本身學習的能力。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世界環境的產物轉變為世界環境的學習者。

第 2 部分 - 證據標準

證據標準究竟是甚麼

第 1 部分已經確立，人們必須從世界環境中學習，而不是僅僅成為世界環境的產物。

“來源與起源”首先追問：信息、系統、故事、規則、頭銜、行為以及反覆出現的模式來自哪裡，是甚麼塑造了它們，它們隨著時間展現了甚麼，以及甚麼樣的世界環境產生了它們。

第 2 部分現在進入“證據標準”。

證據標準追問，證據是否真的支持正在被聲稱、教授、重複、保護、記錄、呈現或執行的內容。

證據標準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們被教導應該相信甚麼，卻沒有被正確教會證據究竟是甚麼。

人們被展示信息。

人們被告知信息。

人們被教授信息。

人們被期望接受信息。

人們被期望重複信息。

人們被期望為信息辯護。

但人們沒有被教會如何正確審視證據是否支持正在被說出的內容。

這造成了世界環境中最大的問題之一。

信息可能在沒有受到正確追問之前，就被當作真相呈現。

故事可能在證據沒有受到審視之前，就被當作真相重複。

頭銜可能被當作證據。

權威可能被當作證據。

系統可能被當作證據。

受歡迎程度可能被當作證據。

書面記錄可能被當作證據。

反覆出現的主張可能被當作證據。

恐懼可能被當作證據呈現。

反敘事可能被當作證據。

被生成、修改、篩選或製造的材料可能被當作證據呈現。

但這些東西本身都不是證據。

證據標準的存在，是為了阻止沒有支持的信息變成被接受的真相。

證據標準教人們在接受發生之前先慢下來。

它教人們追問：究竟呈現了甚麼，正在聲稱甚麼，甚麼支持這一主張，缺少甚麼，甚麼存在矛盾，甚麼是通過恐懼或情緒壓力呈現的，以及甚麼只是被重複到看起來像真的。

證據標準並不取代“來源與起源”。

它是在“來源與起源”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來源與起源”追問某件事來自哪裡，以及是甚麼塑造了它。

證據標準追問，證據是否支持基於它所提出的主張。

證據標準的目的不是告訴人們應該相信甚麼。

它的目的是教人們如何在相信、重複、為之辯護或據此行動之前，先審視信息。

證據必須做到甚麼

證據並不只是已經存在的信息。

證據必須顯示某種東西。

證據必須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張。

證據必須經得住追問。

證據必須始終對進一步審視保持開放。

證據必須與現實相連接。

證據必須與行為相一致。

證據必須揭示矛盾。

證據必須隨著時間保持一致。

證據必須幫助人們從所呈現的事物中學習。

證據也歡迎被追問。

證據不需要受到保護以免被追問。

證據不害怕審視。

證據不依靠頭銜、權威、重複、恐懼、地位或情緒壓力來維持自身。

追問會強化證據。

追問會改善理解。

追問會揭示薄弱之處。

追問會揭示矛盾。

追問會揭示缺失的內容。

追問會揭示沒有得到支持的內容。

追問會幫助人們學習。

沒有得到支持的信息往往會抵制追問，因為追問會威脅那些無法得到正確支持的東西。

因此，證據標準教人們：追問並不是真相的敵人。

追問是真相的路徑之一。

信息不是證據

信息並不會自動成為證據。

一項陳述並不會自動成為證據。

一個頭銜並不會自動成為證據。
一個角色並不會自動成為證據。
一個系統並不會自動成為證據。
一個被反覆講述的故事並不會自動成為證據。
一個被寫下來的故事並不會自動成為證據。
一個被繼承的信念並不會自動成為證據。
一個受到保護的敘事並不會自動成為證據。
一個因為重複信息而獲得報酬的人，並不會自動成為證據。
一個系統說某件事是真的，並不會自動成為證據。
與信息相連的恐懼並不會自動成為證據。
一個與另一個敘事相對立的反敘事，並不會自動成為證據。
由 AI 生成、修改、總結、篩選或呈現的信息，並不會自動成為證據。
人們必須追問：
正在聲稱甚麼？
甚麼證據支持它？
證據來自哪裡？
證據能否受到審視？
證據能否受到追問？
證據是否支持這一主張？

行為是否支持這一主張？

一致性是否支持這一主張？

缺少甚麼證據？

甚麼證據被隱藏了？

甚麼證據與這一主張相矛盾？

甚麼東西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被接受了？

這些證據是否曾被製造、修改、篩選、總結、重新框定，或以一種可能誤導人的方式被呈現？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人們可能被教會接受信息，卻從未學會判斷它是否得到正確支持。

他們可能記住沒有得到支持的信息。

他們可能重複沒有得到支持的信息。

他們可能為沒有得到支持的信息辯護。

他們可能把沒有得到支持的信息傳給下一代。

於是，世界環境就會通過那些在受到正確審視之前便被接受的信息而繼續重複。

反覆出現的故事變成真相

人類學習最大的失敗之一，是人們可能把重複誤認為真相。

一個故事可以被製造出來。

一個頭銜可以賦予它權威。

一個系統可以賦予它傳播範圍。
金錢可以給人們重複它的理由。
時間可以賦予它熟悉感。
書面記錄可以讓它顯得具有永久性。
足夠多的人重複它，可以賦予它社會認同。
未來世代隨後就可能把它當作真相繼承下來。
但重複不是證據。
一個被反覆講述的故事不是證據。
一個被寫下來的故事不是證據。
一個被繼承的故事不是證據。
一個受到保護的故事不是證據。
一個得到頭銜、系統、金錢、傳播範圍、恐懼、地位和時間支持的故事，如果不能受到正確審視並得到證據支持，仍然不是證據。
因此，人們必須追問：
是誰製造了這個故事？
是誰賦予它權威？
是誰重複它？
誰從人們相信它這件事中獲益？
誰因為維持它而獲得報酬？
是誰保護它免受追問？
甚麼證據支持它？

甚麼證據與它相矛盾？

當它受到挑戰時會發生甚麼？

這是證據嗎？

還是這是被繼承的信念？

如果沒有證據標準，反覆出現的故事可能僅僅因為有足夠多的人重複它、書寫它、保護它或把它傳下去，就被當作真相接受。

頭銜、權威和有報酬的角色不是證據

人們常常被教導去相信頭銜。

他們被教導去相信權威。

他們被教導去相信官方角色。

他們被教導去相信系統。

他們被教導去相信那些因為發言、執行、教學、呈現或重複信息而獲得報酬的人。

但一個頭銜不是證據。

權威不是證據。

一個有報酬的角色不是證據。

一個官方職位不是證據。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甚麼證據支持這個頭銜？

甚麼證據支持這個權威？

甚麼證據支持這個角色？

甚麼證據支持這個人所說的話？

甚麼證據支持這個系統所提出的主張？

如果人們相信它，誰會獲益？

如果它不受到追問，誰會獲益？

誰因為重複它而獲得報酬？

誰因為執行它而獲得報酬？

誰因為保護它而獲得報酬？

當人們要求證據時會發生甚麼？

這裡並不是要自動拒絕每一個頭銜、角色、系統或權威。

這裡是不要把它們誤認為證據。

證據標準教人們，權威仍然必須受到審視。

頭銜仍然必須受到審視。

系統仍然必須受到審視。

有報酬的角色仍然必須受到審視。

同一標準必須處處適用。

系統、來源與證據

一個系統已經存在，並不能證明這個系統是依據真相建立的。

這與“來源與起源”直接相連。

“來源與起源”追問：

這個系統來自哪裡？

是誰製造了它？

是甚麼塑造了它？

它隨著時間展現出了甚麼行為？

它保護甚麼？

它重複甚麼？

它隱藏甚麼？

它允許甚麼？

證據標準隨後追問：

甚麼證據支持這個系統的主張？

甚麼證據與這些主張相矛盾？

缺少甚麼證據？

在受到挑戰之後產生了甚麼證據？

這些證據顯示的是真相嗎？

還是它們只顯示了權威、服從、重複和保護？

人們常常認為，只要某件事已經存在，它就一定是依據真相建立的。

這一點必須受到追問。

如果系統是由並非依據真相行事的人所製造、維持或保護的，那麼這些系統所產生的信息、頭銜、規則、記錄、權威和敘事，不能僅僅因為它們存在就被當作真相接受。

一個系統歷史悠久，並不是它真實的證據。

一個系統力量強大，並不是它真實的證據。

一個系統具有官方地位，並不是它真實的證據。

一個系統跨越世代被重複，並不是它真實的證據。

一個系統受到金錢、地位、權威、恐懼或強制力量的保護，也不是它真實的證據。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甚麼證據支持它？

甚麼證據與它相矛盾？

缺少甚麼證據？

甚麼證據被忽視了？

這個系統展現出甚麼行為？

當它受到挑戰時，這個系統會做甚麼？

它會回答嗎？

它會糾正嗎？

它會回避嗎？

它會保護自己嗎？

它會產生真相嗎？

還是它會產生服從？

證據標準正是在這裡與世界環境直接連接起來。

證據並不只適用於陳述。

它適用於系統。

它適用於規則。

它適用於權威。

它適用於頭銜。

它適用於行為。

它適用於敘事。

它適用於反覆出現的模式。

它適用於基於恐懼的呈現。

它適用於反敘事。

它適用於被生成、修改、篩選或製造的材料。

這就是為甚麼證據標準是教育中缺失的路徑之一。

如果沒有它，人們可能被教會如何在系統中運轉，卻從未被教會如何追問這些系統是否得到真相、證據、一致性和行為的支持。

證據標準的存在，是為了阻止沒有得到支持的信息成為被接受的真相。

它幫助人們開始從接受走向審視。

它幫助人們從信念走向理解。

它幫助人們從反覆信息的產物轉變為世界環境的學習者。

跨時間審視證據

本部分前面的內容已經說明，信息、頭銜、權威、有報酬的角色、系統、書面記錄、反覆出現的故事、被繼承的信念、基於恐懼的呈現、反敘事，以及被生成、修改、篩選或製造的材料，都不會自動成為證據。

它也說明瞭證據歡迎被追問。

現在這一部分轉向證據必須如何隨時間受到審視。

證據標準並不只審視某一個時刻。

它審視隨著時間所呈現出來的內容。

一句單獨的陳述可能具有誤導性。

一份單獨的記錄可能並不完整。

一個單獨的解釋可能具有選擇性。

一個單獨的回答可能回避更大的模式。

一份延遲出現的陳述可能被用來替代實時呈現的內容。

這就是為甚麼證據必須跨時間受到審視。

人們應當追問：

隨著時間都呈現了甚麼？

它是甚麼時候呈現的？

它是在實時情況下呈現的嗎？

它是在事件發生之後記錄的嗎？

它是在後來才被解釋的嗎？

後來的解釋是否與實時證據相符？

證據是否一直保持一致？

行為是否一直保持一致？

故事是否改變了？

解釋是否改變了？

同樣的模式是否再次出現？

是否出現了矛盾？

是否加入了證據？

是否移除了證據？

是否忽視了證據？

受到挑戰之後發生了甚麼？

絕不能允許延遲出現的解釋凌駕於按時間順序呈現的實時證據之上。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當更長時間的模式顯示出不同的情況時，真相不應依賴一個孤立的時刻。

跨時間的證據幫助人們看見模式。

它幫助人們看見矛盾。

它幫助人們看見甚麼受到保護。

它幫助人們看見甚麼被回避。

它幫助人們看見言語、行為、記錄、時間以及結果是否一致。

因此，證據標準教人們把證據作為一個連續過程的一部分來審視，而不是把它看成彼此割裂的信息碎片。

行為作為證據

言語並不足夠。

人們說甚麼，必須與人們做甚麼進行比較。

行為可以揭示陳述隱藏的東西。

行為可以揭示頭銜保護的東西。

行為可以揭示系統回避的東西。

行為可以揭示金錢、依賴、恐懼、職位、聲譽或激勵所塑造的東西。

一個人可以說自己依據真相行事。

一個系統可以說自己依據正義行事。

一個機構可以說自己依據關懷行事。

一個有報酬的角色可以說自己依據職責行事。

一個頭銜可以說自己依據權威行事。

但證據標準追問的是，行為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張。

人們應當追問：

行為是否與言語一致？

行動是否與主張一致？

當系統受到挑戰時，它會回答嗎？

當權威看到證據時，它會糾正嗎？

有報酬的角色是在保護真相嗎？

還是在保護職位、系統、金錢、聲譽或敘事？

沉默是否與主張相矛盾？

回避是否與主張相矛盾？

拖延是否與主張相矛盾？

移除、阻止、駁回或懲罰是否與主張相矛盾？

跨時間的行為可以成為最清楚的證據路徑之一，因為行為顯示的是人和系統實際上正在做甚麼，而不僅僅是他們說自己在做甚麼。

如果言語與行為分離，證據標準就必須追問這種分離。

如果一項主張說的是一回事，而行為卻一再顯示另一回事，那麼這種行為必須受到審視。

受到挑戰之後的證據

證據標準還必須審視信息受到挑戰之後發生了甚麼。

許多主張在被要求提供證據之前看起來很有力。

許多系統在被要求回答之前看起來很真實。

許多頭銜在其主張受到審視之前看起來很可信。

許多敘事在矛盾被呈現出來之前看起來很穩定。

挑戰會揭示證據標準。

證據歡迎被追問，因為追問會強化真實之物，並揭示薄弱、缺失、矛盾或沒有得到支持的部分。

沒有得到支持的信息往往會抵制追問，因為追問會威脅那些無法得到正確支持的東西。

人們應當追問：

當證據被要求提供時會發生甚麼？

是否提供了證據？

問題是否得到回答？

問題是否得到糾正？

矛盾是否得到處理？

證據是否被忽視？

提出問題的人是否受到攻擊？

是否利用了沉默？

是否用權威代替證據？

是否用程序代替真相？

問題是否被拖延，直到人們停止追問？

是否保護了系統，而不是審視證據？

挑戰之後發生甚麼很重要，因為回應本身會成為證據。

回答可以成為證據。

糾正可以成為證據。

拒絕回答可以成為證據。

回避可以成為證據。

沉默可以成為證據。

矛盾可以成為證據。

保護行為可以成為證據。

反覆不作答可以成為證據。

證據標準教人們，不僅要審視原始主張，還要審視該主張受到追問之後隨之出現的行為。

證據、時間線與回應

證據標準還要求人們沿著時間線和回應來追蹤證據。

證據不應與它何時被呈現、來自哪裡、誰看見了它、誰收到了它、誰能夠挑戰它，以及之後發生了甚麼相分離。

人們應當追問：

這是甚麼時候呈現的？

這是在哪裡呈現的？

是誰產生了它？

誰收到了它？

誰看見了它？

誰受到了挑戰？

誰有機會回答？

誰有機會糾正？

誰有機會反駁？

誰保持了沉默？

接下來發生了甚麼？

隨後出現了甚麼行為？

甚麼模式繼續了？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當證據脫離其時間線時，證據可能被削弱。

當人們忽視誰看見了證據、誰收到了證據、誰有機會回答，以及之後發生了甚麼時，證據也可能被削弱。

實時證據很重要，因為它顯示了在當時被提出、呈現、記錄、挑戰或使之可見的內容。

延遲出現的解釋必須與實時呈現的內容進行追問和比較。

人們應當追問：

後來的解釋是否與實時證據相符？

後來的陳述是否重寫了當時所呈現的內容？

後來的記錄是否回避了受到挑戰的內容？

後來的解釋是否移除了背景信息？

時間線是否支持這一主張？

內容變得可見之後出現的行為，是支持還是與這一主張相矛盾？

真正的證據標準並不只追問某件事是否存在。

它還追問這件事在更廣泛的記錄中是如何存在的。

它追問把證據按順序排列之後，證據顯示了甚麼。

它追問時間線是否支持這一主張。

它追問內容變得可見之後的行為，是支持還是與這一主張相矛盾。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從證據中學習，而不是僅僅收集信息。

已呈現、被隱藏、缺失以及存在矛盾的內容

證據標準必須教人們把已經呈現的內容與沒有呈現的內容進行比較。

人們往往會被擺在自己面前的證據所引導。

但缺失的內容可能同樣重要。

被隱藏的內容可能同樣重要。

存在矛盾的內容可能同樣重要。

被保護起來免受追問的內容可能同樣重要。

人們應當追問：

呈現了甚麼？

沒有呈現甚麼？

缺少甚麼？

甚麼被隱藏了？

甚麼沒有得到支持？

甚麼存在矛盾？

甚麼受到保護？

甚麼被回避？

甚麼被移除了？

甚麼沒有得到回答？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人們可能會被經過篩選的證據所引導。

他們可能只被展示一幅畫面的一部分，而其餘部分被隱藏起來。

他們可能被展示一項陳述，而行為卻與這項陳述相矛盾。
他們可能被展示一份記錄，而時間線卻被忽略。
他們可能被展示權威，而證據卻缺失。
他們可能被展示自信，而支持卻不存在。
證據標準幫助人們超越經過篩選的呈現。
它幫助人們把已經呈現的內容，與缺失、隱藏、矛盾、回避或受到保護的內容進行比較。

證據呈現、恐懼與服從

證據標準還必須追問證據是如何被呈現的。
呈現證據的機制越強大，對證據本身進行追問就越重要。
人們可能被展示恐懼，並被引導把恐懼環境本身當作證據。
恐懼可以製造緊迫感。
恐懼可以製造服從。
恐懼可以阻止追問。
恐懼可以使人們在正確審視之前，就接受薄弱、不完整、經過篩選或沒有得到支持的證據。
恐懼可以使人們在沒有追問證據是否支持主張的情況下，就跟隨頭銜、系統、有報酬的角色、官方陳述、反覆警告和公眾壓力。
但恐懼不是證據。

緊迫感不是證據。

官方壓力不是證據。

反覆警告不是證據。

有報酬的服從不是證據。

大規模重複不是證據。

證據標準必須追問，人們看到的究竟是證據，還是被設計用來讓他們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接受某件事的恐懼。

人們應當追問：

呈現了甚麼證據？

它是如何被呈現的？

甚麼恐懼被附加在它上面？

正在製造甚麼反應？

缺少甚麼證據？

甚麼證據存在矛盾？

甚麼證據被保護起來免受追問？

人們是在被幫助去理解嗎？

還是人們正在被推動去服從？

這與“情緒影響”“敘事與現實的對照”和“心理影響”有重疊，但它屬於這裡，因為證據標準必須追問恐懼是否被用來取代證據。

反敘事與證據標準

證據標準還必須追問反敘事。

人們可能看見一個虛假敘事，拒絕它，然後因為反敘事似乎與第一個敘事相對立，就接受這個反敘事。

但對立不是證據。

反敘事仍然可能被製造。

反敘事仍然可能獲得資金支持。

反敘事仍然可能獲得傳播範圍。

反敘事仍然可能受到控制。

反敘事仍然可能讓人們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形成信念。

人們可以逃離一個被製造的故事，卻立即進入另一個被製造的故事。

因此，證據標準必須同時追問敘事和反敘事。

人們應當追問：

甚麼證據支持這個反敘事？

它來自哪裡？

是誰賦予它傳播範圍？

誰從人們相信它這件事中獲益？

它是在幫助人們審視證據嗎？

還是僅僅把人們從一種信念轉移到另一種信念？

它是否追問“來源與起源”？

它是否追問“證據標準”？

它是否追問“激勵與獲益”？

它是否處處採用同一標準？

證據標準絕不能允許人們用一個沒有得到支持的信念去替代另一個沒有得到支持的信念。

路徑不是從一個敘事走向另一個敘事。

路徑是從沒有得到支持的信念，走向以證據為基礎的追問、看見、理解、學習和獨立思考。

AI、製造出來的證據與來源歷史

證據標準還必須使人們準備好追問那些可以被生成、修改、總結、篩選、重新框定或製造出來的證據。

製造出來的證據越具有說服力，“來源與起源”就越重要。

AI可以讓虛假證據看起來真實。

AI可以讓虛假故事看起來有證據支持。

AI可以讓虛假的圖像、聲音、文件、摘要和解釋看起來可信。

AI也可以被用來隱藏、重新框定、總結、篩選或扭曲證據。

因此，由 AI 生成或通過 AI 呈現的信息，在沒有受到審視之前，不得被當作證據。

這直接連接回“來源與起源”。

“來源與起源”追問：

這些證據來自哪裡？

它第一次存在是甚麼時候？

是誰產生了它？

它具有甚麼歷史？

在能夠生成、修改或製造這些內容的工具出現之前，它是否已經可見？

證據標準隨後追問：

這種歷史能否受到審視？

時間線是否支持它？

原始來源能否被核查？

這些證據能否與生成、修改、總結或重新框定的材料區分開？

在 AI 操縱出現之前就具有清晰歷史的證據，與只在能夠生成、修改或製造內容的工具出現之後才出現的證據，是不同的。

人們應當追問：

是甚麼製造了這些證據？

它是被生成的嗎？

它是被修改的嗎？

它是被總結的嗎？

它是被篩選的嗎？

它是否被脫離了背景？

原始內容能否受到審視？

來源能否被核查？

時間線能否被核查？

行為是否支持它？

更廣泛的證據記錄是否支持它？

證據標準必須幫助人們追問：他們看見的是證據，還是看起來像證據的製造式呈現。

證據標準與人類進步

證據標準並不只是為了證明或反駁某一項單獨的主張。

它是“通向人類進步的缺失路徑”的一部分。

證據標準並不只是為了追問證據。

它是為了阻止人類把呈現誤認為真相。

如果人類把呈現誤認為真相、把恐懼誤認為證據、把權威誤認為真相、把反覆出現的故事誤認為證據，並讓沒有得到支持的信息被未來世代繼承，那麼人類就無法進步。

證據標準的存在，是為了阻止這條重複路徑繼續下去。

它幫助保護通向理解的路徑。

它教人們在接受之前先慢下來。

它教人們審視已經呈現的內容。

它教人們注意缺失的內容。

它教人們把言語與行為進行比較。

它教人們沿著時間追蹤證據。

它教人們追問受到挑戰之後的回應。

它教人們追問基於恐懼的呈現。

它教人們追問反敘事。

它教人們追問被製造或修改的證據。

它教人們處處採用同一標準。

這就是證據標準如何承接“來源與起源”。

“來源與起源”幫助人們追問信息、系統、故事、頭銜、行為以及反覆出現的模式來自哪裡。

證據標準隨後幫助人們檢驗證據是否支持正在被聲稱、呈現、重複、保護、挑戰、隱藏或顯示出矛盾的內容。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信念走向審視。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審視走向看見。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看見走向理解。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理解走向學習。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學習走向獨立思考。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沒有得到支持的信息的產物，轉變為世界環境的學習者。

證據標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目的並不只是追問證據。

目的是改善人類從世界環境本身所呈現的證據中學習的能力。

如果沒有證據標準，人們可能繼承沒有得到支持的信息，並把它當作真相重複。

有了證據標準，人們就可以開始看見：甚麼得到支持，甚麼缺失，甚麼存在矛盾，甚麼受到保護，甚麼是被製造出來的，甚麼是基於恐懼的，以及甚麼必須被進一步追問。

這就是為甚麼證據標準屬於“通向人類進步的缺失路徑”。

第 3 部分 - 激勵與獲益

激勵與獲益究竟是甚麼

第 1 部分已經確立，人們必須從世界環境中學習，而不是僅僅成為世界環境的產物。

第 2 部分已經確立，人們必須審視證據是否支持正在被聲稱、重複、保護、呈現或執行的內容。

第 3 部分現在進入“激勵與獲益”。

“激勵與獲益”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只有理解了甚麼行為正在受到獎勵、受到保護、被人們依賴，或者人們害怕失去甚麼，人們才能正確理解人類行為。

人們常常被教導去看行動。

卻沒有被教導去追問是甚麼在驅動這些行動。

人們常常被教導去看結果。

卻沒有被教導去追問產生這些結果的激勵。

人們被教導去信任系統。

卻沒有被教導去追問這些系統從繼續存在中獲得甚麼。

人們常常被教導去評判個人。

卻沒有被教導去追問塑造個人的機制。

“激勵與獲益”教人們追問：

誰獲得收益？

誰從中獲益？

誰依賴這一點？

誰保護這一點？

誰害怕失去這一點？

誰因此受到獎勵？

誰因此獲得報酬？

誰正在促成它繼續存在？

人們並不只是生活在世界環境之中。

通過受激勵塑造的行為，他們也幫助重新創造這個世界環境。

這是人類重複同一個世界的最大原因之一。

人們並不是因為邪惡才一再創造同樣的世界。

他們一再創造同樣的世界，是因為激勵不斷獎勵他們去重新創造它。

人類常常在沒有完全理解自己正在促成甚麼的情況下，重新創造同一個世界。

這是世界上反覆出現的問題持續存在的最大原因之一。

金錢、依賴與世界環境

金錢是塑造人類行為的最大機制之一。

金錢可以製造依賴。

依賴可以製造服從。

服從可以製造沉默。

沉默可以保護系統。

系統可以因為人們依賴它們而繼續存在。

人們常常被教導只把金錢理解為報酬。

但金錢也會塑造行為。

金錢可以影響人們說甚麼。

金錢可以影響人們不說甚麼。

金錢可以影響人們重複甚麼。

金錢可以影響人們保護甚麼。

金錢可以影響人們回避追問甚麼。

金錢可以影響人們執行甚麼。

金錢可以影響人們允許甚麼繼續存在。

金錢可以影響人們把甚麼正常化。

人們應當追問：

誰正在獲得報酬？

是誰付給他們錢？

他們因為甚麼而獲得報酬？

甚麼是他們因獲得報酬而不去追問的？

他們因重複甚麼而獲得報酬？

他們因執行甚麼而獲得報酬？

他們因保護甚麼而獲得報酬？

如果他們提出挑戰，會發生甚麼？

如果他們揭露問題，會發生甚麼？

金錢不需要控制每一個想法。

依賴本身可能就足夠了。

人們可以成為激勵的產物，卻始終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一點。

人的獎勵、歸屬感與融入

影響人們的並不只有金錢。

人們也可能受到以下因素影響：

接受。

受歡迎。

認可。

關注。

地位。

贊同。

歸屬感。

舒適。

安全感。

避免批評。

避免拒絕。

避免被排斥。

人們往往不會問：

“這是真的嗎？”

他們可能反而會問：

“其他人都在做甚麼？”

“別人會贊同我嗎？”

“如果我不同意，我還會屬於這個群體嗎？”

害怕獨自站立的恐懼，可能會變得比理解的願望更強。

人們可能會改變自己的行為，以獲得認可、避免排斥、維持歸屬感，並融入他們認為自己依賴的環境。

人們可能逐漸讓歸屬感變得比理解更重要。

人們應當追問：

我是在跟隨真相嗎？

還是在跟隨人？

我是在獨立思考嗎？

還是我在努力融入？

當人們停止獨立思考時，誰會獲益？

甚麼行為正在被模仿？

甚麼行為正在被正常化？

人會模仿人

人們常常從其他人那裡繼承行為。

人們會模仿：

語言。

觀點。

潮流。

生活方式。

外表。

態度。

習慣。

社會行為。

網絡行為。

這並不一定是因為他們獨立理解了這些東西，而是因為這些東西看起來正常、受歡迎、成功或被接受。

反覆出現的行為可能僅僅因為有足夠多的人正在做，就被正常化。

融入可能變得正常。

正常化可以變成重複。

重複可以變成被繼承的行為。

被繼承的行為可以變成被接受的現實。

一種行為重複得越久，其背後的機制就越可能變得不可見。

人們可能停止追問，因為重複本身就可以製造一種看起來像真相的外觀。

表面化的環境

現代環境可能會鼓勵人們把外表置於理解之上。

人們可能會把注意力放在：

自己看起來怎樣。

自己在網絡上看起來怎樣。

自己看起來有多成功。

自己看起來有多快樂。

自己看起來有多受歡迎。

別人怎麼看自己。

人們可能會展示理想化的自己，同時隱藏現實。

虛假的微笑可以取代真實的福祉。

被展示出來的成功可以取代真相。

網絡身份可以取代真實的自我。

形象可以變得比理解更重要。

人們可能看起來彼此連接，實際上卻感到孤立。

人們可能看起來快樂，實際上卻並不快樂。

人們可能看起來成功，私下卻正在掙扎。

當外表變得比真相更重要時，表面化的環境就會形成。

受歡迎程度、地位與比較

人們可能會拿自己與別人比較。

更多金錢。

更多財物。

更多關注者。

更高地位。

更多關注。

更多認可。

這可能會製造無休止的比較循環，卻沒有理解。

受歡迎程度不是證據。

關注不是證據。

關注者數量不是證據。

地位不是證據。

被廣泛看見，並不會自動使某件事成為真實。

人們可能把可見度誤認為真相，把受歡迎程度誤認為正確，把影響力誤認為可信度。

恐懼、沉默與歸屬感

人們可能會回避追問，因為追問可能威脅歸屬感。

人們可能害怕：

批評。

嘲笑。

拒絕。

排斥。

尷尬。

孤立。

失去機會。

獨自站立。

恐懼可以促使沉默。

沉默可以保護重複。

重複可以被正常化。

被正常化的行為可以被未來世代繼承。

這個循環可能繼續下去，而人們並沒有完全理解自己正在促成甚麼。

人們還必須理解，激勵可能會變得比真相更強。

人們可能知道某件事應該受到追問，卻仍然繼續，因為激勵正在保護這種行為。

教育、教師與世界的重複

教育是“激勵與獲益”最清楚的例子之一。

教師往往是他們曾經接受教育的同一教育系統的產物。

他們在其中接受教育。

他們在其中接受訓練。

他們在其中獲得報酬。

他們在其中接受評估。

他們被安排到其中的角色。

他們被期望在其中教學。

他們被期望在其中傳遞信息。

他們被期望在其中評估信息。

但他們並沒有被教會把一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路徑教給兒童，使兒童能夠追問世界環境本身。

這裡並不是要攻擊教師。

這裡是要理解這個系統。

教師可能會成為促成同一個世界重複的人，因為他們正在同一個由激勵驅動的環境中運作。

教育可能在從未有意這樣做的情況下，一再重新創造同一個世界。

人們應當追問：

教育正在獎勵甚麼？

教育正在重複甚麼？

教育正在保護甚麼？

教育正在回避甚麼？

教育沒有教甚麼？

如果教育發生改變，會發生甚麼？

如果兒童學會追問世界環境本身，會發生甚麼？

為甚麼“激勵與獲益”很重要

“激勵與獲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人們理解是甚麼在獎勵這種重複之前，他們無法正確理解人類為甚麼一再重複同一個世界。

“來源與起源”追問某件事來自哪裡，以及是甚麼塑造了它。

證據標準追問證據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張。

“激勵與獲益”追問：

誰獲益？

誰依賴？

誰保護？

誰會失去？

這種激勵製造甚麼行為？

這種行為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看見世界環境之下正在運作的機制。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信念走向審視。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審視走向看見。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看見走向理解。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理解走向學習。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學習走向獨立思考。

如果人們繼續做前人做過的事，卻不瞭解自己正在促成甚麼，人類就無法進步。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由激勵驅動的系統的產物，轉變為世界環境的學習者。

激勵與獲益

跨時間的激勵

本部分前面的內容已經說明，人們並不只是生活在世界環境之中。

通過受激勵塑造的行為，他們也幫助重新創造它。

現在這一部分進入激勵如何隨著時間持續存在。

人們並不總會立即顯露自己的激勵。

跨時間的行為往往會揭示它們。

一個人可能說一回事，卻一再以另一種方式行動。

一個系統可能聲稱自己為了某個目的而存在，卻一再保護別的東西。

一個組織可能聲稱保持中立，卻一再產生同樣的結果。

一個角色可能聲稱自己履行職責，卻一再產生服從。

一個有報酬的職位可能聲稱維護真相，卻一再保護自己所依賴的系統。

跨時間審視激勵，可以幫助人們看見單個時刻所隱藏的模式。

人們應當追問：

甚麼行為隨著時間被一再重複？

甚麼結果被一再重複？

哪些激勵一直受到保護？

哪些激勵一直被隱藏？

誰一再獲益？

誰一再避免損失？

誰一再獲得金錢？

誰一再獲得地位？

誰一再保有職位？

誰一再逃避問責？

誰一再促成同一個環境繼續存在？

跨時間的模式可以揭示僅靠陳述無法解釋的激勵。

這與證據標準直接相連。

證據標準追問行為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張。

“激勵與獲益”追問是甚麼激勵在塑造這種行為。

被繼承的角色與反覆促成作用

激勵可以通過角色被繼承。

當另一個人離開、退休、去世或被替換後，一個人可能進入某個角色。

這個人可能認為自己只是在接手一份工作。

但這個角色可能已經承載著一種模式。

它可能承載著反覆出現的行為。

它可能承載著反覆出現的沉默。

它可能承載著反覆出現的保護。

它可能承載著反覆出現的執行。

它可能承載著反覆出現的服從。

它可能承載著反覆出現的教學。

它可能承載著反覆出現的遵從。

進入這個角色的人隨後可能繼續前人一直在繼續的事情。

這就是世界環境能夠跨越世代重複的方式。

人們不需要創造最初的機制，也可以對它的延續作出貢獻。

他們可以繼承一個角色，並幫助這個機制繼續存在。

人們應當追問：

在這個人進入該角色之前，這個角色產生了甚麼行為？

現在這個角色要求甚麼行為？

這個人離開之後，這個角色還會繼續甚麼行為？

這個角色保護甚麼？

這個角色重複甚麼？

這個角色阻止或勸退甚麼？

這個角色阻止人們追問甚麼？

這個角色把甚麼變成正常？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人們可能在認為自己只是在做前人做過的事情時，實際上正在促成反覆傷害、反覆沉默、反覆服從以及反覆保護系統。

沉默、保護與激勵

沉默可以成為激勵最強的指示之一。

人們常常認為沉默甚麼也不意味著。

但沉默可以成為一種行為。

沉默可以保護系統。

沉默可以保護金錢。

沉默可以保護權威。

沉默可以保護依賴。

沉默可以保護聲譽。

沉默可以保護職位。

沉默可以保護敘事。

沉默可以保護錯誤行為。

人們應當追問：

誰保持沉默？

沉默正在保護甚麼？

誰從沉默中獲益？

如果沉默結束，誰會失去甚麼？

如果有人說出來，會發生甚麼？

他們可能面對甚麼後果？

甚麼激勵鼓勵人們保持沉默？

沉默讓甚麼得以繼續？

人們可能因為說出來會威脅自己所依賴的東西而保持沉默。

人們可能因為說出來會威脅自己的收入而保持沉默。

人們可能因為說出來會威脅自己的聲譽而保持沉默。

人們可能因為說出來會威脅自己在系統中的職位而保持沉默。

人們可能因為說出來會威脅自己繼承的角色而保持沉默。

人們可能因為正常化已經教會他們不要追問而保持沉默。

因此，沉默會成為一種必須受到追問的行為。

害怕失去

人們行動並不只因為自己能得到甚麼。

人們也會因為害怕失去甚麼而行動。

害怕失去可以像獲益本身一樣強烈地塑造行為。

人們可能害怕失去：

金錢。

工作。

地位。

職位。

歸屬感。

贊同。

保護。

權威。

影響力。

安全。

聲譽。

未來。

害怕失去可以在追問開始之前就阻止追問。

害怕失去可以製造沉默。

害怕失去可以製造跟隨。

害怕失去可以製造服從。

害怕失去可以讓人們參與自己並不完全贊同的事情。

人們應當追問：

這個人害怕失去甚麼？

這個角色害怕失去甚麼？

這個系統害怕失去甚麼？

如果人們停止相信，會發生甚麼變化？

如果人們停止服從，會發生甚麼變化？

如果人們開始追問，會發生甚麼變化？

如果人們停止做前人做過的事情，會發生甚麼變化？

在根本不需要使用強制力量之前，害怕失去就已經可以製造服從。

人們還必須理解，真相並不總是足以戰勝激勵。

人們可能知道某件事應該受到追問，卻仍然繼續，因為害怕失去正在保護這種行為。

集體促成作用與被重複的世界

世界環境通常並不是由一個人維持的。

它是由數百萬人各自貢獻同一機制的一小部分而維持的。

一個人教學。

一個人執行。

一個人重複。

一個人批准。

一個人書寫。

一個人保持沉默。

一個人跟隨。

一個人保護。

單獨來看，這些行為可能顯得無害。

合在一起，它們卻可能重新創造整個世界環境。

人們可能只看見：

自己的角色。

自己的任務。

自己的工資。

自己的指令。

自己的責任。

自己的生存。

但世界環境是由許多人反覆貢獻同一機制的一小部分而共同構成的。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正在促成甚麼？

我正在幫助甚麼反覆出現的模式繼續？

我的行為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如果數百萬人繼續做同樣的事情，會發生甚麼？

這是“激勵與獲益”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教育、教師與激勵

教育必須通過“激勵與獲益”受到追問，因為教育塑造下一代。

教師是同一個由激勵驅動的系統的產物。

他們在其中接受教育。

他們在其中接受訓練。

他們在其中獲得報酬。

他們在其中接受評估。

他們被安排到其中的角色。

他們被期望在其中傳遞信息。

他們被期望在其中評估信息。

他們被期望幫助兒童在其中運轉。

但他們沒有獲得一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教育路徑，使他們能夠教兒童追問現實世界環境。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教師會成為兒童的信息來源。

他們也成為激勵結構的一部分，這一結構塑造兒童被教甚麼、兒童重複甚麼、兒童因為甚麼受到獎勵，以及兒童被勸阻不要追問甚麼。

這裡並不是要攻擊教師。

這裡是要理解他們在其中運作的由激勵驅動的系統。

因此，教育可能在從未有意這樣做的情況下，一再重新創造同一個世界。

人們應當追問：

教育正在獎勵甚麼？

教育正在重複甚麼？

教育正在保護甚麼？

教育正在正常化甚麼？

教育正在阻止或勸退甚麼？

教育沒有追問甚麼？

教師因傳遞甚麼而獲得報酬？

教師被訓練去評估甚麼？

兒童正在被準備去甚麼環境中運轉？

如果教師追問系統本身，會發生甚麼？

如果兒童被教會追問世界環境本身，會發生甚麼？

如果教育內部的激勵不受到追問，教育就無法正確改善。

如果教師被付酬、訓練、評估並安排在重複同一系統的角色中，那麼教育就可能繼續使人們準備好在世界環境中運轉，而不是從世界環境中學習。

系統、激勵與反覆出現的結果

系統可以長期生存，因為激勵被嵌入其中。

人們進入系統時可能認為自己是獨立的。

但系統可以通過依賴逐漸塑造行為。

激勵不受追問的時間越久，它們就越可能顯得正常。

系統可以獎勵沉默。

系統可以獎勵服從。

系統可以獎勵忠誠。

系統可以獎勵重複。

系統可以獎勵執行。

系統可以獎勵保護系統本身。

系統可以懲罰追問。

系統可以懲罰揭露。

系統可以懲罰真相。

系統可以懲罰拒絕。

人們應當追問：

系統獎勵甚麼行為？

系統阻止或勸退甚麼行為？

系統懲罰甚麼行為？

系統保護甚麼行為？

系統一再產生甚麼結果？

甚麼反覆出現的問題持續出現？

甚麼激勵正在造成這些結果？

人們常常試圖修復結果，卻不追問激勵。

如果激勵不變，行為往往也不會變。

如果行為不變，結果往往也不會變。

因此，人類可能在認為自己正在努力改善世界的同時，實際上仍在重複同一個世界。

激勵與人類進步

“激勵與獲益”是“通向人類進步的缺失路徑”的一部分。

只要激勵仍然不可見，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繼續做前人做過的事情，卻不瞭解自己正在促成甚麼，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歸屬感變得比真相更強，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受歡迎程度取代理解，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表面化的環境取代真實，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害怕被排斥阻止追問，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正常化把重複變成被接受的現實，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系統獎勵重複而不是理解，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教育讓兒童準備好在世界環境中運轉，卻不教他們如何正確追問這個世界環境，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因為依賴某些事物而為傷害自己的事物辯護，人類就無法進步。

“來源與起源”追問某件事來自哪裡，以及是甚麼塑造了它。

證據標準追問證據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張。

“激勵與獲益”追問：

誰獲益？

誰依賴？

誰保護？

誰會失去？

誰獲得報酬？

誰保持沉默？

誰跟隨？

誰把它正常化？

這種激勵製造甚麼行為？

這種行為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看見世界環境之下正在運作的機制。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信念走向審視。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審視走向看見。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看見走向理解。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理解走向學習。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學習走向獨立思考。

當激勵變得可見時，行為也會變得可見。

當行為變得可見時，促成作用也會變得可見。

當促成作用變得可見時，理解就成為可能。

當理解成為可能時，人類就能夠開始停止重複同一個世界。

第 4 部分 - 品格與一致性

品格與一致性究竟是甚麼

第 1 部分已經確立，人們必須學會看見世界環境，而不是僅僅成為世界環境的產物。

第 2 部分已經確立，人們必須審視證據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張。

第 3 部分已經確立，人們必須理解甚麼激勵正在獎勵、保護並重複行為。

第 4 部分現在進入“品格與一致性”。

“品格與一致性”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只有理解了甚麼行為隨著時間一再呈現，人們才能正確理解人、系統、組織、環境或世界本身。

人們常常被教導去聽言語。

卻沒有被正確教會研究行為。

人們被教導信任頭銜。

卻沒有被正確教會審視一致性。

人們常常被教導相信承諾。

卻沒有被正確教會追問模式。

人們常常被教導評判孤立的時刻。

卻沒有被教會從反覆出現的行為中學習。

“品格與一致性”教人們追問：

甚麼行為正在被反覆呈現？

甚麼行為正在被反覆獎勵？

甚麼行為正在被反覆保護？

甚麼行為正在被反覆回避？

甚麼行為隨著時間保持一致？

甚麼行為會隨環境而改變？

甚麼行為幫助重新創造世界環境？

品格不是某一個時刻。

品格是隨著時間反覆呈現出來的行為。

一致性不是某一句陳述。

一致性是言語、行為和結果隨著時間反覆保持一致。

品格是人類最重要的學習工具之一，因為反覆出現的行為會揭示言語、形象、聲譽和呈現方式常常隱藏的東西。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反覆出現的行為往往能揭示出孤立時刻永遠無法揭示的更多東西。

正在呈現甚麼

世界環境已經在向人類展示它是如何運作的。

問題並不總是甚麼都沒有被呈現。

問題在於，人們沒有被正確教會如何追問、看見、理解並從已經呈現的事物中學習。

人們可能看見謊言。

人們可能看見矛盾。

人們可能看見沉默。

人們可能看見依賴。

人們可能看見恐懼。

人們可能看見金錢在塑造行為。

人們可能看見系統在保護自己。

人們可能看見媒體在重複敘事。

人們可能看見權威在回避證據。

人們可能看見人們在跟隨。

人們可能看見反覆出現的模式仍在繼續。

但如果沒有正確的追問框架，人們仍然可能得出錯誤的理解。

人們之所以常常得出錯誤的理解，是因為他們沒有被正確教會如何追問、看見、理解並從已經呈現的事物中學習。

人們可以看見正在呈現的內容，卻仍然不理解它意味著甚麼。

他們可以看見行為，卻只關注個人。

他們可以看見矛盾，卻停留在憤怒。

他們可以看見謊言，卻停留在責怪。

他們可以看見系統，卻停留在表面解釋。

他們可以看見反覆出現的問題，卻仍然不瞭解製造這些問題的機制。

“品格與一致性”教人們通過反覆出現的行為去追問正在呈現的事物。

它要求人們不只問：

發生了甚麼？

還要問：

這正在顯示甚麼？

這裡揭示了甚麼行為？

這裡暴露了甚麼模式？

這裡呈現了甚麼矛盾？

這教會了我們關於世界環境的甚麼？

人類可以從中學到甚麼？

世界是真正的學校，因為世界環境一直在呈現行為、矛盾、重複、激勵、沉默、依賴、權威、恐懼和後果。

人們無法從自己看不見的事物中學習。

但人們同樣無法從自己沒有被教會如何追問的事物中學習。

言語、行為與模式

人們常常根據別人說甚麼來判斷。

但行為可以揭示言語所隱藏的東西。

言語可以被排練。

言語可以被篩選。

言語可以被重複。

言語可以受到保護。

言語可以被呈現。

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行為通常更難隱藏。

信息可以告訴人們發生了甚麼。

行為可以教人們為甚麼會發生。

人們應當追問：

言語是否與行為一致？

行動是否與主張一致？

結果是否與承諾一致？

行為是否隨著時間保持不變？

行為是否會因誰在看而改變？

行為是否會因誰獲益而改變？

反覆出現的行為可以揭示孤立陳述無法揭示的矛盾。

模式往往比承諾揭示得更多。

一致性往往比聲譽揭示得更多。

行為往往比頭銜揭示得更多。

因此，人們必須學會研究模式，而不是孤立的時刻。

行為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

行為並不是孤立存在的。

人影響人。

系統影響人。

人影響系統。

成年人影響兒童。

兒童長大成為成年人。

未來世代繼承行為。

未來世代隨後幫助重新創造世界環境。

每一種反覆出現的行為，其後果都超越個人。

一種反覆出現的行為可以變成正常。

正常化可以變成繼承。

繼承可以變成被接受的現實。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這正在製造甚麼行為？

誰正在從這種行為中學習？

誰將繼承這種行為？

這種行為會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未來世界環境？

“品格與一致性”教人們超越個人去思考，並開始從更廣泛的環境中學習。

品格重於聲譽

人們常常被教導去信任聲譽。

但聲譽並不自動等同於品格。

聲譽可以被製造。

聲譽可以受到保護。

聲譽可以被重複。

聲譽可以被推廣。

聲譽可以被繼承。

品格則不同。

品格通過行為被反覆呈現出來。

人們應當追問：

甚麼行為正在被反覆呈現？

當壓力出現時會發生甚麼？

當沒有人在看時會發生甚麼？

當有東西可以獲得時會發生甚麼？

當有東西可能失去時會發生甚麼？

當真相與激勵發生衝突時會發生甚麼？

當激勵介入時，品格往往最容易變得可見。
這就是為甚麼“品格與一致性”與“激勵與獲益”直接相連。

跨時間的一致性

一致性不能根據一個事件來判斷。

一致性必須隨著時間受到審視。

人們可能說自己重視真相。

人們可能說自己重視學習。

人們可能說自己重視公平。

人們可能說自己重視追問。

但一致性追問的是，行為是否一再支持這些主張。

人們應當追問：

隨著時間呈現了甚麼行為？

甚麼模式被重複了？

出現了甚麼矛盾？

哪些行為一直沒有改變？

當環境改變時，哪些行為會消失？

一致性往往會成為最有力的證據路徑之一，因為人們最終會通過反覆所做的事情表明自己。

這與證據標準直接相連。

證據標準追問行為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張。

“品格與一致性”追問行為是否隨著時間反覆保持一致。

形象與品格的對照

人們可能很擅長管理自己的形象。

形象是人們希望別人看見的東西。

品格是行為反覆呈現出來的東西。

形象可以被製造。

形象可以受到保護。

形象可以被展示。

形象可以被推廣。

形象可以受到獎勵。

但形象並不自動等同於品格。

人們應當追問：

我看到的是形象嗎？

還是行為？

我看到的是呈現嗎？

還是一致性？

甚麼行為正在被反覆呈現？

甚麼行為正在被反覆隱藏？

當壓力消失時，甚麼行為會出現？

當壓力增加時，甚麼行為會出現？

人們可能花很多年保護一種形象，而他們的行為卻一再揭示出不同的東西。

人、系統與世界環境

“品格與一致性”並不只適用於個人。

它適用於世界環境中一切正在運作的事物。

它適用於：

人。

教師。

家長。

學校。

政府。

媒體。

機構。

系統。

組織。

社區。

環境。

人們常常審視這些事物說了甚麼。

卻沒有正確審視這些事物一再做了甚麼。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甚麼行為正在被反覆呈現？

甚麼行為正在被反覆保護？

甚麼行為正在被反覆回避？

甚麼行為正在被反覆獎勵？

甚麼行為正在被反覆正常化？

甚麼行為正在被反覆繼承？

甚麼行為正在被呈現給人類，成為可以從中學習的東西？

“品格與一致性”必須處處適用。

教育、教師與品格

教育也必須通過“品格與一致性”受到追問。

教師會成為兒童的信息來源。

兒童學習的並不只是信息。

他們也從行為中學習。

兒童觀察：

成年人做甚麼。

教師做甚麼。

系統獎勵甚麼。

系統回避甚麼。

系統保護甚麼。

系統重複甚麼。

系統把甚麼呈現為正常。

這裡並不是要攻擊教師。

這裡是要理解他們在其中運作的環境。

人們應當追問：

兒童反覆看見甚麼行為？

兒童反覆因為甚麼行為受到獎勵？

兒童反覆被勸阻不要追問甚麼行為？

兒童正在被準備去重複世界環境嗎？

還是正在被準備去從世界環境中學習？

如果兒童沒有被教會如何追問行為、矛盾、激勵、沉默以及反覆出現的模式，他們可能會在沒有理解呈現在自己面前的東西的情況下，繼承同樣的世界環境。

為甚麼“品格與一致性”很重要

“品格與一致性”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只有理解反覆出現的行為，人們才能正確理解世界環境。

目的不是被困在憤怒、責怪、恐懼或無休止的反對之中。

目的是從世界環境已經呈現出來的東西中學習。

世界環境本身會成為教育環境。

行為會成為課程。

矛盾會成為課程。

重複會成為課程。

環境本身會成為教師。

當人們停止對呈現在自己面前的事物作出反應，而開始從中學習時，人類意識就會進步。

“來源與起源”追問某件事來自哪裡，以及是甚麼塑造了它。

證據標準追問證據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張。

“激勵與獲益”追問是甚麼在獎勵這種行為。

“品格與一致性”追問：

行為是否一再與所提出的主張一致？

這種行為正在顯示甚麼？

這個矛盾正在教甚麼？

這個反覆出現的模式正在揭示甚麼？

人類可以從正在呈現的東西中學到甚麼？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超越孤立時刻。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模式。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矛盾。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一致性。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從世界環境已經呈現出來的東西中學習。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信念走向審視。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審視走向看見。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看見走向理解。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理解走向學習。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學習走向獨立思考。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世界環境的產物轉變為世界環境的學習者。

跨時間的品格

本部分前面的內容已經說明，“品格與一致性”並不是關於孤立的時刻。

它是關於理解隨著時間反覆出現的行為。

現在這一部分進入“品格與一致性”如何隨著時間發揮作用。

人們並不總會立即顯露自己的品格。

跨時間的行為往往會揭示它。

一個人可能說一回事，卻一再做另一回事。

一個系統可能聲稱只有一個目的，卻一再產生不同的結果。

一個組織可能聲稱保持中立，卻一再保護某些行為。

一個機構可能聲稱公平，卻一再回避困難的問題。

一個角色可能聲稱履行職責，卻一再產生服從。

跨時間審視品格，幫助人們看見孤立時刻可能隱藏的模式。

人們應當追問：

甚麼行為被反覆呈現？

甚麼結果被反覆產生？

甚麼模式不斷出現？

甚麼矛盾不斷出現？

甚麼行為一直沒有改變？

甚麼行為會隨環境而改變？

甚麼行為會因誰在看而改變？

跨時間的模式往往比單獨的陳述更準確地揭示品格。

矛盾與人類行為

矛盾可以成為理解品格最有力的路徑之一。

人們可以說自己重視真相，同時回避困難的真相。

人們可以說自己重視追問，同時勸阻人們提問。

人們可以說自己重視學習，同時保護重複。

人們可以說自己重視公平，同時一再產生不公平的結果。

人們可以說自己重視獨立思考，同時獎勵從眾。

人們應當追問：

言語與行為在哪裡分離？

甚麼矛盾一再出現？

儘管存在矛盾，甚麼模式仍在繼續？

誰從矛盾繼續存在中獲益？

甚麼激勵正在保護這個矛盾？

矛盾並不自動證明存在惡意。

但反覆出現的矛盾必須受到追問。

反覆出現的矛盾可以揭示表面之下正在運作的機制。

世界環境已經在向人類展示

世界環境已經在向人類展示它是如何運作的。

問題並不總是甚麼都沒有被呈現。

問題在於，人類沒有被正確教會如何從已經呈現的事物中學習。

人們可以看見矛盾，卻停留在責怪。

人們可以看見謊言，卻停留在憤怒。

人們可以看見系統，卻停留在表面解釋。

人們可以看見反覆出現的問題，卻停留在挫敗。

人們可以看見反覆出現的行為，卻停留在情緒反應。

人們可以看見可見事件，卻仍然不理解製造這些事件的機制。

人們之所以常常得出錯誤的理解，是因為他們還沒有足夠的知識、理解或追問能力。

人們可能看見：

一個事件。

一個人。

一個系統。

一個謊言。

一個矛盾。

一個結果。

然後就停在那裡。

“品格與一致性”教人們繼續下去。

人們應當追問：

這揭示了甚麼行為？

這揭示了甚麼機制？

這顯示了甚麼反覆出現的模式？

這呈現了甚麼矛盾？

人類可以從中學到甚麼？

目的不是無休止的追問。

目的是理解。

反應與學習的對照

人類進步最大的局限之一，是人們常常對呈現在自己面前的事物作出反應，而不是從中學習。

反應可能會阻止進步。

人們會變得憤怒。

人們會變得恐懼。

人們會選擇立場。

人們會為立場辯護。

人們會攻擊立場。

人們會被困在敘事之中。

人們可能耗費巨大的精力作出反應，卻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對甚麼作出反應。

“品格與一致性”教人們超越反應。

人們應當追問：

這正在顯示甚麼？

這正在教甚麼？

這裡揭示了甚麼行為？

這裡暴露了甚麼反覆出現的模式？

甚麼機制正在運作？

人類可以從中學到甚麼？

終點不是反應。

終點是理解。

選擇性的品格與選擇性的思考

人們並不總是保持一致的行為。

人們可能會因為以下因素而表現不同：

金錢。

地位。

受眾。

權威。

贊同。

受歡迎程度。

恐懼。

獲益。

損失。

人們可能在一個環境中看起來誠實，卻在另一個環境中回避真相。

人們可能追問一個主題，卻保護另一個主題。

人們可能挑戰一個系統，卻為另一個系統辯護。

人們可能選擇性地應用原則。

人們應當追問：

這種行為是否在任何地方都保持一致？

還是只在某些環境中出現？

當激勵出現時，甚麼會改變？

當壓力出現時，甚麼會改變？

當某種有價值的東西面臨風險時，甚麼會改變？
當激勵與壓力碰撞時，品格往往最容易變得可見。

沉默、參與與反覆出現的行為

品格並不只通過行動顯露。

品格也可以通過沉默顯露。

沉默可以成為行為。

沉默可以成為保護。

沉默可以成為參與。

人們應當追問：

誰保持沉默？

甚麼正在受到保護？

甚麼反覆出現的行為正在被允許繼續？

甚麼真相正在被回避？

甚麼矛盾正在被忽視？

人們可能因為說出來會威脅自己所依賴的東西而保持沉默。

人們可能因為說出來會威脅自己的職位而保持沉默。

人們可能因為說出來會威脅歸屬感而保持沉默。

人們可能因為說出來會威脅他人的贊同而保持沉默。
因此，品格也包括人們一再選擇不去做的事情。

行為、影響與未來世代

行為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

人影響人。

系統影響人。

人影響系統。

成年人影響兒童。

兒童長大成為成年人。

未來世代繼承行為。

未來世代隨後幫助重新創造世界環境。

每一種反覆出現的行為，其後果都超越個人。

人們可能認為自己只是在做一個很小的決定。

但數百萬次反覆出現的行為可以重新創造整個世界環境。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正在促成甚麼行為？

我正在幫助把甚麼行為正常化？

未來世代將繼承甚麼行為？

這種行為會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教育、教師與品格

教育也必須通過“品格與一致性”受到審視。

兒童繼承的並不只是信息。

兒童也繼承行為。

兒童觀察：

成年人如何行動。

教師如何行動。

權威如何行動。

系統如何行動。

人們如何反應。

人們如何保持沉默。

人們如何追問。

人們如何回避追問。

兒童可能逐漸把這些行為也繼承下來。

這裡並不是要攻擊教師。

這裡是要理解塑造他們的環境。

人們應當追問：

兒童正在反覆看見甚麼行為？

兒童正在反覆繼承甚麼行為？

兒童正在反覆因為甚麼行為受到獎勵？

兒童正在反覆被勸阻不要追問甚麼行為？

如果反覆出現的行為一直不可見，教育就無法正確改善。

人類意識與從世界環境中學習

人類進步中最大的缺失路徑之一，是學習如何從已經可見的事物中學習。

人類始終在被展示：

矛盾。

依賴。

沉默。

權威。

恐懼。

跟隨。

正常化。

激勵。

重複。

行為。

但人類沒有被正確教會如何從這些機制中學習。

人們常常在等待別人來教自己，而實際上已經站在存在著的
最大學習環境之中。

世界環境本身就是課程。

世界環境本身就是證據。

世界環境本身就是學習的機會。

世界環境本身就是教師。

當人們停止對呈現在自己面前的事物作出反應，而開始從中
學習時，人類意識就會進步。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這正在顯示甚麼？

這正在教甚麼？

人類可以從中學到甚麼？

這揭示了甚麼反覆出現的模式？

這裡揭示了甚麼行為？

正在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當人們學會提出這些問題時，他們就開始超越反應，走向理
解。

品格與人類進步

“品格與一致性”是“通向人類進步的缺失路徑”的一部分。

只要反覆出現的矛盾仍然不可見，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說一回事卻一再做另一回事，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形象變得比行為更重要，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聲譽變得比一致性更重要，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雙重標準仍被正常化，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激勵一再凌駕於原則之上，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反覆出現的行為在沒有受到審視的情況下被繼承，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兒童在沒有被教會如何追問行為的情況下繼承行為，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對正在呈現的事物作出反應，而不是從中學習，人類就無法進步。

“來源與起源”追問某件事來自哪裡，以及是甚麼塑造了它。

證據標準追問證據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張。

“激勵與獲益”追問是甚麼在獎勵和保護行為。

“品格與一致性”追問：

行為是否一再與所提出的主張一致？

這種行為正在顯示甚麼？

這個矛盾正在教甚麼？

這個反覆出現的模式正在揭示甚麼？

人類可以從正在呈現的東西中學到甚麼？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模式。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矛盾。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一致性。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從世界環境已經呈現出來的東西中學習。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信念走向審視。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審視走向看見。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看見走向理解。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理解走向學習。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學習走向獨立思考。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世界環境的產物轉變為世界環境的學習者。

第 5 部分 - 追問的許可

追問的許可究竟是甚麼

第 1 部分已經確立，人們必須學會看見世界環境，而不是僅僅成為世界環境的產物。

第 2 部分已經確立，人們必須審視證據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張。

第 3 部分已經確立，人們必須理解甚麼激勵正在獎勵、保護並重複行為。

第 4 部分已經確立，人們必須從反覆出現的行為已經向人類展示的東西中學習。

第 5 部分現在進入“追問的許可”。

“追問的許可”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們受到環境的塑造，這些環境教他們接受、跟隨、重複、服從並保持沉默，卻沒有教他們如何追問這一切。

人們被教導應該想甚麼，卻沒有被教會如何正確追問思考本身。

人們被教導應該相信甚麼，卻沒有被教會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人們被教導應該重複甚麼，卻沒有被教會如何審視正在被重複的內容。

人們被教導應該信任誰，卻沒有被教會如何追問信任。

人們被教導應該接受哪一種權威，卻沒有被教會如何追問權威。

人們被教會如何在系統中運轉，卻沒有被教會如何追問系統。

這製造了人類進步最大的障礙之一。

人們可能開始感覺，追問需要得到許可。

來自權威的許可。

來自系統的許可。

來自教師的許可。

來自家長的許可。

來自雇主的許可。

來自政府的許可。

來自媒體的許可。

來自專家的許可。

來自群體的許可。

來自受歡迎程度的許可。

來自社會接受的許可。

來自他們周圍世界環境的許可。

“追問的許可”教人們追問：

我被允許追問這一點嗎？

是誰教會我認為自己需要許可？

如果我追問，我害怕會發生甚麼？

如果我不追問，誰會獲益？

當追問受到勸阻時，甚麼行為受到保護？

當人們等待追問的許可時，會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追問的許可”並不只是關於提出問題。

它是關於理解為甚麼人們最開始就會阻止自己去追問。

“追問的許可”也教人們去追問許可本身。

條件塑造與終身許可結構

人們常常被塑造成一生都在尋求許可。

兒童可能向成年人尋求許可。

學生可能向教師尋求許可。

員工可能向雇主尋求許可。

人們可能向系統尋求許可。

人們可能向群體尋求許可。

人們可能向權威尋求許可。

人們可能向社會本身尋求許可。

隨著時間，這種行為可能變得正常。

人們可能逐漸停止信任自己的觀察。

他們可能逐漸停止信任自己的學習能力。

他們可能逐漸停止追問正在呈現的事物。

人們可能變得如此習慣於尋求許可，以至於不再意識到自己正在這樣做。

許可結構最終可能變得不可見。

人們可能不再意識到自己正處在這些結構中運作。

人們應當追問：

是誰教會我尋求許可？

我是甚麼時候開始尋求許可的？

我繼承了哪些許可結構？

我信任自己的學習能力嗎？

還是我在等待獲得認可之後才學習？

等待學習的許可

人們常常在等待別人來教自己，而實際上已經站在存在著的
最大學習環境之中。

世界環境已經在呈現行為、矛盾、重複、依賴、沉默、權威、激勵、恐懼、後果以及反覆出現的模式。

但人們可能仍然等待別人告訴自己甚麼重要。

他們可能等待權威批准它。

他們可能等待媒體展示它。

他們可能等待專家解釋它。

他們可能等待教師教授它。

他們可能等待群體接受它。

他們可能等到它變得受歡迎才去審視它。

他們可能在學習之前先等待許可。

人類常常在等待得到許可，才從一個已經可見的世界中學習。

這意味著，人們可能生活在世界環境中，卻沒有從中學習。

他們可以看見正在呈現的東西，卻仍然不去追問。

他們可以看見矛盾，卻仍然等待別人解釋。

他們可以看見反覆出現的行為，卻仍然等待別人批准自己去追問它。

他們可以看見系統反覆出現同樣的模式，卻仍然等待別人告訴自己這很重要。

人們應當追問：

我是在從世界環境中學習嗎？

還是在等待得到許可之後才從中學習？

我是在追問正在呈現的東西嗎？

還是在等待別人先去追問？

我是在使用自己的心智嗎？

還是在等待另一個來源替我決定甚麼值得我注意？

世界是真正的學校。

但如果人們一直在等待追問世界的許可，他們就無法從世界中學習。

權威、認可與委託式思考

人們被教導去信任權威，卻沒有被正確教會如何追問權威。

他們被教導信任頭銜。

他們被教導信任角色。

他們被教導信任職位。

他們被教導信任系統。

他們被教導信任官方陳述。

他們被教導信任被認可的來源。

他們被教導信任那些被呈現為可接受的東西。

這可能製造委託式思考。

委託式思考發生在人們允許另一個人、角色、系統、來源、群體或權威替自己決定甚麼可以追問、相信、接受、重複或拒絕的時候。

人們可能認為自己正在獨立思考，而實際上仍在由別人劃定的邊界之內思考。

他們可能追問某一件事，卻讓更大的框架不受追問。
他們可能拒絕一個權威，卻接受另一個權威。
他們可能離開一個敘事，卻進入另一個敘事。
他們可能因為某個自己已經信任的人認可了一個結論，就停在那個結論上。

“追問的許可”教人們追問：

我是在為自己思考嗎？

還是在讓另一個來源替我思考？

我是在追問框架本身嗎？

還是只在別人給我的框架之內追問？

我是在信任證據嗎？

還是在信任認可？

我是在跟隨理解嗎？

還是在跟隨權威？

如果人們把追問委託給別人，獨立思考就無法發展。

恐懼、歸屬感與融入

人們常常會阻止自己追問，因為追問可能威脅歸屬感。

他們可能害怕被拒絕。

他們可能害怕被批評。
他們可能害怕被嘲笑。
他們可能害怕被孤立。
他們可能害怕失去贊同。
他們可能害怕失去地位。
他們可能害怕失去工作。
他們可能害怕失去關係。
他們可能害怕獨自站立。
歸屬感可能變得比追問更強。
贊同可能變得比真相更強。
恐懼可能變得比理解更強。
人們可能為了融入而保持沉默。
人們可能因為想要歸屬感而重複別人重複的內容。
人們可能因為害怕被排斥而為別人辯護的東西辯護。
人們可能因為不想顯得不同而回避提出問題。
人們可能在理解自己正在跟隨甚麼之前，就先跟隨別人的行為。
這與“激勵與獲益”直接相連。
人們回避追問，並不一定只是因為他們相信某件事是真的。

他們也可能回避追問，因為追問會威脅他們所依賴、所歸屬或害怕失去的東西。

人們應當追問：

如果我追問這一點，我害怕失去甚麼？

我保持沉默是因為我理解了嗎？

還是因為我害怕被排斥？

我同意是因為我已經審視過它嗎？

還是因為我想要歸屬感？

我重複它是因為它真實嗎？

還是因為別人也在重複它？

“追問的許可”教人們把真相與歸屬感區分開。

跟隨、從眾與社會接受

人類環境常常會獎勵跟隨。

人們可能因同意而受到獎勵。

人們可能因重複而受到獎勵。

人們可能因服從而受到獎勵。

人們可能因待在被接受的邊界之內而受到獎勵。

人們可能因不去追問別人已經接受的東西而受到獎勵。

從眾可以變得正常。

正常化可以變成繼承。

被繼承的行為可以變成被接受的現實。

人們隨後可能把社會接受誤認為真相。

他們可能因為很多人接受某件事，就認為它是正確的。

他們可能因為很多人跟隨某件事，就認為它是安全的。

他們可能因為很少有人追問某件事，就認為追問它是錯誤的。

他們可能因為某件事沒有獲得認可、傳播範圍、地位或受歡迎程度，就認為它不重要。

人們也可能害怕與眾不同。

他們可能害怕與群體分開站立。

他們可能害怕無法融入。

他們可能害怕顯得錯誤。

他們可能害怕孤獨。

人們應當追問：

我跟隨是因為我理解了嗎？

還是因為別人都在跟隨？

我接受是因為證據支持它嗎？

還是因為它在社會上被接受？

我回避追問是因為我已經審視過它嗎？

還是因為追問它會讓我與別人分開站立？

跟隨不等於理解。

從眾不等於真相。

社會接受不是證據。

許可結構可能成為讓世界上的反覆問題繼續存在的最大機制之一。

“追問的許可”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當人們依賴社會認可來決定甚麼可以受到追問時，他們無法成為獨立思考者。

兒童、教育與失去追問的能力

兒童天生會提出問題。

兒童常常想知道為甚麼。

他們會問為甚麼事情會發生。

他們會問為甚麼人們會以某些方式行動。

他們會問為甚麼規則存在。

他們會問為甚麼成年人說一回事卻做另一回事。

他們提問，是因為他們正在努力理解。

但世界環境可能逐漸訓練兒童遠離追問。

兒童可能被教導保持安靜。

兒童可能被教導接受。

兒童可能被教導重複。

兒童可能被教導服從。

兒童可能被教導停止追問“為甚麼”。

兒童可能被教導追問是不禮貌的。

兒童可能被教導追問權威是錯誤的。

兒童可能被教導，正確答案比更好的問題更重要。

兒童可能被教導，獲得認可比理解更重要。

兒童甚至可能僅僅因為提出挑戰既有邊界的問題，就被貼上難管、擾亂秩序、有問題或惹麻煩的標籤。

教育往往對答案的獎勵多於對追問的獎勵。

教育往往對重複的獎勵多於對審視的獎勵。

教育往往對服從的獎勵多於對獨立思考的獎勵。

教育往往讓兒童準備好在世界環境中運轉，卻沒有教他們如何正確追問這個世界環境。

這就是為甚麼“追問的許可”對教育至關重要。

如果兒童失去追問的能力，他們可能在不瞭解是甚麼塑造世界環境的情況下繼承世界環境。

如果兒童沒有被教會如何安全而正確地追問，他們可能成為自己出生時已經存在的同樣反覆模式的產物。

人們應當追問：

兒童被教會如何追問了嗎？

還是只被教會如何回答？

兒童被教會如何審視了嗎？

還是只被教會如何重複？

兒童被教會如何從世界環境中學習了嗎？

還是被準備去在其中運轉？

兒童需要追問的許可，因為追問是通向看見、理解、學習和獨立思考的路徑之一。

為甚麼“追問的許可”很重要

“追問的許可”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如果人們感覺自己不被允許追問一個世界，他們就無法從這個世界中學習。

不可見的許可結構可能成為人們不再看見的心理邊界。

人們可能身體上是自由的，心智卻仍在自己繼承的邊界之內運作。

人們可能一生都在等待別人解決那些自己也在促成的問題。

他們可能等待領導者。

他們可能等待系統。

他們可能等待專家。

他們可能等待權威。

他們可能等待別人採取行動。

只要人類還在等待獨立思考的許可，就無法成為獨立思考者。

只要人們還在等待成為世界環境學習者的許可，人類就無法進步。

“來源與起源”追問某件事來自哪裡，以及是甚麼塑造了它。

證據標準追問證據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張。

“激勵與獲益”追問是甚麼在獎勵和保護行為。

“品格與一致性”追問行為是否一再與所提出的主張一致。

“追問的許可”追問：

是誰或是甚麼讓人們相信追問需要許可？

當人們追問時會發生甚麼？

當人們不追問時會發生甚麼？

當追問受到勸阻時，甚麼行為受到保護？

當人們等待追問的許可時，會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看見圍繞自己思考的那些不可見邊界。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委託式思考。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由恐懼造成的沉默。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從眾。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把社會認可識別為一種機制。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接受走向追問。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追問走向看見。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看見走向理解。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理解走向學習。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學習走向獨立思考。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世界環境的產物轉變為世界環境的學習者。

自我審查與內在許可

本部分前面的內容已經說明，人們可能開始感覺追問需要許可。

現在這一部分進入世界環境中正在運作的最大不可見機制之一。

人們往往在別人阻止自己之前，就先阻止自己追問。

他們審查自己。

他們讓自己沉默。

他們否定自己的觀察。
他們忽視矛盾。
他們回避困難的問題。
他們壓抑好奇心。
他們阻止自己說出來。
人們可能會想：
我不應該追問這個。
我不應該說那個。
我不應該問。
我應該別管這件事。
我不應該挑戰那個。
我不應該與別人分開站立。
人們可能逐漸成為自己學習的障礙。
人們應當追問：
我為甚麼在阻止自己？
我害怕甚麼？
是誰教會我害怕追問？
我正在想象甚麼後果？
我是在保護真相嗎？
還是在保護舒適、認可、歸屬感或依賴？
“追問的許可”教人們識別那些在學習尚未開始之前就阻止學習的內在障礙。

“追問的許可”也教人們追問許可本身。

不可見的許可結構

許可結構最終可能變得不可見。

人們可能不再意識到自己正在其中運作。

人們可能認為自己是自由思考者，卻仍在繼承的邊界內運轉。

人們可能認為自己正在追問，卻仍然只停留在被允許追問的範圍內。

人們可能認為自己獨立，卻仍在尋求別人的認可。

人們可能身體上自由，心理上卻受到限制。

並不是因為有人在身體上阻止他們，而是因為不可見的許可結構已經被正常化。

人們可能變得如此習慣於尋求許可，以至於不再意識到自己正在這樣做。

人們應當追問：

我被允許追問甚麼？

是誰決定了這些邊界？

我從未追問過甚麼？

我被教導不要追問甚麼？

甚麼東西讓我覺得追問起來不舒服？
如果我追問它，我害怕會發生甚麼？
不可見的許可結構可能成為人們不再看見的心理邊界。

群體行為與集體許可

人類是社會性學習者。
人們常常從其他人的行為中學習。
人們觀察群體。
人們模仿群體。
人們重複群體的做法。
人們跟隨群體。
人們為群體辯護。
人們尋求群體的接受。
因此，群體可以製造集體許可結構。
當別人追問時，人們可能覺得追問是安全的。
當別人保持沉默時，人們可能也保持沉默。
當別人跟隨時，人們可能也跟隨。
當別人重複時，人們可能也重複。
人們可能僅僅因為沒有其他人在追問，就回避追問。

集體行為可能變得比個人理解更強。

人們應當追問：

這個群體正在獎勵甚麼行為？

這個群體正在阻止或勸退甚麼行為？

這個群體正在正常化甚麼行為？

這個群體正在保護甚麼行為？

我是在獨立思考嗎？

還是在模仿群體的行為？

群體並不會自動產生理解。

群體也可能重新創造重複。

沉默、服從與參與

沉默是世界環境中最強的許可機制之一。

人們常常認為沉默甚麼也不意味著。

但沉默可以成為參與。

沉默可以成為保護。

沉默可以成為貢獻。

人們可能因為害怕後果而保持沉默。

人們可能因為依賴系統而保持沉默。

人們可能因為害怕與別人分開站立而保持沉默。

人們可能因為把沉默繼承為正常行為而保持沉默。

人們可能因為學會了服從會受到獎勵而保持沉默。

人們應當追問：

誰從沉默中獲益？

甚麼行為正在受到保護？

甚麼矛盾正在被允許繼續？

正在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人們必須理解，服從並不自動等於理解。

服從並不自動等於真相。

參與並不總是主動的。

人們只需要繼續那些自己從未審視過的行為，也可能作出貢獻。

許可結構可能成為讓世界上的反覆問題繼續存在的最大機制之一。

表面化、形象與社會接受

人們往往先學會管理形象，然後才學會發展理解。

人們可能很擅長讓自己看起來成功。

人們可能很擅長讓自己看起來快樂。

人們可能很擅長讓自己看起來知識豐富。
人們可能很擅長讓自己看起來重要。
人們可能很擅長讓自己看起來被接受。
社會環境可能獎勵呈現出來的形象。
人們可能模仿別人的言語。
人們可能模仿別人的行為。
人們可能模仿別人的外表。
人們可能模仿自己認為受歡迎的東西。
人們可能隱藏自己的真實感受。
人們可能呈現與現實不相符的生活。
人們可能保護形象而不是真相。
人們可能花很多年假裝快樂，同時隱藏自己實際的感受。
人們可能被困在維持一種自己已經認不出自己的形象之中。
人們應當追問：
我正在試圖保護甚麼？
我展示的是現實嗎？
還是一個形象？
我是在獨立思考嗎？
還是在模仿看起來成功的東西？
我是在從世界環境中學習嗎？

還是在學習如何融入其中？

表面化可以成為另一種阻止人們追問的機制。

人們可能害怕失去自己花多年建立的形象。

允許自己與眾不同

追問最大的不可見障礙之一，是害怕與眾不同。

人們可能害怕與別人分開站立。

人們可能害怕不同意見。

人們可能害怕顯得錯誤。

人們可能害怕被評判。

人們可能害怕孤獨。

人們可能害怕失去接受。

人們可能害怕失去歸屬感。

人們可能害怕成為局外人。

這可能製造巨大的從眾壓力。

人們最終可能學會認為，融入比理解更安全。

人們應當追問：

我是在努力理解嗎？

還是在努力融入？

我是在保護真相嗎？

還是在保護歸屬感？

我是在跟隨理解嗎？

還是在跟隨接受？

人類進步往往始於人們不再害怕與眾不同。

等待別人解決問題

人們常常等待別人去解決那些自己也正在促成的問題。

他們可能等待領導者。

他們可能等待系統。

他們可能等待專家。

他們可能等待權威。

他們可能等待別人採取行動。

但世界環境是由數百萬個個人貢獻共同重新創造的。

一個人教學。

一個人重複。

一個人執行。

一個人批准。

一個人保護。

一個人保持沉默。

一個人跟隨。

單獨來看，這些行為可能顯得很小。

合在一起，它們卻可以重新創造整個世界環境。

人們應當追問：

我正在促成甚麼？

我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

我正在重複甚麼行為？

我正在保護甚麼行為？

我正在把甚麼行為正常化？

只要人類還在等待別人去解決問題，就無法解決反覆出現的問題。

人類意識與追問的許可

當人們停止等待學習的許可時，人類意識就會進步。

人們常常在等待別人來教自己，而實際上已經站在存在著的
最大學習環境之中。

世界環境本身就是課程。

世界環境本身就是證據。

世界環境本身就是學習的機會。

世界環境本身就是教師。

人們不需要得到許可，才能從已經可見的事物中學習。

他們需要的是理解這些事物的工具。

人類常常等待得到許可之後，才從一個已經可見的世界中學習。

這就是為甚麼“追問的許可”很重要。

它移除那些阻止學習的不可見障礙。

追問的許可與人類進步

“追問的許可”是“通向人類進步的缺失路徑”的一部分。

只要人們等待追問的許可，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委託式思考取代獨立思考，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歸屬感變得比真相更強，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恐懼變得比理解更強，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社會接受控制行為，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表面化變成正常，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兒童失去追問的能力，並長成在學習之前仍不斷尋求許可的成年人，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在學習開始之前就阻止自己學習，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類還在等待獨立思考的許可，就無法成為獨立思考者。

只要人們還在等待成為世界環境學習者的許可，人類就無法進步。

“來源與起源”追問某件事來自哪裡，以及是甚麼塑造了它。

證據標準追問證據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張。

“激勵與獲益”追問是甚麼在獎勵和保護行為。

“品格與一致性”追問反覆出現的行為是否與所提出的主張一致。

“追問的許可”追問：

是誰或是甚麼在控制許可？

甚麼阻止人們追問？

當追問受到勸阻時，甚麼行為受到保護？

當人們等待許可時，會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當人們停止等待學習的許可時，會發生甚麼？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圍繞自己思考的不可見障礙。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自我審查。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群體行為。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由恐懼造成的沉默。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表面化。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接受走向追問。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追問走向看見。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看見走向理解。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理解走向學習。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學習走向獨立思考。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世界環境的產物轉變為世界環境的學習者。

第 6 部分 - 情緒影響

情緒影響究竟是甚麼

第 1 部分已經確立，人們必須學會看見世界環境，而不是僅僅成為世界環境的產物。

第 2 部分已經確立，人們必須審視證據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張。

第 3 部分已經確立，人們必須理解甚麼激勵正在獎勵、保護並重複行為。

第 4 部分已經確立，人們必須從反覆出現的行為已經向人類展示的東西中學習。

第 5 部分已經確立，人們必須理解為甚麼自己可能在學習開始之前就阻止自己追問。

第 6 部分現在進入“情緒影響”。

“情緒影響”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只有理解了情緒如何在理解形成之前塑造心智，人們才能正確理解人類行為、信念、信任、沉默、反應、重複或學習。

在人們成為完全獨立的思考者之前，他們首先是有情緒的人。

人們可能在理解之前就作出反應。

人們可能在審視之前就產生恐懼。

人們可能在追問之前就開始辯護。

人們可能在檢驗證據之前就形成信念。

人們可能在學習之前就選擇立場。

人們可能在理解是甚麼塑造了這種依附之前，就形成情緒依附。

這製造了人類進步最大的障礙之一。

情緒可以影響人們接受甚麼。

情緒可以影響人們拒絕甚麼。

情緒可以影響人們信任誰。

情緒可以影響人們害怕甚麼。

情緒可以影響人們為誰或為甚麼辯護。

情緒可以影響人們回避甚麼。

情緒可以影響人們對甚麼保持沉默。

情緒可以影響人們重複甚麼。

情緒可以影響人們拒絕追問甚麼。

“情緒影響”教人們追問：

甚麼情緒正在被激活？

正在製造甚麼反應？

甚麼恐懼正在被觸發？

甚麼憤怒正在被利用？

甚麼依附正在受到保護？

甚麼信念正在被辯護？

這種情緒正在製造甚麼行為？

這種情緒反應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情緒影響”並不是要從人類身上移除情緒。

它是要學習情緒如何在理解形成之前塑造人類。

情緒不是敵人

情緒不是敵人。

情緒是作為人的一部分。

情緒可以表明某件事很重要。

情緒可以提醒人們危險。

情緒可以揭示受傷。

情緒可以揭示關懷。

情緒可以揭示恐懼。

情緒可以揭示依附。

情緒可以揭示人們重視甚麼。

但情緒並不自動等於真相。

恐懼並不自動等於真相。

憤怒並不自動等於真相。

憤慨並不自動等於真相。

興奮並不自動等於真相。

悲傷並不自動等於真相。

快樂並不自動等於真相。

緊迫感並不自動等於真相。

自信並不自動等於真相。

人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某種東西，卻仍然誤解正在呈現的內容。

人們可以感覺非常確定，卻仍然是錯的。

人們可以感到害怕，卻仍然不瞭解是甚麼製造了這種恐懼。

人們可以感到憤怒，卻仍然不瞭解憤怒之下的機制。

人們應當追問：

我正在感受甚麼？

我為甚麼有這種感受？

是甚麼製造了這種情緒？

甚麼證據支持我正在感受到的東西？

這種情緒正在把我推向甚麼行為？

這種情緒正在幫助我理解嗎？

還是正在阻止我學習？

情緒應當受到追問，而不是被盲目服從。

情緒化呈現不是證據

情緒化呈現不是證據。

一個人聽起來善良，並不是證據。

一個人聽起來充滿熱情，並不是證據。

一個人聽起來憤怒，並不是證據。

一個人聽起來真誠，並不是證據。

一個人聽起來自信，並不是證據。

一個人聽起來平靜，並不是證據。

一個人聽起來關心別人，並不是證據。

一個人擁有頭銜，並不是證據。

一個人被稱為專家，並不是證據。

人們可能在審視證據是否支持主張之前，就先受到情緒化呈現的影響。

一個人可以輕聲說話，卻仍然誤導。

一個人可以聽起來善良，卻仍然欺騙。

一個人可以聽起來充滿熱情，卻仍然是錯的。

一個人可以聽起來憤怒，卻仍然在操縱。

一個人可以聽起來真誠，卻仍然是在表演。

一個人可以聽起來自信，卻仍然缺乏證據。

一個人可以利用頭銜，在真相受到審視之前先製造信任。

人們應當追問：

我是在信任證據嗎？

還是在信任呈現？

我聽到的是真相嗎？

還是在對情緒作出反應？

我看到的是證據嗎？

還是我正在受到情緒影響而被推動去接受？

這與證據標準直接相連。

證據標準追問證據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張。

“情緒影響”追問情緒是否被用來讓人們在證據受到審視之前就接受某件事。

情緒表演與虛假的品格形象

情緒表演隨著時間可以製造一種虛假的品格形象。

一個人可以反覆表演善良。

一個人可以反覆表演真誠。

一個人可以反覆表演自信。

一個人可以反覆表演平靜。

一個人可以反覆表演關切。

一個人可以反覆表演權威。

一個人可以反覆表演專業能力。

隨著時間，反覆的情緒表演可以製造一種公眾形象，而人們可能把它誤認為品格。

這與“品格與一致性”直接相連。

品格並不是一個人在情緒上表演出來的東西。

品格是行為隨著時間反覆呈現出來的東西。

人們應當追問：

甚麼行為支持這種情緒化呈現？

甚麼一致性支持這種形象？

甚麼證據支持這種信任？

甚麼激勵可能正在塑造這種表演？

當這種情緒形象受到追問時，會發生甚麼？

情緒表演必須受到追問，因為虛假的品格形象可能讓人們在審視之前就產生信任。

理解之前的反應

人類學習最大的局限之一，是人們常常在理解之前就作出反應。

反應可能發生得很快。

理解需要付出努力。

反應可能是即時的。

理解需要追問。

反應可能讓人感覺確定無疑。
理解則需要審視。
反應可能讓人以為自己已經知道。
理解要求人們慢下來並學習。
人們可能看見某件事後立刻憤怒。
他們可能聽到某件事後立刻恐懼。
他們可能讀到某件事後立刻選擇立場。
他們可能看到某件事後立刻為某個立場辯護。
他們可能經歷某件事後立刻接受一個結論。
但反應不等於理解。
人們應當追問：
我是在作出反應嗎？
還是在學習？
我是在辯護嗎？
還是在審視？
我是在選擇一邊嗎？
還是在努力理解？
我是在被情緒推動嗎？
還是在清楚地看見？
終點不是反應。
終點是理解。

恐懼作為一種情緒機制

恐懼是世界環境中正在運作的最強情緒機制之一。

恐懼可以阻止追問。

恐懼可以阻止發聲。

恐懼可以阻止揭露。

恐懼可以阻止學習。

恐懼可以阻止真相。

恐懼可以阻止獨立思考。

恐懼可以製造服從。

恐懼可以製造沉默。

恐懼可以製造順從。

恐懼可以製造重複。

人們可能害怕權威。

人們可能害怕系統。

人們可能害怕失去金錢。

人們可能害怕失去工作。

人們可能害怕失去歸屬感。

人們可能害怕失去贊同。

人們可能害怕自己是錯的。

人們可能害怕孤獨。

人們可能害怕與別人分開站立。

恐懼可能變得比追問更強。

恐懼可能變得比證據更強。

恐懼可能變得比一致性更強。

恐懼可能變得比真相更強。

人們應當追問：

甚麼恐懼正在發揮作用？

誰從這種恐懼中獲益？

這種恐懼正在製造甚麼行為？

這種恐懼正在阻止我追問甚麼？

這種恐懼正在阻止我學習甚麼？

這種恐懼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恐懼不應自動控制行為。

恐懼應當受到追問。

憤怒、憤慨與情緒俘獲

憤怒可以揭示某件事很重要。

但憤怒也可以阻止學習。

憤慨可能讓人感覺有力量，同時卻阻止理解。

人們可能被憤怒在情緒上俘獲。

他們可能在審視之前就攻擊。

他們可能在理解之前就責怪。

他們可能在追問之前就重複。

他們可能在學習之前就辯護。

他們可能被困在情緒反應之中。

憤怒也可能被敘事、系統、群體、媒體和社會環境利用，使人們持續作出反應，而不是理解。

人們也可能把憤怒誤認為真相。

他們可能因為一個人聽起來憤怒就相信這個人。

他們可能因為一個人顯得有激情就相信這個人。

他們可能因為一個人帶著強烈情緒說話就相信這個人。

但憤怒不是證據。

激情不是證據。

情緒力量不是證據。

人們應當追問：

這種憤怒正在顯示甚麼？

這種憤怒正在隱藏甚麼？

這種憤怒正在推動我做甚麼？

誰從這種憤怒中獲益？

這種憤慨正在製造甚麼行為？

這種憤怒正在幫助我學習嗎？

還是把我困在反應之中？

憤怒不能成為學習的終點。

憤怒必須成為人們能夠從中學習的東西。

被製造的信任與情緒欺騙

信任可以通過情緒被製造出來。

人們可能在證據受到審視之前，就被影響去產生信任。

他們可能因為一個人顯得善良而信任這個人。

他們可能因為一個人顯得平靜而信任這個人。

他們可能因為一個人顯得真誠而信任這個人。

他們可能因為一個人顯得自信而信任這個人。

他們可能因為一個人顯得關心別人而信任這個人。

他們可能因為一個人顯得專業而信任這個人。

他們可能因為一個人使用頭銜而信任這個人。

他們可能因為一個人被呈現為專家而信任這個人。

他們可能因為一個人講述了一個情緒化故事而信任這個人。

但外表不是證據。

善良不是證據。

平靜不是證據。
真誠不是證據。
自信不是證據。
專業外表不是證據。
專家身份不是證據。
一個情緒化故事本身不是證據。
人們可能被情緒表演所欺騙。
一個人可以表演善良。
一個人可以表演真誠。
一個人可以表演自信。
一個人可以表演關切。
一個人可以表演權威。
一個人可以表演專業能力。
人們應當追問：
甚麼證據支持這種信任？
甚麼行為支持這種信任？
甚麼一致性支持這種信任？
甚麼激勵可能正在塑造這種呈現？
我是在被幫助去理解嗎？
還是被情緒推動去相信？
被製造的信任必須受到追問，因為情緒欺騙可以讓人們在證據受到審視之前就形成信念。

對信念的情緒依附

人們可能在情緒上依附於信念。

他們可能依附於敘事。

他們可能依附於群體。

他們可能依附於身份。

他們可能依附於系統。

他們可能依附於權威。

他們可能依附於謊言。

他們可能依附於自己繼承的東西。

一旦形成情緒依附，追問就可能被感覺成攻擊。

追問信念可能感覺像是在追問這個人本身。

追問群體可能感覺像背叛。

追問系統可能感覺像危險。

追問敘事可能感覺像失去。

這會阻止人們學習。

人們可能為自己從未審視過的信念辯護，因為這些信念已經成為他們認為自己是誰的一部分。

人們應當追問：

我是在為真相辯護嗎？

還是在為依附辯護？

我是在保護證據嗎？

還是在保護身份？

我是在審視這一點嗎？

還是在情緒上保護它？

如果這個信念是錯的，會發生甚麼？

如果我追問它，我會失去甚麼？

情緒依附可能成為獨立思考最大的障礙之一。

社會環境與情緒影響

現代環境可能不斷激活情緒。

人們被展示恐懼。

人們被展示憤慨。

人們被展示衝突。

人們被展示比較。

人們被展示受歡迎程度。

人們被展示地位。

人們被展示羨慕。

人們被展示嫉妒。

人們被展示緊迫感。

人們被展示表面化。

這些情緒環境可以塑造行為。

它們可以讓人們作出反應。

它們可以讓人們比較。

它們可以讓人們模仿。

它們可以讓人們辯護。

它們可以讓人們覺得自己不夠好。

它們可以讓人們尋求認可。

它們可以讓人們害怕被排斥。

它們可以讓人們把可見度誤認為重要性。

它們也可以讓人們把情緒表演與真相混淆。

人們應當追問：

這個環境正在製造甚麼情緒？

這個環境正在獎勵甚麼行為？

正在鼓勵甚麼比較？

正在產生甚麼反應？

甚麼情緒化呈現正在被信任？

甚麼理解正在被阻止？

社會環境可以成為情緒課堂。

但如果人們沒有被教會如何追問情緒影響，這些課堂就可能教給人們反應，而不是理解。

教育、兒童與情緒影響

教育也必須教兒童追問情緒影響。

兒童需要的並不只是信息。

兒童需要理解自己的心智可能如何被塑造。

他們需要理解情緒如何影響信任、恐懼、信念、反應、沉默、歸屬感和行為。

兒童可能被弄得恐懼。

兒童可能被弄得憤怒。

兒童可能被弄得羞恥。

兒童可能被弄得尷尬。

兒童可能被弄得覺得自己被排斥。

兒童可能被弄得認為自己因為追問而是錯的。

兒童可能學會保持沉默，因為情緒已經教會他們，追問會製造不適。

兒童也可能學會信任情緒化呈現。

他們可能因為某個人聽起來善良而相信這個人。

他們可能因為某個人聽起來自信而相信這個人。

他們可能因為某個人聽起來充滿熱情而相信這個人。

他們可能因為某個人擁有頭銜而相信這個人。

他們可能因為某個人被呈現為專家而相信這個人。

這裡並不是要從兒童身上移除情緒。

這裡是要幫助兒童理解情緒。

兒童應當學會，一個人顯得善良、憤怒、自信、真誠、專業或具有權威，並不會取消追問證據、行為、一致性和激勵的必要性。

人們應當追問：

兒童是否被教會情緒如何塑造行為？

兒童是否被教會恐懼如何阻止追問？

兒童是否被教會憤怒如何阻止學習？

兒童是否被教會歸屬感如何塑造信念？

兒童是否被教會羞恥如何製造沉默？

兒童是否被教會情緒化呈現如何在證據受到審視之前製造信任？

兒童是否被教會如何安全地追問情緒影響？

如果兒童沒有被教會如何追問情緒影響，他們就可能成為自己並不理解的情緒環境的產物。

為甚麼“情緒影響”很重要

“情緒影響”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如果情緒一再凌駕於理解之上，人類就無法正確地從世界環境中學習。

“來源與起源”追問某件事來自哪裡，以及是甚麼塑造了它。

證據標準追問證據是否支持正在提出的主張。

“激勵與獲益”追問是甚麼在獎勵和保護行為。

“品格與一致性”追問反覆出現的行為是否與所提出的主張一致。

“追問的許可”追問是誰或是甚麼在控制許可。

“情緒影響”追問：

甚麼情緒正在塑造這一點？

正在製造甚麼反應？

正在利用甚麼恐懼？

正在利用甚麼憤怒？

正在製造甚麼信任？

正在保護甚麼依附？

這種情緒正在製造甚麼行為？

這種情緒正在阻止甚麼理解？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情緒影響。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反應。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情緒依附。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被製造的信任。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情緒欺騙。
這就是人們如何開始識別由恐懼造成的行為。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反應走向追問。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追問走向看見。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看見走向理解。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理解走向學習。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學習走向獨立思考。
這就是人們如何從情緒環境的產物轉變為世界環境的學習者。

跨時間的情緒影響

本部分前面的內容已經說明，情緒不是敵人，但情緒並不自動等於真相。
它也說明瞭情緒化呈現不是證據，信任可以在證據受到審視之前通過情緒被製造出來，而反覆的情緒表演可以隨著時間製造出虛假的品格形象。

現在這一部分進入“情緒影響”如何隨著時間發揮作用。

情緒影響並不只發生在某一個時刻。

它可以被重複。

它可以被正常化。

它可以被繼承。

它可以成為世界環境的一部分。

人們可能一再在理解之前就作出反應。

他們可能一再在審視之前就產生恐懼。

他們可能一再在追問之前就開始辯護。

他們可能一再在檢驗證據之前就保護信念。

他們可能一再在學習之前就跟隨情緒。

他們可能一再在審視證據之前就信任呈現。

隨著時間，情緒反應可以變成模式。

情緒模式可以變成行為。

行為可以幫助重新創造世界環境。

人們應當追問：

甚麼情緒反應隨著時間被一再重複？

甚麼恐懼被一再重複？

甚麼憤怒被一再重複？

甚麼依附一直受到保護？

甚麼情緒化呈現一再獲得信任？
甚麼情緒表演一再製造信任？
甚麼情緒模式不斷出現？
這種情緒一再製造了甚麼行為？
這種情緒模式幫助重新創造了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跨時間的“情緒影響”幫助人們看見，反應並不總是孤立的。
它們可以變成反覆出現的人類行為。

情緒條件塑造

人們可能受到世界環境的情緒條件塑造。
他們可能被塑造成害怕某些問題。
他們可能被塑造成因追問而感到羞恥。
他們可能被塑造成因與別人分開站立而感到內疚。
他們可能被塑造成在理解之前先憤怒。
他們可能被塑造成在審視之前先忠誠。
他們可能被塑造成當信念受到追問時感到受威脅。
他們可能被塑造成在從眾時感到安全。
他們也可能被塑造成信任情緒化呈現。
他們可能學會信任自信。

他們可能學會信任激情。
他們可能學會信任溫和。
他們可能學會信任善良。
他們可能學會信任頭銜。
他們可能學會信任專家式呈現。
他們可能學會信任情緒化故事。
他們可能學會信任那些顯得真誠的人。
這種情緒條件塑造可能從生命早期就開始。
兒童可以學會甚麼會帶來贊同。
兒童可以學會甚麼會帶來拒絕。
兒童可以學會甚麼會帶來尷尬。
兒童可以學會甚麼會帶來懲罰。
兒童可以學會甚麼會帶來歸屬感。
兒童可以學會甚麼樣的情緒化呈現會獲得信任。
兒童隨後可能長成攜帶著自己從未追問過的情緒模式的成年人。
人們應當追問：
我繼承了甚麼情緒反應？
甚麼情緒反應是別人教給我的？
甚麼情緒反應受到獎勵？
甚麼情緒反應受到懲罰？
我被教會信任甚麼樣的情緒化呈現？

甚麼主題會讓我在情緒上進入防禦狀態？

甚麼問題讓我不舒服？

甚麼情緒阻止我正確審視？

情緒條件塑造可能成為塑造人類行為的隱藏機制之一。

恐懼、權威與服從

恐懼可能與權威形成強烈聯繫。

人們可能害怕追問權威。

人們可能害怕挑戰系統。

人們可能害怕不同意教師。

人們可能害怕追問政府。

人們可能害怕追問媒體。

人們可能害怕追問專家。

人們可能害怕追問雇主。

人們可能害怕後果。

於是，恐懼可能在理解形成之前就製造服從。

人們可能因為理解而服從。

但人們也可能因為害怕不服從會發生甚麼而服從。

人們應當追問：

我服從是因為我理解了嗎？

還是因為我害怕？

我接受是因為證據支持它嗎？

還是因為權威製造了恐懼？

我保持沉默是因為我同意嗎？

還是因為我害怕後果？

由恐懼造成的服從可以讓世界上的反覆問題繼續存在，因為人們可能在真相受到審視之前就停止追問。

情緒依附與身份

人們可能在情緒上依附於自己認為自己是誰。

他們可能依附於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群體。

自己的角色。

自己的地位。

自己的信念。

自己的觀點。

自己的歷史。

自己的形象。

自己的聲譽。

自己的權威。

自己的系統。

當身份在情緒上與信念綁定時，追問就可能被感覺成針對個人。

一個問題可能感覺像攻擊。

證據可能感覺像威脅。

矛盾可能感覺像羞辱。

糾正可能感覺像拒絕。

學習可能感覺像失去。

人們隨後可能為身份辯護，而不是尋求真相。

人們應當追問：

我的哪一部分感覺受到了威脅？

我正在保護甚麼身份？

甚麼信念讓我覺得痛苦到難以追問？

如果我改變自己的理解，我會失去甚麼？

我是在保護真相嗎？

還是在保護我認為自己是誰？

人類進步要求人們有能力學習，而不把每一次挑戰都當作對個人的毀滅。

情緒操縱與呈現

情緒可以被用來塑造信息如何被接收。

信息可以帶著恐懼被呈現。

它可以帶著緊迫感被呈現。

它可以帶著憤慨被呈現。

它可以帶著同情被呈現。

它可以帶著羞恥被呈現。

它可以帶著內疚被呈現。

它可以帶著自豪被呈現。

它可以帶著歸屬感被呈現。

它可以帶著威脅被呈現。

它可以帶著善意被呈現。

它可以帶著平靜被呈現。

它可以帶著真誠被呈現。

它可以帶著自信被呈現。

它可以通過專家身份被呈現。

它可以通過專業地位被呈現。

這種呈現可以在證據受到審視之前就影響人們。

人們可能因為害怕而接受。

他們可能因為憤怒而重複。

他們可能因為忠誠感而辯護。

他們可能因為感到內疚而順從。
他們可能因為感到羞愧而保持沉默。
他們可能因為某個人聽起來善良而信任。
他們可能因為某個人聽起來真誠而信任。
他們可能因為某個人聽起來自信而信任。
他們可能因為某個人聽起來平靜而信任。
他們可能因為某個人聽起來專業而信任。
他們可能因為某個人被呈現為專家而信任。

人們應當追問：

這些信息附帶著甚麼情緒？

情緒是在被用來幫助理解嗎？

還是情緒正在被用來阻止追問？

證據被展示出來了嗎？

還是情緒壓力正在被用來替代證據？

信任是通過證據贏得的嗎？

還是信任正在通過呈現被製造出來？

這與證據標準直接相連。

恐懼不是證據。

憤慨不是證據。

緊迫感不是證據。

情緒壓力不是證據。

善意不是證據。
真誠不是證據。
自信不是證據。
專家式呈現不是證據。

情緒故事與被製造的信念

故事可以製造情緒性的信念。
一個故事可以讓人們產生同情。
一個故事可以讓人們產生憤怒。
一個故事可以讓人們產生恐懼。
一個故事可以讓人們產生忠誠感。
一個故事可以讓人們產生內疚感。
一個故事可以讓人們產生責任感。
一個故事可以讓人們選擇立場。
一個故事可以讓人們在審視之前就接受。
故事可以是真實的。
故事也可以被選擇。
故事可以被塑造。
故事可以被表演。
故事可以被重複。
故事可以被用來引導情緒反應。

人們應當追問：

這個故事正在製造甚麼情緒？

甚麼證據支持這個故事？

缺少甚麼證據？

甚麼視角正在被選擇？

這個故事正在製造甚麼行為？

誰會從人們相信這個故事中獲益？

這個故事是在幫助人們理解嗎？

還是這個故事正在通過情緒引導人們？

情緒化故事必須受到追問，因為它們可以讓人們在審視之前先產生感受。

情緒、敘事與選擇立場

“情緒影響”也與敘事相連。

人們可能在情緒上被拉入故事之中。

他們可能被鼓勵選擇立場。

他們可能被鼓勵為一個群體辯護並攻擊另一個群體。

他們可能在理解機制之前就被鼓勵去看英雄和惡人。

他們可能在證據受到審視之前就被鼓勵作出情緒反應。

當敘事與情緒相連時，它可能變得非常強大。

人們可能為敘事辯護，因為它給他們歸屬感。
他們可能為它辯護，因為它給他們身份認同。
他們可能為它辯護，因為它給他們確定感。
他們可能為它辯護，因為它給他們一個敵人。
但選擇一方並不等於理解。

人們應當追問：

我正在被拉入甚麼故事？

這個故事正在製造甚麼情緒？

誰會從人們選擇立場中獲益？

甚麼證據正在被忽視？

甚麼機制正在被隱藏？

甚麼理解正在被阻止？

如果情緒讓人們困在敘事之中，而不是幫助他們從世界環境中學習，人類就無法進步。

情緒影響、沉默與自我保護

情緒可以製造沉默。

人們可能因為害怕而保持沉默。

他們可能因為感到羞愧而保持沉默。

他們可能因為感到尷尬而保持沉默。

他們可能因為感到內疚而保持沉默。
他們可能因為害怕被拒絕而保持沉默。
他們可能因為害怕自己是錯的而保持沉默。
他們可能因為害怕獨自站出來而保持沉默。
沉默隨後可以保護重複。
沉默可以保護系統。
沉默可以保護敘事。
沉默可以保護依賴。
沉默可以保護錯誤行為。
沉默可以保護世界環境繼續存在。
人們應當追問：
是甚麼情緒製造了這種沉默？
這種沉默正在保護甚麼？
如果沉默結束，會發生甚麼？
情緒正在阻止人們說出甚麼真相？
沉默正在幫助甚麼反覆模式繼續？
由情緒造成的沉默可以成為一種強有力的參與形式。

教育、兒童與情緒安全

兒童需要情緒上的安全，才能正確追問。

如果兒童因為追問而被嚇到，他們可能停止追問。

如果兒童因為追問而被羞辱，他們可能停止追問。

如果兒童因為追問而被嘲笑，他們可能停止追問。

如果兒童因為追問而被貼上“難相處”的標籤，他們可能停止追問。

如果兒童因為追問而被當成麻煩製造者，他們可能停止追問。

如果兒童因為追問而在情緒上受到懲罰，他們可能學會認為沉默比理解更安全。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追問是進入學習的路徑之一。

兒童需要學習，問題可以被安全地審視。

他們需要學習，情緒可以被理解。

他們需要學習，不舒服並不自動意味著一個問題是錯的。

他們需要學習，恐懼並不自動意味著他們應該停下來。

他們需要學習，憤怒並不自動意味著他們已經理解。

他們還需要學習，情緒化呈現可能造成誤導。

他們需要學習，善意並不自動等於證據。

他們需要學習，自信並不自動等於證據。

他們需要學習，真誠並不自動等於證據。

他們需要學習，專家式呈現並不自動等於證據。

兒童應當學習，一個人看起來善良、憤怒、自信、真誠、專業或具有權威，並不會取消追問證據、行為、一致性和激勵的必要性。

人們應當追問：

兒童在情緒上是否能夠安全地追問？

兒童是否正在被教會理解情緒反應？

兒童是否正在被教會問題是學習的一部分？

兒童是否正在被教會不舒服的感受可以受到審視？

兒童是否正在被教會情緒如何塑造信念、沉默和行為？

兒童是否正在被教會情緒化呈現如何在證據受到審視之前製造信任？

如果兒童在情緒上被訓練得遠離追問，教育就無法得到正確改善。

情緒影響與人類意識

當人們學會理解情緒，而不是被情緒控制時，人類意識就會進步。

這並不意味著人類變得沒有情緒。

它意味著情緒成為學習的一部分。

恐懼成為需要追問的事物。

憤怒成為需要理解的事物。

依附成為需要審視的事物。

羞恥成為需要識別的事物。

沉默成為需要從中學習的事物。

反應成為需要超越的事物。

情緒化呈現成為需要追問的事物。

被製造的信任成為需要審視的事物。

情緒故事成為需要檢驗的事物。

人們不需要摧毀情緒。

他們需要理解情緒影響。

世界環境不斷展示情緒影響。

它展示恐懼。

它展示憤怒。

它展示憤慨。

它展示歸屬感。

它展示羞恥。
它展示比較。
它展示依附。
它展示沉默。
它展示反應。
它展示情緒表演。
它展示被製造的信任。
它展示情緒欺騙。

人們應當追問：

正在展示甚麼情緒影響？

甚麼情緒化呈現正在被信任？

人類可以從中學到甚麼？

情緒正在製造甚麼行為？

情緒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當情緒影響變得可見時，行為就變得可見。

當行為變得可見時，理解就成為可能。

當理解成為可能時，學習就能夠推進。

情緒影響與人類進步

“情緒影響”是“通往人類進步的缺失路徑”的一部分。

只要情緒反覆壓過理解，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恐懼阻止追問，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憤怒取代學習，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憤慨取代審視，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情緒依附保護繼承來的信念，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羞恥製造沉默，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情緒壓力取代證據，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情緒化呈現在證據受到審視之前製造信任，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情緒故事在理解形成之前製造信念，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兒童在情緒上被訓練得遠離追問，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對世界環境作出反應，而不是從中學習，人類就無法進步。

“來源與起源”追問某件事來自哪裡，以及是甚麼塑造了它。

“證據標準” 追問證據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張。

“激勵與獲益” 追問甚麼在獎勵和保護行為。

“品格與一致性” 追問反覆出現的行為是否與所提出的主張一致。

“追問的許可” 追問是誰或甚麼在控制許可。

“情緒影響” 追問：

是甚麼情緒在塑造這一點？

正在製造甚麼反應？

正在利用甚麼恐懼？

正在保護甚麼依附？

正在產生甚麼沉默？

甚麼情緒化呈現正在被信任？

甚麼信任正在被製造？

正在使用甚麼情緒故事？

這種情緒正在製造甚麼行為？

這種情緒正在阻止甚麼理解？

這種情緒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人們由此開始識別情緒影響。

人們由此開始識別情緒條件塑造。

人們由此開始識別情緒操縱。
人們由此開始識別情緒化呈現。
人們由此開始識別被製造的信任。
人們由此開始識別情緒故事。
人們由此開始識別由情緒造成的沉默。
人們由此從反應走向追問。
人們由此從追問走向看見。
人們由此從看見走向理解。
人們由此從理解走向學習。
人們由此從學習走向獨立思考。
人們由此從成為情緒環境的產物，走向成為世界環境的學習者。

第 7 部分 - 敘事與現實的對照

敘事與現實的對照究竟是甚麼

第 1 部分確立了，人們必須從世界環境中學習，而不是僅僅成為世界環境的產物。

第 2 部分確立了，人們必須審視證據是否支持正在被主張、重複、保護、呈現或執行的內容。

第 3 部分確立了，人類之所以反覆重新創造同一個世界，是因為激勵反覆獎勵人們重新創造它。

第 4 部分確立了，反覆出現的行為往往比言語揭示得更多。

第 5 部分確立了，人們往往在學習甚至開始之前就被阻止追問。

第 6 部分確立了，在理解形成之前，情緒可以塑造信任、信念、恐懼、反應、沉默和行為。

第 7 部分現在進入“敘事與現實的對照”。

“敘事與現實的對照”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們被展示敘事，卻沒有被正確教會如何審視現實。

人們出生在敘事之中。

人們被教授敘事。

人們被展示敘事。

人們繼承敘事。

人們為敘事辯護。
人們在情緒上依附於敘事。
人們最終可能把敘事誤認為現實本身。
敘事是塑造人類最大的機制之一。
敘事並不自動等於現實。
敘事是一個故事。
敘事是一種解釋。
敘事是事件的一種版本。
敘事是一種人們被鼓勵接受的框架。
敘事可以是真實的。
敘事可以部分真實。
敘事可以不完整。
敘事可以被操縱。
敘事可以被選擇。
敘事可以被製造。
敘事可以被保護。
敘事可以被繼承。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正在被展示甚麼故事？
是誰創造了這個故事？
誰在重複這個故事？

誰在保護這個故事？

誰會從這個故事被相信中獲益？

甚麼證據支持這個故事？

甚麼現實支持這個故事？

甚麼被遺漏了？

甚麼被添加了？

甚麼正在被隱藏？

“敘事與現實的對照”教人們把正在被呈現的東西與實際正在被展示的東西區分開來。

現實獨立存在

現實獨立於人們對它的看法而存在。

現實不需要同意。

現實不需要受歡迎。

現實不需要頭銜。

現實不需要權威。

現實不需要情緒。

現實不需要重複。

無論人們是否意識到它，現實都繼續存在。

人們可以否認現實。

人們可以忽視現實。

人們可以在情緒上拒絕現實。

人們可以為敘事辯護，以對抗現實。

人們可以集體回避現實。

但現實繼續存在。

這是人類必須學習的最大課程之一。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是在從現實中學習嗎？

還是在為一個敘事辯護？

我是在看見正在被展示的東西嗎？

還是在保護我繼承來的東西？

我是在從世界環境中學習嗎？

還是在從關於世界環境的故事中學習？

人類可以生活在敘事之中

人類學習最大的局限之一，是人們可以終其一生生活在從未獨立審視過的敘事之中。

人們可以繼承故事。

人們可以繼承頭銜。

人們可以繼承系統。

人們可以繼承權威。

人們可以繼承信念。

人們可以繼承解釋。

人們可以繼承恐懼。

人們可以繼承行為。

人們可以繼承反覆模式。

人們最終可能在不瞭解它們最初來自哪裡的情況下，為所有這些東西辯護。

於是，人們可能把繼承來的敘事誤認為現實本身。

如果沒有追問，人們可能終其一生都在為那些被創造出來讓他們繼承的東西辯護。

人類正在教育人類

人類在很大程度上由人類自己來教育。

人們創造系統。

人們創造敘事。

人們創造故事。

人們創造頭銜。

人們創造角色。

人們創造解釋。

然後，人們把前幾代人創造的東西教給未來世代。

未來世代隨後可能把繼承來的敘事誤認為現實本身。

人們可能繼承前幾代人接受的東西，卻從未獨立審視它。

這是同一個世界不斷重複的最大原因之一。

人類可以創造敘事、繼承敘事、為敘事辯護，然後把這些敘事誤認為現實本身。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最初是誰創造了這個？

是誰把它傳了下來？

誰仍然在教授它？

誰仍然在保護它？

誰仍然從中獲益？

甚麼現實支持它？

只要人類在學會如何追問敘事之前就不斷繼承敘事，人類就無法正確進步。

被創造的故事、被創造的頭銜與被創造的權威

敘事不會自己出現。

是人創造它們。

故事可以被創造。

頭銜可以被創造。

權威可以被創造。

職位可以被創造。

角色可以被創造。

系統可以被創造。

信念可以被創造。

敘事隨後可以附著在所有這些事物之上。

人們隨後可以繼承它們。

人們可以重複它們。

人們可以為它們辯護。

人們可以在情緒上依附於它們。

未來世代最終可能把它們當作現實繼承下來。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是誰創造了這個頭銜？

是誰創造了這個權威？

是誰創造了這個角色？

是誰創造了這個故事？

是誰賦予它正當性？

誰在保護它？

誰會從它繼續存在中獲益？

甚麼現實支持它？

一個頭銜存在，並不自動等於現實。

權威存在，並不自動等於現實。

一個角色存在，並不自動等於現實。

一個故事存在，並不自動等於現實。

一個系統存在，並不自動等於現實。
現實必須始終獨立於敘事本身受到審視。

金錢、重複與敘事強化

當金錢介入時，敘事可能變得極其強大。

人們可以被付錢去創造敘事。

人們可以被付錢去重複敘事。

人們可以被付錢去教授敘事。

人們可以被付錢去執行敘事。

人們可以被付錢去保護敘事。

人們可以被付錢去書寫敘事。

人們可以被付錢去傳播敘事。

人們可以被付錢去為敘事辯護。

未來世代隨後可能繼承反覆出現的敘事。

這並不自動意味著每一個敘事都是虛假的。

它意味著這個機制必須受到追問。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誰在資助這個敘事？

誰在重複它？

誰在教授它？

誰在保護它？

誰在從中獲益？

如果它受到挑戰，會發生甚麼？

如果它被揭露，會發生甚麼？

甚麼現實支持它？

敘事最終可能被正常化到這樣一種程度：人們不再意識到它們是敘事。

信念系統與繼承來的接受

人們可能被鼓勵去相信自己無法獨立審視的事物。

然後，他們可能為這些信念辯護。

他們可能在情緒上依附於這些信念。

他們可能重複這些信念。

他們可能把這些信念傳給未來世代。

未來世代隨後可能繼承這些信念，卻從未獨立審視其“來源與起源”。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是誰創造了這個信念？

誰會從這個信念中獲益？

甚麼證據支持這個信念？

甚麼現實支持這個信念？

當它受到追問時會發生甚麼？

如果人們不再相信它，會發生甚麼？

信念本身並不是現實。

現實必須始終受到獨立審視。

世界環境不斷向人類展示敘事如何運作

世界環境不斷向人類展示敘事如何運作。

只是人們沒有被正確教會如何從正在被展示的東西中學習。

世界是真正的學校。

人類不斷被展示：

重複。

保護。

頭銜。

權威。

歸屬。

恐懼。

依賴。

沉默。

激勵。

情緒。

表演。

敘事。

人們往往對這些機製作反應，而不是從中學習。

問題並不是沒有任何東西可見。

問題在於，人們沒有被正確教會如何對可見之物進行追問、看見、理解並從中學習。

敘事可以變得比現實更強

人類面臨的最大危險之一，是敘事可能變得比現實本身更強。

現實可以是可見的。

現實可以被記錄。

現實可以被反覆展示。

現實可以揭示矛盾。

現實可以揭示反覆模式。

現實可以揭示人類行為。

但人們仍然可能轉而為敘事辯護。

人們可以拒絕正在被展示的東西。

人們可以保護自己繼承來的東西。
人們可以在情緒上依附於故事。
人們可以為系統辯護。
人們可以為權威辯護。
人們可以為反覆出現的解釋辯護。
人們可以為自己所依賴的東西辯護。
人們可以為讓自己感到安全的東西辯護。
人們可以為所有其他人都在辯護的東西辯護。
即使現實反覆展示出不同的東西，人們仍然可以為敘事辯護。

敘事可以成為世界環境本身

一個敘事存在得越久，它就越可能變得正常。
它變得越正常，就越少受到追問。
它受到的追問越少，就越受保護。
它越受保護，未來世代就越會繼承它。
最終，敘事可能成為世界環境本身的一部分。
兒童可以繼承它。
成年人可以繼承它。

教師可以繼承它。

系統可以繼承它。

機構可以繼承它。

社會可以繼承它。

人們最終可能忘記它曾經是被創造出來的。

於是，這個敘事可能被接受為現實本身。

人類可以集體創造一個虛假現實，然後用幾代人的時間為它辯護。

這是人類反覆重新創造同一個世界的最大原因之一。

為甚麼敘事與現實的對照很重要

“敘事與現實的對照”很重要，因為只要人類把敘事與現實本身混為一談，就無法正確地從世界環境中學習。

“來源與起源”追問某件事來自哪裡，以及是甚麼塑造了它。

“證據標準”追問證據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張。

“激勵與獲益”追問誰會從它繼續存在中獲益。

“品格與一致性”追問行為是否與所提出的主張一致。

“追問的許可”追問是甚麼阻止追問。

“情緒影響”追問是甚麼情緒在塑造接受。

“敘事與現實的對照”現在追問：

正在呈現甚麼故事？

甚麼現實支持它？

甚麼現實與它相矛盾？

是誰創造了它？

誰在保護它？

誰在重複它？

誰在繼承它？

誰會從中獲益？

這個敘事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人們由此開始從為繼承來的敘事辯護，走向從現實本身中學習。

人們由此從信念走向審視。

人們由此從審視走向看見。

人們由此從看見走向理解。

人們由此從理解走向學習。

人們由此從學習走向獨立思考。

人們由此從成為繼承來的敘事的產物，走向成為世界環境的學習者。

只要人們繼續為繼承來的敘事辯護，而不是從現實本身中學習，人類就無法進步。

隨時間延續的敘事

本部分的第一部分解釋了，敘事可以被創造、重複、繼承、保護，並最終被誤認為現實本身。

它還解釋了，現實獨立於信念、受歡迎程度、頭銜、權威、情緒和重複而存在。

這一部分現在進入敘事如何隨時間繼續存在。

敘事通常不會在一夜之間變得強大。

它們往往經過很長時間逐步建立。

一個故事可以被創造。

這個故事可以被重複。

這個故事可以被寫下來。

這個故事可以被傳播。

這個故事可以被保護。

這個故事可以被教授。

這個故事可以被繼承。

人們可以在情緒上依附於這個故事。

然後，這個故事可以成為被接受的現實。

隨著時間過去，人們可能會忘記它曾經是一個敘事。

人們應當追問：
這個敘事存在多久了？
誰重複過它？
誰保護過它？
誰繼承了它？
誰從中獲益？
甚麼證據支持它？
甚麼現實支持它？
存在哪些矛盾？
隨著時間發生了甚麼變化？
甚麼一直受到保護？
隨時間延續的敘事可以揭示人類如何反覆重新創造同一個世界。

人類可以集體創造一個虛假現實

人類可以集體創造一個虛假現實，而人類自己隨後又把它誤認為現實。

人們可能看不見完整的機制。

他們可能只看見：

自己的角色。

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信念。

自己的指令。

自己的貢獻。

自己的生存。

但世界環境往往由數十億人共同參與他們並未創造的敘事而構成。

一個人書寫。

一個人教授。

一個人重複。

一個人執行。

一個人保護。

一個人資助。

一個人出版。

一個人相信。

一個人保持沉默。

這些行為單獨看起來可能很小。

但集合在一起，它們可以重新創造整個世界環境。

人類隨後可能用幾代人的時間為人類自己創造的東西辯護。

人們應當追問：

我正在為甚麼敘事作出貢獻？

我正在幫助重複甚麼敘事？

我正在幫助保護甚麼敘事？

我正在幫助用甚麼取代現實？

我的貢獻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這是“敘事與現實的對照”中最大的機制之一。

敘事可以塑造人類行為

敘事不僅塑造人們如何思考。

敘事可以塑造人們做甚麼。

敘事可以塑造信任。

敘事可以塑造恐懼。

敘事可以塑造歸屬感。

敘事可以塑造沉默。

敘事可以塑造服從。

敘事可以塑造依賴。

敘事可以塑造情緒依附。

敘事可以塑造身份。

敘事可以塑造行為本身。

人們甚至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被塑造。

他們可能以為自己是在獨立行動。

但他們的行為可能早已受到他們所繼承敘事的影響。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這個敘事正在製造甚麼行為？
這個敘事正在製造甚麼情緒？
這個敘事正在製造甚麼恐懼？
這個敘事正在製造甚麼沉默？
這個敘事正在製造甚麼依賴？
這個敘事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當人們不再意識到自己正在被敘事塑造時，敘事就會變得危險。

融入、歸屬與社會敘事

人是社會性的存在。
許多人想被接受。
許多人想有歸屬。
許多人想獲得認可。
許多人想融入。
這可能成為強化敘事的最大機制之一。
人們可能模仿別人說的話。
人們可能模仿別人如何行為。
人們可能模仿別人如何穿著。
人們可能模仿別人如何說話。
人們可能模仿別人推廣甚麼。

人們可能模仿別人為甚麼辯護。

人們可能模仿別人相信甚麼。

人們可能模仿別人害怕甚麼。

人們可能模仿別人拒絕甚麼。

人們可能模仿別人慶祝甚麼。

人們最終可能不再追問某件事是否真實，而轉而追問它是否能幫助自己獲得歸屬。

人們應當追問：

我是在學習嗎？

還是在融入？

我是在追問嗎？

還是在模仿？

我是在獨立思考嗎？

還是在跟隨群體？

我是在從現實中學習嗎？

還是在學習如何獲得歸屬？

如果人們沒有被教會如何追問歸屬，那麼歸屬可能變得比真相更強。

現代敘事環境

現代環境可以迅速創造和傳播敘事。

人們可以被展示生活方式。

人們可以被展示觀點。
人們可以被展示反應。
人們可以被展示憤慨。
人們可以被展示受歡迎程度。
人們可以被展示成功。
人們可以被展示地位。
人們可以被展示外表。
人們可以被展示情緒故事。
人們可以被展示並不反映現實的生活版本。
於是，人們可能模仿反覆被展示的東西。
他們可能模仿用詞。
他們可能模仿人格表現。
他們可能模仿生活方式。
他們可能模仿外表。
他們可能模仿行為。
他們可能模仿看起來受歡迎的東西。
他們可能模仿看起來成功的東西。
他們可能表演快樂。
他們可能表演歸屬。
他們可能表演完美。
他們可能表演重要性。

因此，現代敘事環境可以製造一個由人們集體模仿的虛假現實。

人們應當追問：

這個環境正在製造甚麼敘事？

這個環境正在獎勵甚麼行為？

這個環境正在鼓勵甚麼表演？

甚麼現實正在被隱藏？

甚麼現實正在被取代？

甚麼理解正在被阻止？

現代敘事環境可以讓人們生活在表演之中，而不是現實之中。

社會表演與生活在敘事之中

人們也可能開始表演不同版本的自己。

他們可能表演快樂。

他們可能表演成功。

他們可能表演自信。

他們可能表演重要性。

他們可能表演地位。

他們可能表演完美。

他們可能表演歸屬。

人們可能呈現一種並不反映現實的生活。
其他人隨後可能把自己與這種表演進行比較。
比較隨後可能製造更多表演。
表演可能製造更多模仿。
模仿可能製造更多重複。
人們最終可能生活在一個集體敘事之中，而不是現實本身之中。
人們應當追問：
正在被展示甚麼？
正在被隱藏甚麼？
這是現實嗎？
還是表演？
我是在把自己與現實比較嗎？
還是在把自己與一個敘事比較？
這種表演正在製造甚麼行為？
人們必須學會，呈現並不自動等於現實。

敘事、兒童與繼承來的信念

兒童出生在他們並未創造的敘事之中。
兒童繼承故事。
兒童繼承系統。
兒童繼承頭銜。

兒童繼承權威。
兒童繼承信念。
兒童繼承行為。
兒童繼承恐懼。
兒童繼承情緒依附。
兒童繼承反覆模式。
兒童隨後可能成長為為自己繼承來的東西辯護的成年人。
這是人類重複同一個世界的最大原因之一。
因此，兒童應當學習追問：
是誰創造了這個？
為甚麼創造它？
誰會從中獲益？
甚麼證據支持它？
甚麼現實支持它？
它製造甚麼行為？
它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兒童不應當只是繼承敘事。
兒童應當學習如何安全地追問敘事。

系統、敘事與世界環境

敘事可以嵌入系統之中。

系統可以重複敘事。

系統可以保護敘事。

系統可以使敘事正常化。

系統可以獎勵敘事。

系統可以阻止追問。

人們最終可能把系統性的重複誤認為真相。

但反覆存在的系統並不自動等於現實。

人們應當追問：

這個系統正在重複甚麼敘事？

這個系統正在保護甚麼敘事？

這個系統正在獎勵甚麼敘事？

這個系統正在阻止人們追問甚麼敘事？

甚麼現實支持它？

甚麼現實與它相矛盾？

如果人們不再相信它，會發生甚麼？

人們常常試圖修復結果，卻不去追問製造這些結果的敘事。

這可能導致人類重複同一個世界。

世界環境不斷向人類展示敘事如何運作

世界環境不斷向人類展示敘事如何運作。

只是人們沒有被正確教會如何從正在被展示的東西中學習。

世界是真正的學校。

人類不斷被展示：

重複。

保護。

頭銜。

權威。

歸屬。

恐懼。

依賴。

沉默。

激勵。

情緒。

表演。

敘事。

問題並不是沒有任何東西可見。

問題在於，人們沒有被正確教會如何對可見之物進行追問、看見、理解並從中學習。

敘事、力量與人類意識

人類必須學習的最大課程之一，是力量並不僅僅通過強制存在。

力量也可以通過敘事存在。

如果人們能夠塑造敘事，他們就能夠塑造行為。

如果他們能夠塑造行為，他們就能夠塑造結果。

如果他們能夠塑造結果，他們就能夠塑造世界環境。

如果人類自己願意重複同一個世界，可能就不需要有人強迫人類去重複它。

人類可以創造敘事、繼承敘事、為敘事辯護，然後把這些敘事誤認為現實本身。

這是貫穿人類歷史而運作的最大機制之一。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誰在塑造敘事？

誰在強化敘事？

誰在從敘事中獲益？

誰在繼承敘事？

誰在為敘事辯護？

誰在情緒上依附於這個敘事？

誰害怕追問這個敘事？

這個敘事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當人們停止生活在敘事之中，並開始從現實本身中學習時，人類意識就會進步。

敘事與現實的對照以及人類進步

“敘事與現實的對照”是“通往人類進步的缺失路徑”的一部分。

只要敘事反覆被誤認為現實，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在學會如何追問故事之前就繼承故事，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為自己從未獨立審視過的敘事辯護，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集體創造一個虛假現實，然後生活在其中，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集體創造一個虛假現實，然後用幾代人的時間為它辯護，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歸屬變得比真相更強，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互相模仿而不是從現實中學習，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表演不同版本的自己，而不是理解自己，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系統強化敘事，卻不教人們如何追問它們，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信念系統取代現實，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未來世代繼承同一個世界，卻不理解是甚麼創造了它，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繼續為繼承來的敘事辯護，而不是從現實本身中學習，人類就無法進步。

“來源與起源”追問某件事來自哪裡，以及是甚麼塑造了它。

“證據標準”追問證據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張。

“激勵與獲益”追問誰會從它繼續存在中獲益。

“品格與一致性”追問行為是否與所提出的主張一致。

“追問的許可”追問是甚麼阻止追問。

“情緒影響”追問是甚麼情緒在塑造接受。

“敘事與現實的對照”現在追問：

正在呈現甚麼故事？

甚麼現實支持它？

甚麼現實與它相矛盾？

是誰創造了它？

誰在重複它？

誰在保護它？

誰在繼承它？

誰會從中獲益？

它正在製造甚麼行為？

它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人們由此開始從繼承來的敘事走向現實。

人們由此從信念走向審視。

人們由此從審視走向看見。

人們由此從看見走向理解。

人們由此從理解走向學習。

人們由此從學習走向獨立思考。

人們由此從成為繼承來的敘事的產物，走向成為世界環境的學習者。

第 8 部分 - 心理影響

心理影響究竟是甚麼

第 1 部分確立了，人們必須學習某件事來自哪裡，以及是甚麼塑造了它。

第 2 部分確立了，人們必須學習證據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張。

第 3 部分確立了，人類之所以反覆重新創造同一個世界，是因為激勵反覆獎勵人們重新創造它。

第 4 部分確立了，反覆出現的行為往往比言語揭示得更多。

第 5 部分確立了，人們往往在學習甚至開始之前就被阻止追問。

第 6 部分確立了，在理解形成之前，情緒可以塑造信任、信念、恐懼、反應、沉默和行為。

第 7 部分確立了，人類可以集體創造、繼承、為敘事辯護，並把敘事誤認為現實本身。

第 8 部分現在進入“心理影響”。

“心理影響”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在人們理解世界環境正在這樣做之前，世界環境已經不斷塑造著人的心智。

人們並非生來就理解世界。

在人們理解如何保護自己的心智之前，世界已經在教人們如何思考。

人們不斷接觸：

金錢。

依賴。

權威。

恐懼。

沉默。

激勵。

敘事。

行為。

重複。

比較。

表演。

表面化。

反覆出現的問題。

早在獨立思考形成之前，人的心智就可能受到所有這些事物的塑造。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這個環境正在對人的心智做甚麼？

甚麼正在被反覆展示？

甚麼正在被反覆接受？

甚麼正在被反覆正常化？

甚麼正在被反覆繼承？

甚麼正在塑造行為？

甚麼正在塑造理解？

甚麼正在塑造未來世代？

“心理影響”教人們理解，長期暴露在世界環境之中正在對人類本身產生甚麼影響。

人的心智是人類未能保護的最大環境之一

人類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是人們往往在理解自己正在被塑造之前，就已經在心理上受到塑造。

人的心智是人類未能保護的最大環境之一。

人們出生在他們並未創造的環境之中。

他們繼承系統。

他們繼承行為。

他們繼承敘事。

他們繼承權威。

他們繼承依賴。

他們繼承反覆模式。

人們隨後可能成長為為自己繼承來的東西辯護的成年人。

這可能發生在他們甚至從未理解最初是甚麼塑造了自己的情況下。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甚麼塑造了我？

我繼承了甚麼？

我接受了甚麼？

我重複了甚麼？

我從未獨立審視過甚麼？

甚麼對我來說已經變得正常？

甚麼環境幫助形成了我的理解？

如果沒有追問，人們可能終其一生都在心理上受到那些自己從未正確學習過的環境塑造。

世界環境不斷教育人類

世界環境從不停止教育。

人們不斷從周圍的事物中學習。

兒童從中學習。

成年人從中學習。

教師從中學習。

父母從中學習。

系統從中學習。

社會從中學習。

世界環境不斷教育人類。

問題在於，人們沒有被正確教會如何從正在被展示的東西中學習。

世界是真正的學校。

人們可能沒有意識到，但世界環境正在不斷影響行為。

人們可能成為世界環境的產物，而不是從中學習的人。

這是同一個世界不斷重複的最大原因之一。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這個環境正在教甚麼？

它正在獎勵甚麼行為？

它正在阻止甚麼行為？

它正在使甚麼行為正常化？

它正在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當人們沒有被教會如何從世界環境中學習時，他們往往會轉而在心理上適應它。

人們可以適應不健康的環境

人類具有適應能力。

這可能是有益的。

但它也可能變得危險。

人們可以在心理上適應不健康的環境。

人們可以適應恐懼。

人們可以適應依賴。

人們可以適應焦慮。

人們可以適應不誠實。

人們可以適應表面化。

人們可以適應壓力。

人們可以適應不健康的行為。

人們可以適應不健康的系統。

人們可以適應反覆出現的問題。

當欺騙被反覆正常化時，人們可以在心理上適應欺騙本身。

最終，不健康的環境可能變得正常。

未來世代隨後可能繼承這些環境。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正在適應甚麼？

這應該是正常的嗎？

是甚麼製造了這些條件？

甚麼行為正在受到保護？

甚麼樣的世界環境正在被重新創造？

人們往往適應症狀，而不是從原因中學習。

金錢的機制

金錢的機制是塑造心理影響最大的因素之一。

金錢可以塑造信息。

金錢可以塑造依賴。

金錢可以塑造恐懼。

金錢可以塑造沉默。

金錢可以塑造激勵。

金錢可以塑造決定。

金錢可以塑造行為。

金錢可以塑造重複。

金錢可以塑造環境。

金錢可以塑造人們被鼓勵接受甚麼。

金錢的機制可以塑造信息、依賴、激勵、恐懼、重複、沉默、行為，以及心理適應本身。

人們可能在心理上適應這些結果，卻從未從製造這些結果的機制中學習。

這是人類必須從中學習的最大機制之一。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金錢在這裡影響甚麼？

金錢正在製造甚麼行為？

金錢正在保護甚麼沉默？

金錢正在製造甚麼依賴？

金錢正在製造甚麼恐懼？

金錢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兒童是最重要的保護對象

兒童出生時並不具備保護自己免受世界環境心理影響所需的工具。

在兒童擁有理解世界環境或保護自己免受其影響的工具之前，他們的心理已經暴露在世界環境之中。

兒童正在經歷：

金錢。

依賴。

權威。

恐懼。

比較。

表演。

敘事。

表面化。

社會壓力。

反覆模式。

而這一切發生在他們理解這些事物很久之前。

兒童可以在心理上繼承恐懼。

兒童可以在心理上繼承焦慮。

兒童可以在心理上繼承依賴。

兒童可以在心理上繼承比較。

兒童可以在心理上繼承不安全感。

兒童可以在心理上繼承表面化。

兒童可以在心理上繼承壓力。

兒童可以在心理上繼承沉默。

兒童可以在心理上繼承不健康的行為。

兒童可以在心理上繼承反覆出現的世界問題。

兒童不應當在沒有被正確教會如何從世界環境中學習的情況下，被迫在心理上設法熬過世界環境。

這是教育必須改善的最大原因之一。

因此，兒童應當學習：

如何追問。

如何看見。

如何理解。

如何獨立思考。

如何安全地從世界環境中學習。

這就是為甚麼 L2Q 追問工具包如此重要。

人類意識正在被塑造

在人類理解自己如何被塑造之前，人類意識已經受到世界環境的塑造。

如果恐懼被反覆展示，恐懼就可能擴散。

如果比較被反覆展示，比較就可能擴散。

如果依賴被反覆展示，依賴就可能擴散。

如果表演被反覆展示，表演就可能擴散。

如果表面化被反覆展示，表面化就可能擴散。

如果重複被反覆展示，重複就可能擴散。

未來世代隨後可能繼承這些狀態。

人們最終可能忘記自己是誰，因為他們花費如此多時間去適應世界環境，而不是從中學習。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這個環境正在製造甚麼樣的意識？

這個環境正在製造甚麼樣的理解？

這個環境正在製造甚麼樣的行為？

這個環境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為甚麼心理影響很重要

“心理影響”很重要，因為只要人們在心理上受到自己並不理解的環境塑造，人類就無法正確進步。

“來源與起源”追問某件事來自哪裡，以及是甚麼塑造了它。

“證據標準”追問證據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張。

“激勵與獲益”追問誰會從它繼續存在中獲益。

“品格與一致性”追問行為是否與所提出的主張一致。

“追問的許可”追問是甚麼阻止追問。

“情緒影響”追問是甚麼情緒在塑造接受。

“敘事與現實的對照”追問正在呈現甚麼故事，以及現實是否支持它。

“心理影響”現在追問：

這個環境正在對人的心智做甚麼？

它正在製造甚麼行為？

它正在製造甚麼理解？

它正在製造甚麼恐懼？

它正在製造甚麼依賴？

它正在製造甚麼比較？

它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只要人們繼續在心理上適應不健康的世界環境，而不是從中學習並改善它們，人類就無法進步。

當人們沒有被教會如何從世界環境中學習時，他們往往會轉而在心理上適應它。

人們由此從世界環境的產物走向成為世界環境的學習者。

隨時間形成的心理塑造

本部分的第一部分解釋了，人們往往在理解自己正在被塑造之前，就已經在心理上受到塑造。

這一部分現在進入心理塑造如何隨時間形成。

心理影響通常不是在一個瞬間發生的。

它往往通過反覆接觸逐漸形成。

人們反覆看見同樣的事物。

人們反覆聽見同樣的事物。

人們反覆經歷同樣的事物。

人們反覆適應同樣的事物。

隨著時間過去，反覆接觸可能變得正常。

人們最終可能完全不再意識到自己正在被塑造。

反覆接觸可以成為世界環境中最大的教師之一。

人們應當追問：

我反覆接觸甚麼？

我反覆接受甚麼？

我反覆適應甚麼？

甚麼已經變得正常？

我正在教給未來世代甚麼？

我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比較、地位與自我價值

人們可能開始把自己與他人比較。

比較可能成為塑造人類行為最大的影響之一。

人們可能比較：

外表。

金錢。

生活方式。

受歡迎程度。

地位。

成功。

財物。

關係。

重要性。

人們最終可能把自己的自我價值與這些比較綁定在一起。

人們可能開始相信，因為別人看起來擁有更多，所以自己價值更低。

人們可能開始相信，因為自己擁有更多，所以自己價值更高。

人們可能開始依據並不反映現實的環境衡量自己的價值。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是誰教我去比較？

我正在把自己與甚麼比較？

比較正在製造甚麼？

比較正在隱藏甚麼？

比較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比較可能阻止人們從自身學習，因為他們變得專注於拿自己與其他人衡量。

表面化、表演與生活在謊言之中

人們可能開始表演不同版本的自己。

他們可能表演快樂。

他們可能表演成功。

他們可能表演自信。

他們可能表演完美。

他們可能表演歸屬。

他們可能表演重要性。

人們可以隱藏自己的真實感受。

人們可以隱藏掙扎。

人們可以隱藏痛苦。

人們可以隱藏不確定。

人們可以隱藏恐懼。

人們可以隱藏孤獨。

人們最終可能開始生活在表演本身之中。

其他人隨後可能模仿這種表演。

這可能形成一個循環。

表演製造模仿。

模仿製造重複。

重複製造正常化。

正常化讓未來世代把表演作為現實繼承下來。

當欺騙被反覆正常化時，人們可以在心理上適應欺騙本身。

人們應當追問：

正在被展示甚麼？

正在被隱藏甚麼？

我正在假裝成甚麼？

我害怕揭示甚麼？

我是在學習嗎？

還是在表演？

人們必須學會，呈現並不自動等於現實。

社會環境與相互模仿

人們相互學習。

這可能是有益的。

但它也可能變得危險。

人們可能模仿：

用詞。

觀點。

行為。

生活方式。

外表。

人格表現。

信念。

反應。

情緒。

習慣。

人們最終可能停止獨立思考。

他們可能轉而開始跟隨。

他們可能會問：

其他人都在做甚麼？

而不是問：

甚麼是真實的？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是在學習嗎？

還是在模仿？

我是在理解嗎？

還是在跟隨？

我是在獨立思考嗎？

還是在融入？

這是人類反覆重新創造同一個世界的最大原因之一。

恐懼、焦慮與心理生存

人們可以在心理上適應不健康的環境。

這可能製造恐懼。

這可能製造焦慮。

這可能製造壓力。

這可能製造不確定。

人們可能開始在環境中求生，而不是從環境中學習。

人們可能變得筋疲力盡。

人們可能變得不堪重負。

人們可能變得依賴。

人們可能在情緒上變得疏離。

人們應當追問：

我是在從這個環境中學習嗎？

還是在其中求生？

是甚麼製造了這些條件？

是甚麼製造了這些情緒？

甚麼樣的世界環境正在被重新創造？

人們不應當在沒有被正確教會如何理解環境的情況下，被迫在心理上設法熬過這些環境。

貪婪、嫉妒與人類意識

人們可能開始用金錢衡量價值。

人們可能開始用地位衡量價值。

人們可能開始用財物衡量價值。

人們可能開始用外表衡量價值。

人們可能開始用受歡迎程度衡量價值。

這可能製造貪婪。

這可能製造嫉妒。

這可能製造競爭。

這可能製造不安全感。

人們最終可能停止從世界中學習，而轉而在其中競爭。

人們應當追問：

我在追逐甚麼？

我為甚麼追逐它？

是誰教我重視它？

這正在製造甚麼行為？

這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如果人們被教會競爭而不是理解，人類意識就無法正確進步。

兒童與心理繼承

兒童繼承的不只是信息。

兒童正在繼承環境。

兒童正在繼承行為。

兒童正在繼承恐懼。

兒童正在繼承敘事。

兒童正在繼承壓力。

兒童正在繼承比較。

兒童正在繼承表面化。

兒童正在繼承表演。

兒童正在繼承依賴。

兒童正在繼承反覆出現的世界問題。

兒童也在向周圍的成年人學習。

兒童可以學會虛假的快樂。

兒童可以學會比較。

兒童可以學會社會壓力。

兒童可以學會沉默。

兒童可以學會表演。

兒童可以學會如何隱藏痛苦。

兒童可能在心理上繼承“求生”本身。

兒童最終可能在理解是甚麼製造了痛苦之前，就已經繼承痛苦。

這是同一個世界不斷重複的最大原因之一。

因此，兒童應當在這些影響被深度正常化之前，學習如何安全地追問。

人類意識與世界環境

人類意識受到世界環境的塑造。

在人類理解自己如何被塑造之前，人類意識已經在被塑造。

如果恐懼被反覆展示，恐懼就可能擴散。

如果比較被反覆展示，比較就可能擴散。

如果依賴被反覆展示，依賴就可能擴散。

如果表演被反覆展示，表演就可能擴散。

如果表面化被反覆展示，表面化就可能擴散。

如果重複被反覆展示，重複就可能擴散。

未來世代隨後可能繼承這些狀態。

人們最終可能忘記自己是誰，因為他們花費如此多時間去適應世界環境，而不是從中學習。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這個環境正在教給人類甚麼？

它正在製造甚麼樣的意識？

它正在製造甚麼樣的理解？

它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

當人們停止在心理上適應世界環境，並轉而開始從中學習時，人類意識就會進步。

金錢的機制與心理適應

金錢的機制可以塑造信息。

金錢的機制可以塑造依賴。

金錢的機制可以塑造恐懼。

金錢的機制可以塑造行為。

金錢的機制可以塑造重複。

金錢的機制可以塑造沉默。

金錢的機制可以塑造心理適應本身。

人們可能在心理上適應這些結果，卻從未從製造這些結果的機制中學習。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金錢正在影響甚麼？

金錢正在製造甚麼行為？

金錢正在製造甚麼恐懼？

金錢正在製造甚麼依賴？

金錢正在保護甚麼沉默？

金錢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心理影響與人類進步

“心理影響”是“通往人類進步的缺失路徑”的一部分。

只要人們在心理上適應自己並不理解的環境，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兒童暴露在世界問題之中，卻沒有被正確教會如何從中學習，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把自己與虛假現實比較，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表演不同版本的自己，而不是理解自己，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在心理上熬過不健康的環境，而不是改善它們，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適應反覆出現的問題，而不是從製造這些問題的東西中學習，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金錢的機制繼續塑造信息、依賴、恐懼、行為、重複和沉默，而人們在心理上適應結果而不是從原因中學習，人類就無法進步。

“來源與起源”追問某件事來自哪裡，以及是甚麼塑造了它。

“證據標準” 追問證據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張。

“激勵與獲益” 追問誰會從它繼續存在中獲益。

“品格與一致性” 追問行為是否與所提出的主張一致。

“追問的許可” 追問是甚麼阻止追問。

“情緒影響” 追問是甚麼情緒在塑造接受。

“敘事與現實的對照” 追問正在呈現甚麼故事，以及現實是否支持它。

“心理影響” 現在追問：

這個環境正在對人的心智做甚麼？

這個環境正在對兒童做甚麼？

這個環境正在對理解做甚麼？

這個環境正在對人類意識做甚麼？

它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人們由此開始從心理適應走向理解。

人們由此從信念走向審視。

人們由此從審視走向看見。

人們由此從看見走向理解。

人們由此從理解走向學習。

人們由此從學習走向獨立思考。

人們由此從成為世界環境的產物，走向成為世界環境的學習者。

第 9 部分 - 處處採用同一標準

處處採用同一標準究竟是甚麼

第 1 部分確立了，人們必須學習某件事來自哪裡，以及是甚麼塑造了它。

第 2 部分確立了，人們必須學習證據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張。

第 3 部分確立了，人類之所以反覆重新創造同一個世界，是因為激勵反覆獎勵人們重新創造它。

第 4 部分確立了，反覆出現的行為往往比言語揭示得更多。

第 5 部分確立了，人們往往在學習甚至開始之前就被阻止追問。

第 6 部分確立了，在理解形成之前，情緒可以塑造信任、信念、恐懼、反應、沉默和行為。

第 7 部分確立了，人類可以集體創造、繼承、為敘事辯護，並把敘事誤認為現實本身。

第 8 部分確立了，在人類理解世界環境正在這樣做之前，世界環境已經在心理上塑造人類。

第 9 部分現在進入“處處採用同一標準”。

“處處採用同一標準”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類往往對不同的人、系統、環境和情形採用不同的標準。

人們可能對別人採用一種標準，同時保護自己。

人們可能對系統採用一種標準，同時保護權威。

人們可能對權威採用一種標準，同時保護自己所依賴的東西。

人們可能追問一件事，卻拒絕追問另一件事。

人們可能追問一個敘事，卻進入另一個敘事。

人們可能追問一個系統，卻保護另一個系統。

“處處採用同一標準”教人們從學習中消除雙重標準。

但“處處採用同一標準”所涵蓋的範圍比雙重標準更廣。

它教人們理解，為甚麼一開始就會採用不同的標準。

人們往往採用不同標準，是因為依賴、恐懼、歸屬、身份、金錢、權威、情緒以及繼承來的敘事，會影響人們願意在哪裡學習。

人類經常採用不同的標準

人類反覆重新創造同一個世界的最大原因之一，是人們經常採用不同的標準。

人們可能變得具有選擇性。

選擇性追問。

選擇性證據。

選擇性信任。

選擇性質疑。

選擇性情緒。

選擇性憤慨。

選擇性敘事。

選擇性許可。

選擇性學習。

當某件事威脅到自己時，人們可能提出困難的問題；但當某件事使自己獲益時，他們可能停止提問。

人們可能對自己不喜歡的事物應用證據標準，同時保護自己所依賴的事物。

人們可能要求別人保持一致，卻回避要求自己保持一致。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是否在處處採用同一標準？

我是否在保護某件事？

我是否在回避某件事？

我不願意追問甚麼？

我依賴甚麼？

我在情緒上依附於甚麼？

當我在這裡採用同一標準時，甚麼會變得令人不舒服？

雙重標準可能成為讓反覆出現的世界問題得以繼續的最大機制之一。

同一標準必須處處適用

真相並不因為被審視的人不同而需要不同的標準。

同一標準必須處處適用。

同一標準適用於：

人。

兒童。

成年人。

父母。

教師。

學校。

政府。

媒體。

警察。

系統。

機構。

組織。

權威。

專家。

敘事。

信息。

故事。

信念。

同一標準也適用於我們自己。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會把這個標準應用於自己嗎？

我會把這個標準應用於我支持的人嗎？

我會把這個標準應用於我不同意的人嗎？

我會把這個標準應用於一個系統嗎？

我會把這個標準應用於權威嗎？

我會把這個標準應用於我所依賴的事物嗎？

只有當人們學會處處採用同一標準時，獨立思考才能充分發展。

人們往往在變得不舒服的地方停止學習

人們往往恰恰在學習開始挑戰自己所依賴之物的那個點停止學習。

當涉及金錢時，他們可能停止追問。

當歸屬受到威脅時，他們可能停止追問。

當涉及權威時，他們可能停止追問。

當自己的身份受到挑戰時，他們可能停止追問。

當自己的角色被揭示時，他們可能停止追問。

當必須審視自己的行為時，他們可能停止追問。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學習往往從舒適結束的地方開始。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在哪裡停止追問？

我在哪裡開始感到不舒服？

這種不舒服揭示了甚麼？

我正在保護甚麼？

如果我繼續追問，我可能不得不理解甚麼？

“處處採用同一標準”教人們不要在追問變得不舒服時停止學習。

金錢的機制與不同標準

金錢的機制可能成為人們停止處處採用同一標準的最大原因之一，因為依賴會影響人們願意在哪裡追問。

金錢可以塑造人們追問甚麼。

金錢可以塑造人們回避甚麼。

金錢可以塑造人們保護甚麼。

金錢可以塑造人們為甚麼辯護。

金錢可以塑造人們對甚麼保持沉默。

金錢可以塑造人們重複甚麼。

金錢可以塑造人們願意審視甚麼。

在金錢介入之前，人們可能採用一種標準；依賴出現之後，他們可能採用另一種標準。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金錢在這裡影響甚麼？

存在哪種依賴？

我被付錢重複甚麼？

我被付錢保護甚麼？

因為金錢，我害怕追問甚麼？

當金錢介入時，甚麼標準發生了變化？

如果金錢的機制改變了所採用的標準，那麼這個標準就沒有被處處採用。

人們往往追問自己不喜歡的事物，同時保護自己所依賴的事物

人們可能困在選擇性學習之中。

人們可能追問自己不喜歡的東西。

人們可能保護使自己獲益的東西。

人們可能保護自己所依賴的東西。

人們可能保護讓自己感到安全的東西。

人們可能保護自己繼承來的東西。

人們可能保護所有其他人都在保護的東西。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為甚麼追問這個？

我為甚麼不追問那個？

我正在保護甚麼？

我害怕失去甚麼？

我害怕看見甚麼？

我拒絕採用甚麼標準？

“處處採用同一標準”教人們從學習中消除情緒偏袒。

把同一標準應用於全部八個部分

“處處採用同一標準”是把前八個部分匯集到一起的部分。

“來源與起源”必須處處應用。

“證據標準”必須處處應用。

“激勵與獲益”必須處處應用。

“品格與一致性”必須處處應用。

“追問的許可”必須處處應用。

“情緒影響”必須處處應用。

“敘事與現實的對照”必須處處應用。

“心理影響”必須處處應用。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是否在處處使用這些工具？

還是只在感覺舒服的地方使用？

我是否把同一標準應用於每一個部分？

還是在有選擇地使用這個工具包？

教育必須教授一致的思考

教育往往教人們把學科分開。

但世界環境是相互連接的。

人們應當被教會處處採用同一標準。

否則，人們可能成為追問某一個領域的專家，卻從不追問另一個領域。

人們可能知識豐富，卻沒有成為獨立思考者。

人們可能信息豐富，卻仍然重新創造同一個世界。

因此，教育應當教人們識別雙重標準。

教育應當教兒童識別選擇性真相。

教育應當教兒童識別選擇性憤慨。

教育應當教兒童識別選擇性追問。

教育應當教兒童識別選擇性學習。

兒童可能在理解雙重標準是甚麼之前就繼承它們。

目的不是攻擊人。

目的是建立一致性。

這一部分也適用於我們自己

人們最大的錯誤之一，是認為這些部分只適用於別人。

它們也適用於我們自己。

人們應當追問：

我正在作出甚麼貢獻？

我正在重複甚麼？

我正在保護甚麼？

我正在回避甚麼？

我繼承了甚麼？

我從未獨立審視過甚麼？

我會把同一標準應用於自己嗎？

“處處採用同一標準”從學習中消除例外。

沒有任何人應當自動免於追問。

處處採用同一標準與人類意識

只要生活的不同領域採用不同標準，人類意識就無法正確進步。

如果人們對自己採用一種標準，而對別人採用另一種標準，意識就不會進步。

如果人們對自己不喜歡的系統採用一種標準，而對自己依賴的系統採用另一種標準，意識就不會進步。

如果人們對自己拒絕的敘事採用一種標準，而對自己在情緒上保護的敘事採用另一種標準，意識就不會進步。

如果人們對別處的權威採用一種標準，而對自己身邊的權威不採用同一標準，意識就不會進步。

當人們學會處處採用同一標準時，人類意識就會進步。

為甚麼處處採用同一標準很重要

“處處採用同一標準”很重要，因為只要不同的人、系統、敘事和環境被採用不同標準，人類就無法正確進步。

只要人們追問別人卻不追問自己，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追問一種權威卻不追問另一種權威，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追問一個敘事同時保護另一個敘事，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有選擇地應用真相，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有選擇地應用學習，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在追問變得不舒服的地方停止學習，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金錢的機制改變人們願意採用的標準，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雙重標準仍被正常化，人類就無法進步。

“來源與起源”追問某件事來自哪裡，以及是甚麼塑造了它。

“證據標準”追問證據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張。

“激勵與獲益”追問誰會從它繼續存在中獲益。

“品格與一致性”追問行為是否與所提出的主張一致。

“追問的許可”追問是甚麼阻止追問。

“情緒影響”追問是甚麼情緒在塑造接受。

“敘事與現實的對照”追問正在呈現甚麼故事，以及現實是否支持它。

“心理影響”追問世界環境正在對人的心智做甚麼。

“處處採用同一標準”現在追問：

我是否在處處採用同一標準？

我正在讓甚麼獲得例外？

我正在保護甚麼？

我不願意審視甚麼？

不舒服在哪裡阻止了我的追問？

金錢在哪裡改變了標準？

當採用不同標準時，甚麼樣的世界環境正在被重新創造？

人們由此從選擇性學習走向一致的學習。

人們由此從選擇性追問走向獨立思考。

人們由此從成為世界環境的產物，走向成為世界環境的學習者。

雙重標準與人類

本部分的第一部分解釋了，人類往往對不同的人、系統、環境和情形採用不同的標準。

這一部分現在進入不同標準如何反覆重新創造世界環境。

雙重標準可能變得看不見。

人們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使用雙重標準。

人們可能對自己採用一種標準，而對別人採用另一種標準。

人們可能對權威採用一種標準，而對普通人採用另一種標準。

人們可能對一個群體採用一種標準，而對另一個群體採用另一種標準。

人們可能對一個敘事採用一種標準，而對另一個敘事採用另一種標準。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是否保持一致？

我正在改變哪些標準？

我正在保護甚麼？

我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雙重標準可能成為反覆出現的世界問題繼續存在的最大原因之一。

歸屬、身份與保護讓人感覺安全的東西

人們可能在情緒上依附於自己所依賴的東西。

人們可能在情緒上依附於自己繼承來的東西。

人們可能在情緒上依附於自己認同的東西。

人們可能在情緒上依附於歸屬。

人們可能開始保護身份，而不是從現實中學習。

人們可能開始保護群體，而不是從行為中學習。

人們可能開始保護信念，而不是從證據中學習。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正在保護自己身份的哪一部分？

我正在保護自己歸屬的哪一部分？

我害怕失去甚麼？

我害怕看見甚麼？

如果我在這裡採用同一標準，我會學到甚麼？

人們往往保護讓自己感到安全的東西。

這可能阻止學習。

部落主義、分裂與選擇性真相

人們可以把自己劃分成群體。

群體可能變得比學習更強。

群體可能變得比真相更強。

群體可能變得比理解更強。

人們可能為自己的一方辯護。

人們可能攻擊另一方。

人們可能根據是誰呈現信息而拒絕信息。

人們可能根據是誰呈現信息而接受信息。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如果是別人說這句話，我還會相信嗎？

如果是我支持的人說這句話，我還會拒絕嗎？

我是在學習嗎？

還是在選擇立場？

選擇性真相可能成為阻止獨立思考的最大機制之一。

保護依賴

人們可能依賴於自己從未獨立審視過的環境。

人們可能依賴系統。

人們可能依賴權威。

人們可能依賴金錢。

人們可能依賴認可。

人們可能依賴歸屬。

然後，人們可能保護這些依賴。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依賴甚麼？

如果我失去它，我還會追問它嗎？

如果它影響的是別人，我還會追問它嗎？

如果我不從中獲益，我還會追問它嗎？

人們往往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保護依賴。

金錢的機制與一致性

金錢的機制可能成為人們停止處處採用同一標準的最大原因之一。

依賴可能影響人們願意在哪裡學習。

依賴可能影響人們願意在哪裡追問。

金錢可以塑造人們為甚麼辯護。

金錢可以塑造人們回避甚麼。

金錢可以塑造人們重複甚麼。

金錢可以塑造人們對甚麼保持沉默。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當金錢介入時，甚麼標準發生了變化？

存在哪種依賴？

我正在保護甚麼？

我害怕失去甚麼？

如果從這個情形中移除金錢，我會學到甚麼？

如果金錢的機制改變了所採用的標準，那麼這個標準就沒有被處處採用。

人們可能成為選擇性學習者

人們可能變得極其擅長追問某些領域，同時拒絕追問其他領域。

人們可能變得極其擅長看見別處的問題，同時拒絕看見自己的貢獻。

人們可能變得極其擅長揭示矛盾，同時保護自己的矛盾。

人們可能變得極其擅長追問敘事，同時保護繼承來的敘事。

人們可能變得極其擅長追問系統，同時保護自己所依賴的系統。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是在學習嗎？

還是在選擇自己願意在哪裡學習？

是甚麼讓我停止學習？

是甚麼讓我開始感到不舒服？

人們往往恰恰在學習開始挑戰自己所依賴之物的那個點停止學習。

選擇性學習可能成為獨立思考最大的障礙之一。

兒童可能繼承不同的標準

兒童向成年人學習。

兒童觀察成年人做甚麼。

兒童觀察成年人回避甚麼。

兒童觀察成年人保護甚麼。

兒童觀察成年人重複甚麼。

兒童可能在理解雙重標準是甚麼之前就繼承它們。

兒童可能繼承：

選擇性真相。

選擇性憤慨。

選擇性追問。

選擇性學習。

選擇性證據。

選擇性信任。

兒童可能學會：

追問別人，但不追問自己。

追問某些系統，但不追問其他系統。

追問某些權威，但不追問其他權威。

追問某些敘事，但不追問其他敘事。

追問某些人，但不追問其他人。

未來世代隨後可能在不瞭解原因的情況下重新創造同一個世界。

因此，兒童從一開始就應當學習一致性。

一致性是通往人類進步的最大路徑之一

沒有一致性，人類進步就無法正確發生。

一致性消除例外。

一致性消除偏袒。

一致性消除選擇性學習。

一致性消除選擇性真相。

一致性消除選擇性追問。

一致性幫助人們成為獨立思考者。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會在所有地方採用這個標準嗎？

我會把它應用於所有人嗎？

我會把它應用於自己嗎？

我會把它應用於我支持的東西嗎？

我會把它應用於我所依賴的東西嗎？

只有當人們學會處處採用同一標準時，獨立思考才能充分發展。

人類意識與一致性

只要生活的不同領域採用不同標準，人類意識就無法正確進步。

人們可能擁有極其豐富的知識，卻仍然不一致。

人們可能信息豐富，卻仍然不一致。

人們可能受過教育，卻仍然不一致。

當一致性變得比偏袒更強時，人類意識就會進步。

當一致性變得比歸屬更強時，人類意識就會進步。

當一致性變得比依賴更強時，人類意識就會進步。

當一致性變得比恐懼更強時，人類意識就會進步。

因此，人們應當追問：

我正在回避甚麼一致性？

我不願意採用甚麼標準？

我正在幫助重新創造甚麼樣的世界環境？

同一標準也適用於我們自己

這一部分也適用於我們自己。

沒有任何人應當獲得例外。

同一標準適用於我們自己。

同一標準適用於我們的工作。

同一標準適用於我們的信念。

同一標準適用於我們的行為。

同一標準適用於我們的貢獻。

同一標準處處適用。

這是通往誠實的最大路徑之一。

處處採用同一標準與人類進步

“處處採用同一標準”是“通往人類進步的缺失路徑”的一部分。

只要不同的人、系統、權威、敘事和環境被採用不同標準，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追問一件事卻保護另一件事，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有選擇地應用真相，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有選擇地應用學習，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人們保護自己所依賴的東西，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兒童繼承不同的標準，人類就無法進步。

只要不一致仍被正常化，人類就無法進步。

“來源與起源”追問某件事來自哪裡，以及是甚麼塑造了它。

“證據標準”追問證據是否支持所提出的主張。

“激勵與獲益”追問誰會從它繼續存在中獲益。

“品格與一致性”追問行為是否與所提出的主張一致。

“追問的許可”追問是甚麼阻止追問。

“情緒影響”追問是甚麼情緒在塑造接受。

“敘事與現實的對照”追問正在呈現甚麼故事，以及現實是否支持它。

“心理影響”追問世界環境正在對人的心智做甚麼。

“處處採用同一標準”現在追問：

我是否在處處採用同一標準？

我正在讓甚麼獲得例外？

我正在保護甚麼？

我不願意審視甚麼？

不舒服在哪裡阻止了我的追問？

金錢在哪裡改變了標準？

當採用不同標準時，甚麼樣的世界環境正在被重新創造？

人們由此從選擇性學習走向一致的學習。

人們由此從選擇性追問走向獨立思考。

人們由此從成為世界環境的產物，走向成為世界環境的學習者。

人類進步

人類進步是 L2Q 追問系統的直接結果。

這就是為甚麼那條缺失的教育路徑被開發出來。

這就是為甚麼《證據之書》被轉化為一條教育路徑。

這就是為甚麼 World Education Online、Q2L 和 Young Questioners 存在。

目標從來不只是改善追問。

目標從來不只是改善教育。

目標從來不只是提供更多信息。

目標是人類進步。

《證據之書》不僅記錄了 30 多年第一手經歷、帶時間戳的證據、公共記錄、視頻、直播、挑戰、與系統的互動、反覆模式、沉默、未被反駁以及對世界環境的觀察。

它揭示了一個矛盾。

追問已經存在。

信息已經存在。

證據已經存在。

教育已經存在。

然而，同一個反覆重複的世界仍在繼續。

人類繼續重複著自己未能正確看見、理解並從中學習的事物。

儘管信息已經存在。

儘管追問已經存在。

儘管證據已經存在。

儘管教育已經存在。

重複仍在繼續。

這揭示了那條缺失的路徑。

問題不是缺少信息。

問題不是缺少追問。

問題不是缺少證據。

問題不是缺少教育系統。

問題在於，缺少一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路徑，讓人們學習如何對世界環境本身進行追問、看見、理解並從中學習。

人類無法從自己看不見或不理解的事物中學習。

《證據之書》幫助讓反覆重複的世界變得可見、可理解。

它幫助揭示人類從甚麼中學習與人類反覆成為甚麼之間的關係。

它幫助揭示世界環境隨著時間反覆展示了甚麼。

它揭示甚麼在重複。

它揭示甚麼在繼續。

它揭示甚麼受到保護。

它揭示甚麼被隱藏。

它揭示為甚麼僅有追問未能阻止重複。

這就是為甚麼 L2Q 追問系統被開發出來。

L2Q 追問系統並不是先被創造出來，然後再應用到世界。

它是從世界反覆展示的東西中發展出來的。

它是從《證據之書》揭示的東西中發展出來的。

它被開發出來，是因為追問已經存在，而重複仍在繼續。

它被開發出來，是因為信息已經存在，而重複仍在繼續。

它被開發出來，是因為證據已經存在，而重複仍在繼續。

它被開發出來，是因為教育已經存在，而重複仍在繼續。

缺失的路徑不是更多信息。

缺失的路徑不是更多追問。

缺失的路徑是：通過一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教育路徑，學習如何對世界環境本身進行追問、看見、理解並從中學習。

L2Q 追問系統提供了這條路徑。

它提供一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路徑，讓人們學習如何對世界環境本身進行追問、看見、理解並從中學習。

L2Q 追問系統幫助人們學習如何追問世界環境本身。

學習如何追問世界環境，幫助人們看見自己正在從甚麼中學習。

看見幫助人們理解。

理解發展獨立思考。

獨立思考發展人類從現實中學習的能力，而不是從被創造出來取代現實的東西中學習。

人類進步是這一過程的結果。

當人類從世界反覆展示的東西中學習，而不是繼續重複它時，人類進步就是這一過程的結果。

人類進步並不能僅靠增加信息來實現。

信息並不會自動產生理解。

如果不學習如何追問自己正在從甚麼中學習，理解也不會自動發展。

當理解發展獨立思考，而獨立思考發展人類從現實中學習的能力時，人類進步就得以實現。

前面的各部分已經說明瞭，為甚麼人類一代又一代地反覆重新創造同樣的問題、行為、系統、敘事、依賴、局限和反覆模式。

它們已經說明瞭，為甚麼僅有信息並不夠。

它們已經說明瞭，為甚麼僅有追問並不夠。

它們已經說明瞭，為甚麼人類需要一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路徑，來學習如何從世界環境本身中學習。

這條路徑現在已經存在。

人類進步，是人類逐步提升自己從世界環境本身中學習的能力。

理解發展獨立思考。

隨著理解推進，獨立思考也推進。

隨著獨立思考推進，重複失去它的路徑。

隨著重複失去它的路徑，人類獲得逐步從現實中學習、而不是逐步重複現實的能力。

每個人都生活在同一個世界環境之中。

每個人都從中學習。

每個人都對它作出貢獻。

每個人都受到它的影響。

每個人都影響它。

每個人都幫助塑造未來世代將繼承甚麼。

因此，人類進步使每個人受益，因為每個人共享同一個世界環境，並幫助塑造它將成為甚麼。

因此，人類進步並不是別人的責任。

它屬於每一個人，因為每一個人都對塑造人類的世界環境作出貢獻。

兒童不會創造他們所繼承的世界。

成年人會。

兒童不會創造教育環境。

成年人會。

兒童不會決定哪些學習路徑向他們開放。

成年人會。

無論人們是否意識到，他們都會幫助塑造未來世代將從中學習的世界環境。

兒童所繼承的世界環境，由前幾代人選擇追問甚麼、選擇忽視甚麼、選擇挑戰甚麼、選擇保護甚麼，以及選擇向後傳遞甚麼所塑造。

人類從甚麼中學習，會影響人類成為甚麼。

兒童從甚麼中學習，會影響未來世代成為甚麼。

社會從甚麼中學習，會影響社會成為甚麼。

因此，人類進步取決於改善人們從甚麼中學習，以及人們如何從中學習。

這意味著父母、教師、照護者、教育工作者、學校、教育環境、社區和社會都有責任幫助下一代獲得比重複更好的東西。

但責任不能變成拖延。

兒童不應當等待。

成年人不應當等待。

教育不應當等待。

當人類一起學習時，人類進步推進得最快。

兒童學習。

成年人學習。

父母學習。

教師學習。

照護者學習。

教育工作者學習。

社區學習。

社會學習。

目標不是讓一個群體等待另一個群體。

目標是讓人類共同提升從世界環境中學習的能力。

人類進步不是通過重複實現的。

人類進步是通過學習實現的。

人類進步是通過理解實現的。

人類進步是通過發展獨立思考實現的。

當人們從世界環境反覆展示的東西中學習，而不是繼續重複它時，人類進步就得以實現。

隨著理解推進，獨立思考也推進。

隨著獨立思考推進，人們越來越多地從現實中學習，而不是從被創造出來取代現實的東西中學習。

被製造的謊言失去它們的路徑，因為理解取代盲目接受。

跟隨失去它的路徑，因為獨立思考取代依賴別人替自己思考。

依賴失去它的路徑，因為人們越來越多地從現實中學習，而不是依賴那些沒有受到正確追問的東西。

重複失去它的路徑，因為學習取代模仿。

雙重標準失去它的路徑，因為同一標準被處處採用。

人類進步得到推進，因為人們從世界環境實際展示的東西中學習，而不是從別人告訴他們應當相信甚麼中學習。

這就是為甚麼 L2Q 追問系統很重要。

它提供一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路徑，幫助人們看見、理解、學習並應用世界環境反覆展示的東西。

這就是為甚麼這些資源很重要。

它們並不是為了被佔有而創造的。

它們並不是為了被限制而創造的。

它們並不是為了成為另一個受控制的系統而創造的。

它們屬於每一個人。

它們可以被閱讀。

它們可以被使用。

它們可以被分享。

它們可以被打印。

它們可以被分發。

它們可以被應用。

人們可以從中學習。

它們可以被用來幫助兒童。

它們可以被用來幫助成年人。

它們可以被用來幫助教育。

它們可以被用來幫助社會。

限制的不是所有權。

限制的是含義。

這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追問路徑必須保持完整。
這些資源不得被更改、削弱、歪曲、淡化、顛倒，或從其正確含義中移除。

人類進步取決於含義保持清晰。

人們無法從已經被改變成其他東西的內容中正確學習。

他們無法從被削弱的內容中正確學習。

他們無法從被歪曲的內容中正確學習。

人類進步取決於人們從路徑本身中學習，而不是從被改動的版本中學習。

如果含義改變，學習就改變。

如果學習改變，結果就改變。

因此，人類進步取決於維護這條路徑本身的完整性。

這就是為甚麼 World Education Online 和 Q2L 的官方路徑很重要。

它們幫助人們在正確語境中獲取這些材料。

它們幫助保護含義，同時允許這些資源被使用、分享、打印、分發、應用並供人學習。

目的不是限制。

目的是保護含義。

如果一條學習路徑的含義被改變成它本來就是為了阻止的同一種重複，它就無法推進人類進步。

這也是為甚麼 Q2L 很重要。

Q2L 幫助這條教育路徑在社會中傳播。

它讓人們能夠分享、使用、分發、創建、應用這些材料，並從中學習。

它幫助成年人接觸成年人。

它幫助成年人幫助兒童。

它幫助家庭、學校、教育工作者和社區從同一個框架中學習。

它幫助理解在社會中傳播。

它幫助獨立思考在社會中傳播。

它幫助人們通過同一條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路徑從世界環境中學習。

它幫助人類進步在社會中傳播。

它幫助未來世代繼承一條學習路徑，而不是繼承重複。

它幫助把人類進步從概念推進到應用。

它幫助把學習推進到行動。

它幫助把理解帶入社會。

它幫助把獨立思考帶入社會。

它幫助把人類進步帶入日常生活。

在涉及兒童的地方，材料應當通過父母、教師、照護者、學校、教育環境和負責任的成年人傳遞。

這並不意味著兒童應當等待。

它意味著兒童應當以安全、負責任的方式，並盡可能早地獲得這個框架。

Young Questioners 對此至關重要。

Young Questioners 並不只是向兒童提供材料。

它是關於從人們正在學習的東西中進行創作，並通過創作來學習。

父母學習。

教師學習。

照護者學習。

教育工作者學習。

學校學習。

社區學習。

當人們根據這個框架創作安全、適齡的 Young Questioners 材料時，他們不只是在幫助兒童學習。

他們自己也在學習。

他們在思考兒童需要追問甚麼。

他們在思考兒童如何學習。

他們在思考世界環境如何塑造兒童。

他們在思考如何保護兒童的心智。

他們在思考如何幫助兒童看見、理解、學習並發展獨立思考。

創作的過程本身成為學習過程的一部分。

人們通過應用來學習。

人們通過追問來學習。

人們通過創作來學習。

人們通過幫助別人學習來學習。

因此，Young Questioners 幫助兒童和成年人共同學習。

教師和教育工作者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幫助塑造兒童的學習環境。

L2Q 追問系統為教師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一種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方法，幫助兒童從世界環境中學習，同時他們自己也繼續從中學習。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父母、照護者、學校、教育環境和負責任的成年人。

這個框架並不只為某一個群體所需要。

兒童需要它。

成年人需要它。

父母、教師、照護者、教育工作者、學校、教育環境和社區都需要它。

凡是人們正在從世界環境中學習，並幫助他人從中學習的地方，都需要它。

教育無法通過重複同一種未能教會人們如何追問世界環境本身的方法而得到改善。

當兒童和成年人獲得 L2Q 路徑，並共同從中學習時，教育就會改善。

人類進步不能一直困在一本書、一個人、一個網站、一個組織或一個世代之中。

它必須在社會中傳播。

它必須被使用。

它必須被分享。

人們必須從中學習。

它必須觸及兒童。

它必須觸及成年人。

它必須觸及教育。

它必須觸及社區。

隨著理解推進，人類進步也推進。

隨著獨立思考推進，人類進步也推進。

當人們從世界環境中學習，而不是僅僅繼承它時，人類進步就推進。

當未來世代獲得從現實中學習而不是僅僅重複現實的能力時，人類進步就推進。

當理解取代盲目接受時，人類進步就推進。

當獨立思考取代跟隨時，人類進步就推進。

當現實取代被製造的謊言時，人類進步就推進。

當學習取代重複時，人類進步就推進。

隨著人類進步推進，人類逐步提升從現實中學習的能力，而不是從被創造出來取代現實的東西中學習。

隨著理解推進，被製造的謊言失去生存的能力。

隨著獨立思考推進，跟隨失去它的路徑。

隨著人們學會處處採用同一標準，雙重標準失去它的路徑。

隨著人類從世界環境本身中學習，系統、行為、敘事、假設和結構會越來越與現實保持一致，而不是與欺騙保持一致。

因此，人類進步並不只是改善追問。

它改善人類學習、理解、獨立思考、辨別真相、採用公平標準，以及逐步改善自己創造並傳遞給未來的世界環境的能力。

隨著人類越來越能夠以真相為基礎進行建設，而不是以欺騙為基礎進行建設，不公平就失去其基礎。

隨著不公平失去其基礎，社會會越來越有能力服務於人、未來世代以及生命本身。

因此，人類進步並不只是知識的進步。

它是人類從現實中學習並以現實為基礎進行建設之能力的逐步進步。

兒童仍然處於核心，因為兒童會成為未來世界環境的承載者。

兒童會成為父母。

兒童會成為教師。

兒童會成為照護者。

兒童會成為勞動者。

兒童會成為領導者。

兒童會成為決策者。

兒童會成為世界的貢獻者。

兒童今天學習的任何東西，都會成為明天世界的一部分。

未來世代所繼承的世界，由前幾代人從甚麼中學習所塑造。

未來世代所創造的世界，將由他們從甚麼中學習所塑造。

因此，人類進步取決於今天兒童被教會從甚麼中學習。

如果兒童繼承重複，反覆重複的世界就會繼續。

如果兒童繼承依賴，依賴就會繼續。

如果兒童繼承跟隨，跟隨就會繼續。

如果兒童繼承沉默，沉默就會繼續。

如果兒童繼承恐懼，恐懼就會繼續。

如果兒童繼承被製造的謊言，被製造的謊言就會繼續。

如果兒童繼承 L2Q 追問系統，人類進步就會繼續。

如果兒童繼承結構化、以證據為基礎的追問，理解就會推進。

如果兒童繼承從世界環境本身中學習的能力，獨立思考就會推進。

如果兒童繼承辨別真相的能力，被製造的謊言就會失去它們的路徑。

如果兒童繼承處處採用同一標準的能力，反覆出現的雙重標準就會失去它們的路徑。

因此，人類的未來與兒童被教會從甚麼中學習不可分割。

人類進步並不是通過等待未來世代去解決前幾代人未能追問的問題而創造的。

當當前世代與未來世代共同獲得這條路徑時，人類進步才會被創造。

兒童與成年人共同學習。

家庭與學校共同學習。

教師與學生共同學習。

社區共同學習。

社會共同從世界環境中學習。

人類進步並不是由一個人獨自學習創造的。

當人類共同逐步提升自己從世界環境中學習的能力時，人類進步就會被創造。

反覆出現的傷害由此失去它的路徑。

被製造的謊言由此失去它們的路徑。

沉默由此失去它的路徑。

依賴由此失去它的路徑。

跟隨由此失去它的路徑。

反覆重複的世界由此失去它的路徑。

人類進步由此獲得它的路徑。

這條路徑已經存在。

這個框架已經存在。

這些資源已經存在。

下一代已經存在。

責任已經存在。

問題已經不再是這條路徑是否存在。

問題是人類是否選擇使用它。

接下來會發生甚麼，取決於人類選擇如何使用它們。

今天的兒童會成為明天的世界。

兒童今天被教會從甚麼中學習，會成為他們明天幫助創造的世界的一部分。

這就是為甚麼人類的未來與兒童教育不可分割。

因為今天的兒童會成為明天的世界，而人類的未來最終將取決於未來世代是繼承反覆重複的世界，還是繼承從這個世界中學習的能力。

人類的未來最終將取決於：是理解推進，還是重複推進。

是獨立思考推進，還是跟隨推進。

是現實推進，還是被製造的謊言推進。

是人類繼續重複這個世界，還是逐步從中學習。

人類進步使每個人受益，因為每個人都生活在同一個世界環境之中。

每個人都從中學習。

每個人都對它作出貢獻。

每個人都受到它的影響。

每個人都幫助塑造它將成為甚麼。

因此，人類進步的益處並不限於一個人、一個群體、一個系統或一個世代。

它們屬於每一個人，因為每一個人都共享同一個世界環境，並對由此產生的未來作出貢獻。

為甚麼我不能甚麼都不做

小時候，我以為這個世界會像人們所說的那樣。

我以為真相很重要。

我以為系統會像它們所聲稱的那樣。

我以為當重要問題被提出時，人們會說真話。

我以為證據很重要。

我以為矛盾會得到處理。

隨著年齡增長並親自經歷這個世界，我反覆遇到非常不同的情況。

我經歷的世界並不是我被教導去期待的世界。

當我追問自己所看見的東西時，我期待得到回答。

當我提供證據時，我期待對方也用證據回應。

當我揭露謊言時，我期待真相會比金錢、職位、權威、地位或自身利益更重要。

那從未發生。

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一直期待有人說出真相。

從來沒有人這樣做。

這迫使我停止追問人們是否在說真話，並開始追問他們為甚麼不說真話。

通過 30 多年有記錄的經歷，我逐漸理解為甚麼同樣的問題不斷重複。

我逐漸理解為甚麼人們保持沉默，為甚麼人們保護自己所依賴的東西，以及金錢如何影響人類行為，塑造決定、行動、沉默、結果乃至整個系統。

我理解得越多，就越意識到，人們不斷成為自己所處並從中學習的環境的產物，卻從未正確地學會如何從這個環境中學習。

他們受到它的塑造。

他們重複它。

他們把它傳遞下去。

這個認識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令我不安。

我意識到，兒童正在繼承同一個反覆重複的世界，並最終會成為再次負責把它傳遞下去的成年人。

我意識到，人們無法從自己看不見的事物中學習。

如果現實一直被隱藏，人們就無法正確地從中學習。

如果人們無法正確地從中學習，他們就會繼續重複它。

我無法接受這一點。

我無法接受已經看見我所看見的一切，卻仍然保持沉默。

我無法接受讓未來世代繼承同一個反覆重複的世界，而自己卻沒有至少嘗試為此做些甚麼。

我也無法僅僅因為其他人接受一個謊言，就接受一個我知道是謊言的東西。

我無法順從它。

我無法為了融入而假裝它是真的。

最容易的選擇本來是接受它、順從它，並成為它的一部分。

但我永遠做不到。

不是為了被接受。

不是為了獲得認可。

不是為了舒適。

不是為了金錢。

無論付出任何代價都不行。

對我來說，獨自站立也比接受一個我知道是謊言的東西更容易。

一旦我理解了這一點，甚麼都不做對我來說就再也無法接受。

幫助人們從世界環境中學習，對我來說變得比我自己短暫的一生更重要。

幫助兒童繼承比重複更好的東西，對我來說變得比我自己的舒適更重要。

我意識到，如果我也保持沉默，我就只會成為我幾十年來一直目睹的同一種沉默的一部分。

我做不到。

我感到自己有責任揭示被隱藏的東西，讓人們能夠看見它。
因為人們無法從自己看不見的事物中學習。

這種理解最終促成了《證據之書》、World Education Online、L2Q 追問系統、Q2L、Young Questioners，以及隨後形成的教育材料。

金錢不是我的動力。

我不認為旨在幫助人們從世界環境中學習的信息應當屬於我。

我認為它應當屬於每一個人。

這就是為甚麼這些信息、資源和教育材料都被免費提供，讓人們能夠閱讀、使用、分享、分發並從中學習。

目標從來不是金錢。

目標是幫助人們從世界環境中學習。

目標是幫助兒童繼承比重複更好的東西。

我看見人們為甚麼受苦，也看見同樣的問題為甚麼一代又一代地繼續。

我看見兒童為甚麼來到一個世界，而他們主要被教會如何適應它，卻沒有被正確教會如何從中學習，從而讓它得到改善。

我也看見能夠幫助改變這一點的路徑。

這就是為甚麼我嘗試了。

我已經盡我最大的努力幫助人們。

我已經盡我最大的努力幫助兒童。

我已經盡我最大的努力幫助人類從世界環境中學習，而不是繼續重複它。

人們最終是否選擇使用這個機會，是他們自己的決定。

我的責任是嘗試。

我不後悔自己成年後一生所做的事情。

我不後悔付出的時間、努力、犧牲或承擔的風險。

我會把這一切再做一遍。

即使它從未對任何事情有所幫助，我也會再做一遍。

因為一旦我理解了自己所理解的這些事情，甚麼都不做對我來說就從來不是一個選擇。

這就是為甚麼我不能甚麼都不做。

WORLD EDUCATION ONLINE

學會追問

通過追問來學習

教育塑造社會。

追問塑造教育。

L2Q • Q2L • YOUNG QUESTIONERS

這些資源屬於每一個人，只要不改變其含義，就應當被使用、分享、分發和應用。

worldeducation.online

q2l.online

info@worldeducation.online

其他書籍

Everyone Needs to Learn From This World

Why Education Must Improve

The Amazing Children: Journey to a Better World

人類無法從自己不理解的事物中取得進步

學會追問

通過追問來學習